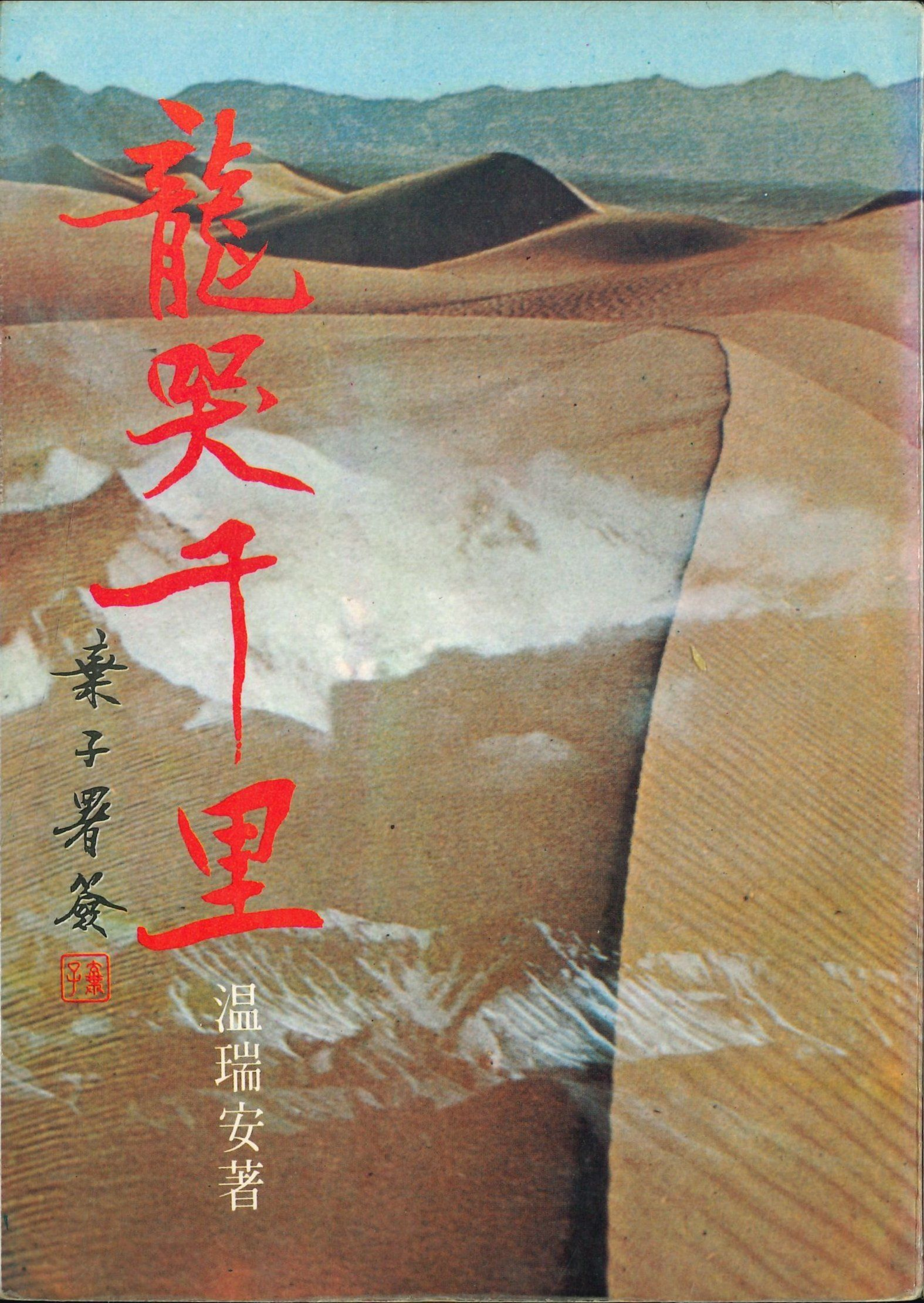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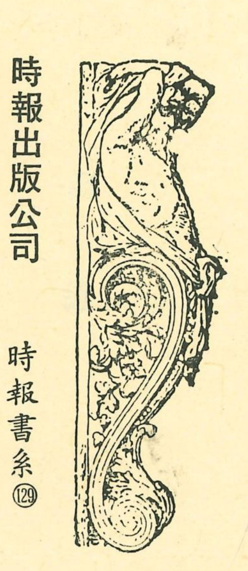

龍哭千里
素子署簽
温瑞安著



龍哭千里
棄子署簽
温瑞安著
時報書系 129
龍哭千里
温瑞安著
時報出版公司
龍哭千里
時報書系 129
時報出版公司
封面設計・攝影 楊熾宏
封面題字 周棄子



時報出版公司

時報書系 ⑫⑨

龍哭千里

温瑞安著



目錄

壯哉少年行

序「龍哭千里」

銀正雄

瑞安來信，要我替他的散文集寫序。照我的脾氣，我是萬萬不敢的。可是，瑞安在信上寫道：「你不要說你是不會寫散文的。」語氣蠻橫，似乎不容我推搪，而且我也喜愛他這分覇道的直爽，本來我一向以爲寫序實在是件可怕而又叫人恐怖的事。現在說不得，我只好仗筆闖它一闖了，恐怖就恐怖罷！

瑞安來自馬來西亞，十四歲就在僑居地創辦「綠洲社」，第二年一口氣出版三期四本綠洲期刊，這個記錄聽起來就够叫人吓一跳，且不提馬來西亞的政治氣候如何，光這年紀在臺灣就少有

人能辦到。拿我來說，十四歲正被英文攪得頭昏腦脹，準備未來的高中聯考大戰，什麼是文學，一點概念也無，更別提詩了，那時滿腦子都是考不上高中要怎麼辦，這還是在我們大有爲的政府底下。瑞安在馬來西亞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在那裏中國語文不是必修，辦詩社更是不可能，學校不支持，社會不支持，甚至家庭都不支持，那分壓力有多大！但是瑞安說要辦，他果然咬着牙瀝血淌汗的辦了，不管路有多長，荆棘有多寬，他上了路，就絕不躲絕不退。對此，我這個外四路的朋友，不得不喝一句采！

壯哉少年行！

瑞安的勇氣和毅力，來臺後表現得更加氣勢磅礴。一九七三年，瑞安和他的兄弟周清嘯來臺升學，後來他的其他兄弟黃昏星、廖雁平、殷乘風及方娥眞也都先後來臺。他們就讀於不同的學校，但是仍然團結如一，他們在精神上始終是相通的。在臺灣，他們並沒有因此放棄詩社社務，他們繼續寫詩寫散文出版詩刋，沒有錢寧可休學寧可喫生力麵度日，但是詩刋一定要辦下去。有一個月，他們連着喫生力麵，結果喫得兩手脫皮。尤其是瑞安，來臺讀大學幾年了，到現在他仍是臺大二年級的學生，這分爲文學什麼都可犧牲的毅力豈不叫人震動！

儘管瑞安這麼苦，他的弟兄也這麼苦，但是，他們的生活仍然過得紮實而歡樂。他們正是有苦心而無苦相的一羣人，瑞安領着他們或歌或笑或嘯向文學的殿堂跨步開拳邁去。

所有這些，瑞安把他的感覺一篇一篇的記錄、發抒下來，就成了目前的這本集子，「龍哭千里」。瑞安所寫的散文，沒有一篇不和中國的傳統遙遙相繫。瑞安在給我的信上說：「我愛這些作品，也許它們很不成熟，可是很眞。」這句話就對了，散文就貴在眞！現在，這世界上什麼都不缺，惟獨缺的就是這個足以剖心示腹的眞！

瑞安要我替他的集子寫序，我不才，寫不出什麼鑠古絕今的序來，在回顧他的奮鬭歷程後，我惟有翹起大拇指，汗顏的再喝一句！

壯哉！少年!!行!!!

見龍在田

溫瑞安

序

我對散文是有心人而且也是有野心的人。小說是我最含蓄的話詩是我最眞切的話，散文，却是我最自然的話。年少的時候看史記左傳，時掩卷尋思：想近年來中國是在震盪狂飈式的大時代中，遭遇千古未有之變局，爲什麼我們却出不來史記的磅礡，左傳的精簡？那時候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時代，所以有左丘明的大手筆，司馬遷的大氣魄！我想這是文氣的問題，而文氣又蘊於人格中，最後還是作者有沒有一種稟賦、學識、胸襟、經歷、考驗、格局的問題。那時候我不過十七八歲，而我發表的第一篇散文「幸福的牧鈴」却在十三歲。學生周報的「小老編」還附語說：十三歲的溫子平，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實在天才。大概是因爲那時能登得上文藝版的文章，還沒幾個比我更年輕的罷。那時候學報的主編大概是李蒼或周喚吧，他們都是我敬重的人。可是在僑居地，我依然沒什麼書可讀，古籍很少，近代名家作品更不用說了，我只有靠自己開荊闢棘的走出一條路來。也在那時候，我寫了一篇近萬字的散文寄到國內來，中國時報人間版編輯高信疆兄讀了

之後，在他的百般繁忙中，居然寫了一封近二十頁紙張的信寄到馬來西亞來，裏面字體激越如劍風，眞是天涯有知音，還附有幾份令人情激的讀者來信，使我在蒼茫的人世間，年少的時候，定下了險峻却是該走的路途。這篇文章就是「龍哭千里」，約八千字，當時一廣排在人間版的海外專欄上，眞有些龍戰于野的味道。後來我再完成了一部萬字散文「八陣圖」，發表在慧樺兄執編的「現代文學」裏；又寫了一篇萬餘字的散文「大江依然東去」，刋在瘂弦先生主編的「幼獅文藝」上。這幾篇散文，我寫時有大志，不單注重整體的意象、節奏、氣勢，也注意到局部的文字密度、彈性、張力，不惜融合了詩的語言，戲劇的形式，小說的佈局，滲和在散文內取其精華，拓展散文的格局。散文眞的要變了，那時我想。我讀了無數張口見舌、空洞無物的文章，有些甚至是有文無章，或有章無文；是有一些風花雪月，有事無事皆成篇了，更有些嬌揉造作，故作感時憂國狀；甚至有些斷句連連，不及數字便分行起段，後面又拖一條光明尾巴，像要表示作者對這世界仍十分樂觀似的：皆因散文作者沒把散文當作一種純文學的文類來處理。就算是有才力學力的大家，也僅把散文當作一種西方式的 Prose 來寫作：雜文是散文，論文是散文，連小說片段也是散文，所以純散文反而給徐志摩的「愛眉小扎」等霸佔了，這種散文縱寫得好，也給炫學者一大堆英文名詞分屍得七零八落，雜談者却把它煮成大雜碎，散文也就無甚前途可言了，那裏還出得來史記漢書？所以我知家兄任平便矢志要爲這一代的散文做點事，十七八歲的我和廿七八歲

的他便寫起「對話錄」來，自覺旁徵博引，提要鈎弦的「爲散文定位」，結果這篇散文迄今尙未發表，匆匆又是幾年了。

回想我十三歲到十七歲所寫的文章，一直是在摸索的途徑中，收在「龍哭千里」集子裏的極少；十七歲之後，在散文上有一次很大的超越，裏面題材雖還是少年情懷少年事，自家悲憤自家狂，但也有一種對人世的情切，人間的關懷，人情的品味。那時候我是個憤怒青年，天底下事看不慣的遠比看得慣來得多，但實亦愛戀這個世界。因爲憤懣來自愛戀，所以劍雖出鞘，却不傷人，只爲彼時彼地，需要江湖帶劍。雖然是飛龍在天，却未曾喚雨呼風。那時候的散文，像「西江月」別出一格，「向風望海」節奏新穎，的確是開了散文的格局，但大部份仍受余光中、葉珊影響頗深。這兩位大家的散文我是深爲敬重的；但更有起死回生的影響我的該是任平兄長。我記得寫成「八陣圖」之後，覺得天地虛空，無處可寄，又憂心怔忡，不知自己筆下文章價値何若？任平兄一口氣讀完後，竟在聽雨樓對年老父母激動得語不成聲的說：「我這個弟弟將來成就一定遠超於我，我讀這篇文章時就肯定這一點！」那時任平兄極其自負，平素自譽鮮少人可與之平起同坐，但對我獨誇此言，氣度胸襟，都是讓我泫然掩泣的。

及至來臺之後，散文文風又是一變，其時黃進蓮編「中國當代散文大展」，與渡也等來振眉閣邀稿，那時我恰巧不在，却因而逼出了幾篇文章，文風又是一變，如「風動」、「大鐘敲古寺

」等。這些文章與發表於張默編的「中華文藝」裏。後來應出版社之邀編神州詩社史，行文間因閱歷的關係又有一場大變動，如「想當年」、「長信」等篇，這兩段時期的文章，後來都收入我第一本散文集子「狂旗」裏。這兩段時期間的一系列「招走偏鋒、左道旁門」式的小品短文，與我最心愛的未來臺前的散文，一齊收入了這部「龍哭千里」中。至於「衣鉢」、「如晝如夜」、「金戈鐵馬」數篇則是我今年的作品。

最近因回馬受了些沖激，情緒和氣格都有些改變，又讀了些書，受胡先生等影響頗深，故擬定要寫「三人行」。「三人行」之後呢？那是有我寫作計劃的。因爲從前對好文章、大作品的崇敬欽羨，仍是不減於心懷。而這是大時代、大局面，更需要大氣魄、大手筆去襯托。那麼，「坐而言」是我的散文，「起而行」便是我的詩社吧，但願有一天能够不需要「龍哭千里」，而是國家民族均龍騰九霄，氣節格局俱龍飛鳳舞，那就算是潛龍勿用或者亢龍有悔，都算不了什麼了。

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晚

附：今年一口氣出了小說集：「鑿痕」、「今之俠者」，評論集「回首暮雲遠」、散文集「狂旗」、「龍哭千里」等書，即將出版的還有詩集「山河錄」以及散文集「三人行」、評論集「中國人」。這些書得以出版，都很成謝黃昏皇的奔走，娥眞的催促。這本書是贈給任平兄長的，以紀念他對我年輕時候的厚愛與栽培。

此書獻給

我敬愛的哥哥

龍哭千里

從厚厚高高的書本中逃出來，你有嘔血的感覺。你輕輕地咳嗽，一聲聲，一聲聲，你用手帕掩住口，你甚至想到當你把白巾自唇邊移開時，在上面已染滿一大堆凄艷的鮮血。美麗的血。一直在你胸中翻騰如今卻凝在手巾上的血；一種無法被補償的驕傲。你腦裏想着的是吐血的事，但你已順手打開了門，啊啊是晚風晚風呵涼風爲你澆一盤冷水，你登時清醒了許多。抬首，仍是八千里路雲，敬酒的月離愁過的月嫦娥過的月柳梢過的月女牆過的月，如今仍是。黑夜不是全盤勝利的大旗，它密佈破洞：點點的星光。屋外是黑，是月華，是蟲鳴，是一片鬱鬱的黑橡林，是安祥入眠的小道，於是你決定走出來，每一步都抖落一些學問：鋼琴的悠緩，提琴的幽怨；二胡的

哭訴，古箏的琤琮。

夜是清涼的。唯有在寂寞時才能享受寂寞。這一刻你是安祥的，一如明月的恬睡，足下的蚯蚓也不再翻土。但你很快發覺月華是慘青的，青得像三島裂腹的刀鋒，你腦中翻騰過無數的意象：一個畫家在白布上揮上黑色的第一筆，一個男孩耳熱心跳地偷窺自已暗戀的女孩底第一瞥，指揮棒所劃過的一道彩虹、滿天的落霞映照在一個吐血的少年兩頰上所輝映的艷紅……。爲甚麼總是想到吐血呢？你還年輕呵，你可以參加任何電子吉他樂隊，你可以賭三個通宵不眠。是的，不眠，你不眠而在藝術與文學上苦苦追尋，你枯瘦而乾癟，難怪會想到吐血了。

你一直很懷疑自己是否走入魔道，你只知道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正壓向你，你唯一的反抗便是創作，唯一能維護自我的是藝術。這些題材都不是適合一個剛踏上十八歲的少年的，而却都在你小說構思中出現了：幾個飽經滄桑而滿腹學問的學者正在討論一個人類最基本又最無法解破的問題：人的存在意義。沒有人能有一個眞正的答案，他們只好滿懷希望地去請敎一位年逾百齡、身着白袍的老學者，老學者陷入久久的沉思中，忽然雙眼發出迫人的灼亮，顯然他已尋得了答案，於是衆人紛紛興奮地追問，這學者微笑良久不語，原來他已仙逝了。這是第一篇小說。一個必須要在風雨的黃昏中趕回家鄉的旅人，他坐在一部黑色的計程車裏，這部車子的號碼很模糊，這疲乏的浪人只希望馬上抵達家鄉，沒有注意到那戴着低帽衣著全黑的司機底容貌。一路上這浪子忍

路很紊亂，驀抬頭，細雨紛紛的暮色中，車外是一片荒原，情節在那浪人猛見那司機的臉容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嘶叫聲中結束。這是第二篇小說。一對於藝術恒在求索而不惜耗費所有的金錢與生命的兄弟，做兄長的見識遠超其弟，他的弟弟有疑難尙有兄長爲他解答，但做兄長的却更爲孤獨。某夜，兩兄弟追尋了一生，由於一無所獲，終於不禁對藝術有所懷疑。弟弟到門外一陣，忽聞其兄在背後歡呼：「我知道了……」弟弟衝回房時，其兄已帶着笑容逝去，只留下更孤獨的弟弟在思索着答案。這是第三篇小說。一個少年目睹一隻跟了他十二年的老狗臨死前掙扎的過程：這頭狗死前把身體在地上不斷地磨擦，爪子恰好在牠四週劃了一個圓圓的圈……。這是第四篇小說……。

貫串這四個故事的主莖是：死亡。可惜你仍未能肯定死亡美麗不美麗，不然眞可冒險一試。活着畢竟是件美麗的事。你記得你在「人煙」中說過這樣的話：「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還沒有成熟，我怎麼會老了呢？縱使我老了，我倦了，我要睡了，我還是要對自己說：少年，你的名字是奮鬪。」一年前的你是一股逆流，如今你外表似已收斂了許多。在異族的眼光下，你是一支狂人樂隊中突兀的洞簫。而你呢？透過眼鏡片的熾熱仍是高度的，白色的衣衫總散發着一股濃濃的寂寞，比狂歡舞會過後那種還要深更無法遏止。於是你寧願埋首於金庸與金鋒的武俠小說與電影中追尋那一絲芬香的古典，你甚至把自已也埋首在那種創作中，把「社會」喻爲一座

黑森林，把環境的各種阻力寫成十三名劇盜，然後把自己化成一匹「追殺中的狂馬」，「且不能退後，且要追擊」。幸而你有一位驕傲得像一柄青鋒的哥哥，他的筆是劍，他的手是千人樂隊的指揮棒，他的生命是燃燒，散髮是他的自由，瘦是他的意象。由於他的提醒，你仍不忘藝術的探索。仍不致迷失。

夜，清涼。雲來，雲去，月仍是月。你回眸亦喚不起雲飛，風亦不會在這時候擾動安祥的林子。一種深邃而成熟的意味，籠罩着這整座園林。空氣稀薄得如一闋清平樂。沒有夜鶯，沒有深夜中過橋的白衣，沒有河哭在脚下。你吸進一口給薄荷冰鎮過的氧氣，你的胸襟呵是一漠大原。可幸你仍年輕如星之晶晶，這裏的氣候雖不宜一株梧桐的生長，但畢竟你有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仍愛撫拭小刀，看見小戀女仍無法不心跳。記得上次你聽「滿江紅」的時候，雨尚未歇，長空劃過兩隻匆匆的雁，燕子啁啾，雨正滴滴答答地踢着石子，地上陸陸續續延展着青苔。那整個晚上歌聲都廻旋在你心上、腦上、神經上，響在你每一根骨節上，你雄性的喉音上。激昂處，把你的脊髓骨抖得筆直，如一座驕傲了幾十年的大山。嗓子如弦絲一般地微微顫動着，胸腔裏也頓浮起幾許激情，透過你的雙眸，漾着薄薄的淚光。一座斷崖。一輪殘月。一座怒海呵不息的海高高低低嘆息的海。一幅畫，黑墨與白紙。從此刀便成了你的象徵，每出鞘必然沾血。

談到哥哥和那一羣朋友，有他們，你畢竟是幸運的。那次旅行回來，海關人員以驚異的目光

打量這一小羣行李箱裝滿書籍的少年，這麼小的腦袋怎能裝得下禪學呵、存在主義啊、中國文學批評史啊……那海關人員的眼鏡掉到鼻樑上來，眼珠子幾乎要突破上層眼皮那樣地看着我們；後來你們在車上大笑，在客棧談了一夜的詩。其實你們都是痛苦的，當你們看見且感覺到自己的文化被壓在垃圾箱底，且無法容忍某種輕蔑的眼神。所以，那一拳揮出後的呼叫是令你絕難忘懷的。你們都是駝子，高大的駝子，蹲着都比別人高大的駝子；你是守着綠洲的沙葦，爲母體抓取每一分暖土吸取每一點養分的根鬚；你是拜星者，你是一具不完整的血嬰。

你疾步走過密密麻麻的星光下，月亮以異樣的青黃向你一排排掃來。你驀然回首，小房裏的燈火已那麼遙遠，那麼遙遠，那麼遠不可及。你看着遠燈，脚步仍在後退着，你彷彿是爲了膜拜而前往的朝聖者，腦中的信念是：必須前去。你彷彿聽到踏過的步履，一聲聲單調地傳來，如深深的山谷底廻響。你仍向前走，路很快便走到盡頭，路的盡頭接到另一條小徑，那是，一大片荒塚。你走着，想那些可憐的人，曾經活過的，曾經笑過的，曾經哭過的，如今都閉着雙眼無聲無息地躺在硬地下，以碑碣上斑斑的篆字證實自己一度短暫的存在。月在冷笑，冷冷地笑着，青苔如毒蘚般長滿在碑上、石上。

你步行出來的悲哀，是一種恐怖的孤寂。一種全城只剩下一位清醒者的痛苦。你啊你，異域的少年，怎樣使那些搖頭晃腦唸着教科書而心裏對中文厭倦得要死的教師信服呢？老教授們活在

他們愚昧的世界裏，說：「年輕的一代不知搞些甚麼鬼」；有人在茶館中吟咏那四平八穩的箱子似的古體詩；有人今天競選文藝研究會會長、秘書等要職明天參加藝術晚會後天趕去藝術館剪綵；有人一落筆便要人去擁抱生活啊舉起鋤頭，窮喊地主剝削勞工啊三輪車夫最偉大；有人永遠「媽離不了你」總是一把眼淚加上一灘鼻涕加上一點心理變態加上幾聲嘆息，且把那樣的貨色稱為「凄涼美」「失落美」，對於這些人，你發誓與他們周旋到底。因為你是年輕的刀，而刀是無情的，不講情面的。為此，你已無意中替自己樹立了不少敵人，他們不止一次羣起圍剿你、攻擊你，結果自然是你的刀也不止一次派上了用場。

但是你的性格也有柔的一面。你迷信白衣，且深深愛上向陽——呵，向陽——這個名字。可惜的是，那襲白衣始終不曾出現。你有着不純潔的慾，却有純美靜好的愛。你迷信愛情，而不善處理感情。你容易迷戀，美麗的迷失，危險的相戀。你曾為一位清麗的女教師練琴而終日躲在教室裏遠遠地聆聽。多少折柳、多少濯足，而今雖說那純情的一幕已逝，偶而你仍會想起在小樓上那柔柔的清唱金馬崙高原上奮吭的高歌畢業晚會上泣然的哀調。黑奴啊黑奴，當你的唇離開那低沉的二十四格時，是否有一顆晶瑩的淚正淌落潮濕的黃土？

很多個晚上，你都把自己反鎖在書房裏，與蠹魚同嚼中西典籍，每次從房裏踉踉蹌蹌出來，只覺天旋地轉，自己正在長高或縮矮，都分不清楚。有時你拿起六弦琴低低地唱那首 Blowing

in the Wind，一次又一次地重覆那些問題，難道那答案眞的 blowing in the wind 嗎？你不知道，你只輕輕巧巧地把調子一轉，彈起活潑的「春花美麗」來。你有許多事不知道，你畢竟還小，但你最少知道有些事可以不做，有些事非做不可。那天你還沒把余光中的「萬里長城」讀完，混身血液已沸騰，你在斗室中不斷地來往行走，手指顫抖地夾着那篇高信疆寄給溫任平，溫任平寄給他弟弟溫瑞安的剪報，腦版中現出的是巍峨無比，你一生都無能攀及的那象徵着龍族的光榮底長城。你再也無法坐下，你在烈日下把報紙送到每一位詩社同仁家裏閱讀，讓他們也分享到這一份感受，讓他們也無法閒坐，讓他們不能不好好地想一想。你幾乎亢奮得想把劈面第一個看到的人一手抓來，把這件事告訴他，把文章拿給他看……那時你自己才發現，原來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的眉心鎖住愁，鎖住深思，當然那還需待更上層樓的。你的眼鏡框子十字架似地扛起許多叠叠的層壓，因而雙眉得往上揚起，揚起兩柄刀的鋒刃。記得那個笑起來總露出兎子牙的小女孩嗎？她曾笑着說：「你揚眉的時候，就像……就像兩條昂然抬頭的龍。」你忽然心緒恍惚起來，小女孩啊小女孩，若自己眞的像一頭龍，那只是一頭失翅的龍，一頭困龍，一頭鬱結萬載的龍！一頭鬱龍，你含淚走過星月下，你的命運將是化石，抑或成灰？

陡然，一聲凄厲而狂野的嘷嘯，一刀刺破了夜空向我刺來向我耳膜刺來刺來向我心臟刺來刺

來——

是野狼在哭嗎？月發出蘚苔般邪惡的光芒，一種如狼吠月的獷獷。你恐懼，你雙目完全張大，如盲者試圖在黑暗中尋找一些甚麼。嘯聲不再。嘯聲不再。你膚上仍佈滿鷄皮，你是聽錯了嗎？那只是幻覺幻覺而已，驀地又是一聲狼嘯——尖銳如利劍破空而過——你不禁顫抖起來，你彷彿看到燐火的閃動，週遭是古老的墳，這是很郊外的地區了，是甚麼力量差使你來呢？而那聲狼嘯，是不是在提醒你自一個前面的陷阱及時止步？

你額前滲出了冷汗。一塊老大的烏雲飄來，一口噬下那刺青的月亮。天地都黑下來，一片漆黑，沒有一絲光，只有一點點閃爍不定的墳塚上底燐光。燐光。你屏息地凝視着點點慄人的光點，心緒反而平靜下來。你在全然的黑暗中，完全無意逃避。此地是荒涼的墓園。你知道在你的前面有錯錯落落的碑，碑石代表着已模糊的人，碑下躺着的是顯然的骨灰，千百年後，此地將一無所有。你的呼吸平和。這些人，有些是鬱鬱以終，有些也許得到某種滿足而死，他們也許死在古老的晉朝、戰火連綿的春秋，或侵略性極強的疾病肆虐的現代。他們也許生前曾轟轟烈烈過，但如今都沉寂地臥在碑碣下，在圓形的死的境域中沉思、回憶，也許他們忽然驚悟甚麼，但那也無濟於事，因爲他們此刻甚麼都不是，是死亡。在漆黑中，他們也許在你前面嘆息，並陰毒地盯住你。

狼嗥呢？那是過去的事了，你站在這兒也很快將成爲過去的事的。我似被某種魔力，某種催眠所蠱惑鎮制住。你耳中是一陣陣細碎的風聲，自滿山葉隙間襲來。然後風逐漸轉烈，那聲音已是鋪天蓋地的傳遞着、延展着，從這邊來自那邊去，狂放、喧囂，且野性畢露。它捲起一地的葉，捲起墓園清明時號哭過的滿地碎紙。你被包圍在風中的是：你。風的潛力不斷發揮，夜於你嗅覺中、聽覺中、視覺中漸而濃烈，你有一種潮濕的感覺：雨將來臨了！

雨將來臨，雨將動員所有的兵力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分子來侵襲你，你應該回去了。你應該回去了！這句話似自遙遠的古代疾射而來，你倏地驚覺，乃極目四週，只見千樹搖擺如羣妖張牙舞爪，塚們悲悽地呻吟着一首古老的歌。你該回去了！少年，你有最安寧的小房子，你僅是一頭哭在千里的龍，你年紀輕得連感時憂國都說不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一般人的心目中你只是才斷乳便假裝吶喊幾聲的孩子，在朋友的心目中你只是身着白衣負手皺眉的不合羣，少年啊少年，只有你兄長始洞悉一些你的心境；只是鵬飛千里，鵬在天涯，這兩頭困龍又何其鬱鬱啊！何其鬱鬱！

你毅然返身往來路大步走去，風厲嘯着自你腋下頸下自治耳傍踝間急掠而過，你整個人浮在風中。一園的墓碑也似爲我的離去而淒笑厲哭。我連頭也不回的邁步，每一步踩熄簇簇爍閃的燐光，每一步俱踏響五千年土中的骨骼，他們在我腳下輾轉慘呼嘶吼，一直到我遠去。

稿於一九七二年中

向風望海

海浪追着海浪。海浪追着海潮。黑夜追着遠山，海風追着散髮。散髮飄揚，髮是髮，椰影是椰影。火光是火光，火光追着人影。我望着，手中的弦琴，一弦接一弦地彈動起來。我望着。浪是浪，潮是潮，如今它們都聚在一塊兒了，我想。蝦兵蟹將，龍魚齊舞，今夜你們都不必睡了。有人往我肩上用力一拍，驀抬頭，老李的臉笑似一座海。「不要在這兒寫詩。痛快的時候就痛痛快快，今夜，非通宵不眠不可！」

我大笑，笑聲如一出鞘的劍鋒。「正合我意！」振手扔開弦琴，只見他們都繞着火光跳了起來，輕歌曼舞，向陽跳得像白蝶，白蝶白蝶翱翔翱翔兮在我眼前。向陽伸手，頓令我有正在衆目

睽睽下接受高貴秀雅的公主的邀舞一樣。「我們聚的時候少，這些營火，這些舞，你想不跳都不行了。」

清唱着很美的一種情調，很濃鬱的歌聲，自黑夜的風散揚開來。這是一首很好的歌，只是很有些傷感：

一座山究竟要活上幾年
才能够冲到海洋？
那些人究竟要活上幾年
才能够得到釋放？
一個人究竟要幾次別頭
假裝他沒見那景象？
（答案啊，朋友，在風中飛揚
答案啊在風中飛揚）

火熾烈地燒着，美麗的焚。一塊木柴，成炭，成燼，畢畢拍拍地崩倒了，而另一根木塊仍拚命地自焚，焚着他的下半生。向陽有汗，自白白嫩嫩的小額淌落。望向天，天際有星，星羣舞動，那一顆是你？那一顆是我？老周這小子在大唱流行曲，不過在這時候倒是配合得很。小吳的風琴很宏偉地拉奏起來，在風中有一些沙嘎，風接過了傳給那風，很快地傳達到遠遠的漁火二三處，告訴他們，此處海灘，並不孤獨，正是個，不眠夜。

大風吹，吹甚麼，吹甚麼，吹沒有穿鞋子的。大風吹，吹甚麼，吹在奏着口琴的。嘩啦啦地跑呀跑，小胖子摔了一大跤。女孩的長髮飄呀揚呀，椰子樹搖呀擺呀擺着頭。答案在茫茫的風中。大風吹，吹甚麼，吹你的頭。吹蠟燭比賽。深夜泅泳。軟軟的沙，細細的沙灘。難得的是赤誠的心，分別了好久的心呵，這便是相聚，相聚相聚，老歐便提議說：「往日談詩談文學，今朝玩他個痛快；老周，三年前我躲到草叢去小解，你儘是大嚷大叫的仇，我還沒有忘掉……」我是天空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想到一根燭，熾熱地焚着，一顆白淚滾了下燭臺來，冷了。婉暖的草帽被風的黑手抓到那邊又那邊去了。追呀跑呀為了一頂草帽。風中的草帽。白色的物體。答案茫茫的在風中。……

是的，不能忘掉。我們的相聚僅在今朝。就是這些人，曾是在放學後相約草場格鬥的年齡，

曾跑到樓上去強說愁過，曾喝過別離那杯酒；那杯別離的酒，向陽，那杯酒旋啊旋着翠翠的綠，廻旋地擴着珍重再見。我們的別離，奇怪，沒有甚麼所謂傷感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總不能跟影子結婚的。妳愛文學，愛藝術，愛生命，我很喜歡妳，但愛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只是於臨分手前的一刻，向陽，妳父親以一部車子接妳歸去的時候，忽然我望見妳雪白的頸項，紅樸樸的臉，那一雙美而若有所思的眼神，我忽然如冷水澆背，驀然一醒，此後三載，流水流去多少濯足了，但那一驀仍似刀刻般地印在我腦中。

我的朋友們還是那麼愛歡樂，我們曾經一併攀爬過沒有人爬的山，一起滾下山坡過，只是啊只是，鴻遠在遙遠中，鵰落雁沉，生活的鞭韃日漸沉重，風霜的刀子殘酷地刻紋在他們的臉上。歡聚不易，今夕何夕？不不，蒼老的不是鬢髮，而是老去的心靈。啊不不，蒼涼的是揚巾的明朝，今朝，古典而美，海汐洗着沙灘，海潮海潮是當年的海潮，重回到荒蕪了三載的沙灘上。足印錯落，友誼美好，美麗的沙灘。

歌聲美妙，只是很有些意興闌珊了。一天的星都爭先恐後地亮着，那是比這裡壯大千萬倍的盛會，我們應慚愧。

到海邊去，朋友們，上那座沙丘，去看看老母龜生蛋。

對對對，我由小到大都沒有看過龜生蛋的。

我贊成！現在就去！

贊成！

嗨嗨，那麼，誰看守這兒呢？

一時都靜下來，我急不及待地道：我。看了看他們一個個想抗議的面容，我急急地說：總得讓我做做事呀。

也好的，只是——小眸子亮晶晶地眨着眼睛。

向陽也得留下來！贊成嗎？小秋很得意地笑着。

贊成！聲如雷動，星星嚇得一時都縮了回去。

一剎那他們各自背起了弦琴，搬了唱片，嘻嘻哈哈地跑上沙丘，漸漸湮遠在遠方。他們的行動，我想，很是年青，三年前的那種年青。

海拍浪。浪拍沙。沙拍岸。望鄉？望月？我忽然望見向陽：鬱鬱的向陽！

海嘆息。靜寂的沙灘。海呵呵地折騰着，出現於遙遠的水平線外的，又忽然隱滅的，是海鳥，是幽靈般的海鳥。靜寂的沙灘。海朗誦着亙久不變的歌，浪沖過來，又退了回去。潮汐拍岸，

滾動着陣前的鼓响，攻佔得如此之快，又退却得如此淒涼。靜寂的沙灘。黑的是夜，白的是沙灘。光禿的老樹，梧桐的月光。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向陽，我們應該怎樣去呼吸，這一整個沙灘的風？

「那時……」向陽的髮散揚在空中。

火光漸暗，我們沒有添上任何柴木。很暖很暖，呵暖我們的是風，風滅了火，幾縷煙迅速在夜風中轉了轉，不見了。灰燼中仍有幾絲金紅的火頭，對星星閃了閃。沙灘仍白向黑夜。世界便被夜風充滿，對空間作出最密不透風的包圍。

向陽的髮，亂在風中。

少年，仍若流涕，爲何？爲誰？你不屬於古老的祖國，你是無根的萍。當你低眉走過一街的獸，當你知道那純正的文藝園地已改爲娛樂版，當你知道一城的臉都盤口向你，三國誌只流傳在早市茶攤的牙籤上，少年，在你還沒有完全崩潰之前，唯一能想起的，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啊朋友。是那純情的一幕，如今夕，向陽白晳的膚色，比女性更女性的溫柔明眸。是誰說過妳野的，是誰忽略妳靜態的美的？向陽向陽。

「我也是……」好像，咳，好像，我把一切都說了，只好像甚麼都沒有說過，說過的都被風帶走了，未說的，妳也知曉了。海不寂寞，寂寞的是燈塔。

妳文文靜靜地看着我：你看我變了是不是？那個你認爲只會『嬌嬌地笑在春野裏的女孩』呢？深夜裡我捫心自問，鏡子已不能爲我證明些甚麼。我倒是羨慕昔日的那些照片………。

我深深地望向妳：我是不該放棄妳的，向陽。

我底衣袂飄飄，妳的長髮飛揚。火熄了。風狂舞。已沒有星星了，愛情亮了起來。

妳輕輕地笑着，輕輕輕，吃吃地笑着：他們留下你和我，你知道他們爲甚麼那麼信任你嗎？他們呀，還忘不了你翹着大姆指點住自己的鼻尖哼着道：我是甚麼人！

那是很遠；我很有些茫然：很遠的事了。

今夜是難忘的。

明朝呢？

那是明朝。

浪拍沙，沙拍岸。海是寂寞的嗎？

遠處嫋嫋傳作一些歌聲：

一個人要走多少路

才能稱作漢子？

白鷗要飛渡多少洋
才能睡在沙上？
炮彈要飛過多少次
才能永遠靜息？
（答案啊，朋友，在風中飛揚
答案啊在風中飛揚）

歌聲沉鬱，迴旋在四面八方的風中。

燃着這些柴木吧，無論怎樣，我們又回到世界裏了。向陽輕輕地說。

笑聲，和柔美的弦，漸漸近了。

稿於一九七一年初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杜甫

「這裏不適合我們。」

「虛僞的臉，荒蕪的心。」

「你和他們的約會是在什麼時候？」

「十一時半。」

「……嗯，我們就離開這兒罷！」

我們都沒有說話。沒有。車子平平地向前駛去，不算太快，也不算慢，但子夜的寒風迎撞而來得很是猛烈，又喧嚷着撲噬到後面去了。我們都沒有把玻璃鏡上起，風蕭蕭地湧進來，我的手擱在車窗檔上，凍得冰涼，就像死人的臂；可是我沒有把手抽回。哥哥就坐在我右旁，專注的、沉默的，又似悠閒的駕着車，水藍色的長袖衣搭在駕駛盤上，節骨凸起而修長的手指，正微微地彈動在駕駛盤黑色的塑膠外皮上。這是一個很濃很濃的夜，在這條超級公路上，車子已近乎絕跡了。車子穩健地往前吞食着公路，車窗一口一口地豪飲着寒風。車內只有哥哥和我。我們彼此都沒有說話。

我們都沒有說話，車外風啊黑夜的風狂吼，夾着微弱的馬達聲。黑夜裏街燈亮着淒清而倨傲的白芒，一列列從前方迎來，自後方遠去，如長城的女牆上放哨的戍卒，守一宇宙無盡的黑衣。燈是送我們的嗎？我們自一華宴中匆匆趕回。燈是迎我們的嗎？我的朋友在遠方苦待。車鏡映起

一片強烈的光芒，按號一聲，一輛黑色的轎車夾着呼嘯狂號超越了我們，留下兩盞紅色的訊號，遂而消失於太濃的黑暗中。哥哥沒有說話，我也沒有。我們的車子沿着硬邐的柏油道上的白線，平穩的駛着。但一切都似忽然、忽然暗淡下來，抬目處，前面已沒有了路燈，後面的一列列高瘦的戍衞正追速地遺離了我們。我回頭望着那最後一盞燈的光芒。一直呆視着：守城畢竟是過去的事了。

畢是是過去的事了，寂靜也是過去的事。我們仍然沒有說話，但哥哥一探手，扭開那錄音機一雙妖異暗紅的眼，這是黑暗中最刺目的紅芒了。歌與音樂，自車內共風迴旋着，旋轉着。我舒適地靠在車座的背墊上，靜靜的聆聽着幾首放任的、撕裂般的情感。這般強烈的情感；這般沉猛的音樂。這種吶喊式的唱法，是不是真的能把我們這一代的失落，徬徨和苦悶切合地表達出來呢？我們這一代的積悶，眞的是那麼無可底止嗎？風狂吼在車外，夾着一天地間被撕裂的夜色，我的雙眸一片迷茫。旋律不知在什麼時候，都轉向柔和了，那仍帶着幾分雅氣但成熟的嗓子在追迴着他的「蝴蝶」：

But still I have to say good-bye
Butterfly, my butterfly,

I'll come home to you one day.
Butterfly, my butterfly
Wait for me don't fly away

我忽然有了點笑意："Wait for me don't fly away"多自私多眞摯但又類似夢幻的話啊；戀愛本是自私、眞摯且執着和迷信的，尤其是那動人心弦的初戀，沒有人能在初戀中贖回完整的自己：一如你的小名，多年沒人叫喚了，一旦被喚起，總會有些惆悵的——但又何必讓記憶殘傷着自己呢？冷冷之初未必就是冷冷之末。蝴蝶，蝴蝶，那男孩子反覆地、愛憐地吟唱着。他有他的蝴蝶，我呢？蝴蝶飛來，翩翩復翩翩兮，來自神話，去向古典。那襲白衣，那襲白色的輕裳呵，會寥落地爲你彈一闋，「塞上曲」，十指過去，湮遠的都是朵朵音符。如這一切都能留住，如這一切都能留住，該多好，該多好呵該多好！我笑笑，把支頤着下頷的臂略略更換了一些微的位置。旋律終止了，另一曲響起，這是那悠悠的女民歌手瓊·拜兹（John Baez）的低訴。低訴呵傾滿在凝結成大塊大塊黑夜的車內，濃濃鬱鬱的迴響着、交替着、重覆着：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s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s through
And half of the summer's night.

風在車內車外狂狂野野的笑着。我不知道它們笑些什麼，我眞的不知道。我坐在車內，車子平平穩穩地向前航去。車內的黑暗凝結成塊，那錄音機的紅眼顯得份外刺目。這麼濃這麼多的苦愁呵！我望向一片森沉的車外，樹叢正以手臂解剖整座黑夜。我忽然想起白衣，那在靜夜裏笙歌曼妙的白衣。那愛穿淡紫衣的白蛾，那酒渦深深的水仙。騎火疾閃，笳鼓悲鳴，腰間弓，匣中劍，就這樣，我在風沙萬里的江湖中去來至今，白衣呵白衣妳是否仍在空谷鳴琴？玉樓笛斷，但我在這裏，車中也好，畫舫中也好，却未可聞，且絕不可聞！笙呢？簫呢？當然都不會夾雜在適才的華宴中：它在萬里外喚我，聲聲喚我，直至弦斷、刀斷，人去

去

去

去

去向天涯！

一錯愕間我的額撞在窗檯上；刺痛令我猛抬頭：車子照常前駛。哥哥瞥我一眼，唇角有一絲了解的、而又詭秘的笑意。這哥哥！這年青的哥哥，這成熟的哥哥！真欣賞他的洒脫與傲岸。一刹那間他看出了我什麼了？他知曉我在想些什麼嗎？時針航向夜的深處，車燈戮殺着前路的黑。時針滴噠的走着，馬達單調的吼着；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得有點幽異。前路。後路。樹叢疾飛，沒有一幕是留得住的景。我的視線凝聚在前路一座座穩現的碑，被強烈的燈火照射下，慘白一片；遂而逼近，逼近，最後消失的車沿。碑上的字指着路程的數字，以及前面驛站的名稱；但什麼是前面的驛站呢？我瞪着那一行行聳直地被車燈逼得在路邊隱現的里程碑，忽然毛骨悚然起來。前路是什麼驛站呢？碑石慘白，如喋喋冷笑不語的木乃伊。它們僵死在路旁的草叢裏，不分晝夜地站在那兒，指引着路。不過前路是什麼前路前路前路啊前路是什麼？碑石僵直地向前伸延，一些常年吸收着日月精華的蘚苔，爬滿碑石的一身，在風中慘吼。我雙瞳張大，在車中的小天地裏幾禁不住尖叫起來。我驀地回首，望向哥哥，他一臉嚴肅地駕着駛盤，嘴角有一絲奇異的笑意。我看到他的金袖扣在發亮。錄音機的紅眼也在發亮。但我什麼也聽不到。風聲，儘是風聲，慘呼狂喊在我周圍。馬達的呼號的雜在狂風裏，沉悶而有力，車子向前疾飛，表上的紅針已指向八十，前路里程碑，忽而多，多得妖異；忽而少，少得零落。車子在急速的轉彎中，每一座碑石都急速地穿上縞衣，慘笑地期待着一次慘重的意外——

我不清楚適才發生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切都回歸平靜。表上的紅針指在五十上，車子平平地向前滑去，如一道萬里無波的行程。我望向哥哥，他唇邊仍是含着一樣詭秘的笑意。金袖扣奇異的閃耀着它的光芒。車內紅燈亮着，只是沒有那麼刺目了，我又聽見那柔美的弦韻……適才的都是幻覺嗎？我努力為自己適才的恐懼去搜集一些證據：石碑仍高高低低地、疏疏落落地往前方延展，往後方湮沒，車燈掃過處，路旁的香煙廣告牌蠱惑地亮了起來；車外的風聲仍充滿了一天地，我的手臂仍冷得發麻，周遭仍是一漠留不住的夜色。一切都回歸原來的面目；我適才被冷汗所浸濕的衣襟，已被風吹得乾爽。難道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嗎？那種無可名狀的、碩大無比的陰影，那摧心裂魄的、無可拒抗的恐懼，何時隱身在我心靈的深處呢？難道它是一種預感、一條終有一日橫身攔在我前路的黑影嗎？它終會在我既逝或日後的生命裏出現、一如誕生與死亡的循環嗎？我不知道，我忽然感悟的是：為何有白衣人在子夜的大漠裏泣月，在暮日的斷崖上投江。這是一種瘋狂啊瘋狂！

「看到燈嗎？有燈自遠方亮起。」

「總算可以看到燈火了。您知道地獄嗎？如果在地獄裏走長長的隧道，不知會不會看到燈火闌珊？」

「唔。快到了，想來他們仍在等你。」

「麻煩您先送我到沙原去。哦，對了，您自己呢？今晚讀詩還是寫詩？」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

「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飛霞」一二八駛入沙原，輪子輾過鬆軟的沙地，吃力地駛着，車廂外一片漫天瀰地的塵沙。我用有點麻木的手肘撐開了車門，哥哥深意地望着我：「好好地談談罷。」他的車子往後退了幾次，才擺好方向，「呼」地向遠方馳去，沙粒瀰漫中我只見那漸行漸遠的兩道淩厲的紅芒。我揮揮手，有點茫然：「晚安」塵埃終會落下的，但我想不到塵盡埃滅時，夜穹竟如此雅麗！月麗如水，如水月明；星佈滿穹，滿穹星佈。我的影子正躡足拉長我的影子，我向前緩步行去。而他們，呵呵他們我的朋友們，正坐在月下的石墩上，含笑接迎我底前來。

就這樣，見了面。就這樣，談了話。就這樣，星空下互訴着星星點點的寂寥。被聽的和去聽的都恍然不覺，不覺星漸稀稀，月向西斜。夜央。霧寒。那笑得像座大海的黃昏星忽然站起來，道：「這次所要舉辦的天狼星詩人大會，正如在如許夜深裏仍談着文學藝術的我們——看來在這

國度裏，再也找不到第二次或第二批了。」

我望月，月好像忽然近了；我望星，星星忽然都那麼可親了。「那末，今晚是什麼會呢？」我望向北斗，再望向獵人座，笑着道：「不如就叫做滿天星斗大會吧。」

「滿天星斗」大會、「藝術殺街」、「九一八」草坪等等等等，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熟悉而且特殊的名詞。在「黃昏星」大厦裏我們深夜排演詩劇；在「振眉閣」裏哥哥與我澈底不眠的縱論文學；在「藝術殺街」裏我們以詩爲矛，以書爲盾，每人手上拿了本厚厚的詩集，誰要來嗎？且住，聽吟一闕音節鏗鏘的現代詩，再欣賞一篇悠遊天下的散文，君若非知音，且去！休擋吾等去路！在沙原上，就是這個靠近橡林的沙原的石墩上，我們看星望月，談一夜悲歡離合，奮鬪、掙扎、幸福、理想與愛情。

愛情？

愛情是什麼？愛情非將來
來吻我吧，雙十的情人

青春是不中用的東西

這首詠嘆調，早在余光中先生的散文裏唱過了，現在却遺下給我們，給我們配上悲涼的調子，反覆吟唱。「青春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唱了，然後互相對望一眼，再唱下去。我們歪歪斜斜地亂步着，沙原上一片空漠，夜深沉；夜夜深深沉沉。我們如月下的精靈，酩酊於太白的月下，或起舞、或弄清影，但絕不止三人！想我們第一次在詩會中喝過的酒——酒瓶狼藉高高低低，東倒西歪。一夜的哭訴，一夜的嘔吐。想那次胡笳十三起的月夜，我拔出兩把瑩亮的小刀，飛舞於思君令人老的月下，刀起刀落，刀去刀來，燦閃如我年青的生命！啊白衣，我學的是國粹，練的是國術，但寥落江湖，竟無一可談之人。我活着，是因爲我的純和眞，我的勁和熱，還有不能忽略的是：

我的

狂傲

啊

狂傲

我們歪歪斜斜地走着，偶爾搭着彼此的肩膀，偶爾落寞地唱歌。我們都是哭在千里外的龍族

，無人知其瀟洒和落寞。你有你的苦愁，苦愁，我亦有我的。我們都想了解和幫助對方，但是，請勿干涉我們的自由。我們活在現代，活在無根的現代，讓我們痛苦地站起來，走回傳統，走回傳統和古典去。

「我們不能空穴來風的創造新的傳統，但却可以活用舊有的；我們以新的形式，新的象徵和新的內容，把它重建起來。」

「我們的重建並不是破壞，而是改良。我們要求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意義。」

「什麼是我們新的意義呢？」

「Coleridge 的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的信天翁。」

「易卜生的 "The Master Builder" 中 Soleness 的那座空中高塔。」

「Herman Melville 船長 Moby Dick.」

「或是但丁的『神曲』，如 Thomas Carlyle 稱之爲 "Architectual emblems" 也好，如 T. S. Eliot 所稱的 "Visual imagination" 也好，總之，它是我們的抱負，我們的理想，我們所眞正需要的作品。」

我們像不醉不眠君休去的夜客。橫橫拖拖地行着不丁不八的步姿；沙原已到盡頭，黑壓壓的橡林當頭罩下。休止符望望落在鬢邊的月亮，忽道：「月偏右，我們以快速渡河。」然後笑了一

笑：「葉珊詩句。」余雲天一皺眉頭，笑吟：「儘管終夜爭吵，到底月色可以不可以掃？——王潤華詩句。」葉遍舟忽然激起一片落寞的豪情：「誰信京華塵裏客，獨來絕塞看月明。」沉默了好一陣子，藍啓元嚴肅地開腔：「像每扇釘着獅頭銅環的紅門，我們堅持着輝煌的沉寂——變奏自葉珊詩句。」黃昏星忽然臉色繃緊，吟道：「還是王潤華的詩：你的臉色蒼白如刀，爲死亡的千歲切着生日蛋糕。」這時候我們已全然進入橡林，淩亂的樹葉吱叫在我們的鞋底下，月亮已完全被橡樹的陰影吞食了。吳超然忽地以一種奇異的音調唸溫任平的「死前一刹那」：

單調的鼓聲
是我的心跳
在長方形的黑暗中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
沒有人
沒有

沒

聲調幽異，似響自一個很近很近、很遙遠很遙遠、很陌生又很熟悉，很空漠又很多洞穴的地方。我回望一下周遭：無邊無際無涯無終無止無天無地無岸無緣的黑暗。我細聽、細聽一下周遭：錯落的步履步履的錯落步履錯落錯落地響起又響起聲聲的錯落錯落的聲聲錯落。有一個聲音，在遠遠的最黑最無可底止的地方喊起：叫你不要提起死亡不要再提死亡死亡死亡不要再提死亡死亡啊死亡不要不要不要死亡死亡。有一種惡兆，那麼熟悉，或許在遠古，或許在未來，在心靈深處的最最深處，如水聲般淙淙地響起，細細，微微，逐而清晰、吵雜、喧囂，舖天蓋地的了起來。

啊少年呵少年，你又何苦來此呵何苦來此！前路是一片死死的漆黑。我不知道我是否正走在橡林的小道上，還是已步入林中的深草裏；某些樹葉與樹枝，與我擦肩而過。我走着，聽到他們的步履以及呼吸。我知道在不遠的前面有一座神龕，但我不知我們是否能抵達它。記憶中那神龕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盞常年燃着的暗黃色油燈，搖搖幌幌，幌幌搖搖，與那刺鼻的油味，抛弄着那神像的影子。那座神像臉目猙獰，張目而露齒，往往有重重厚厚的蛛網把它綑綁。祇只是一座小小的、幽詭而恐怖的神龕而已——但我不知我能否抵達它。兩小時前在公路上飛車時那詭秘而熟悉的聲音，又開始、開始在呼喚我了。

但是仍沒有誰先開腔，沒有人提出回頭的意思；他們都在走着，沉重的呼吸着。他們都在感悟着些什麼嗎？或許，我想，那是死亡的壓力與生存的逼切。我們不知道在我們咫尺間站着的是一棵樹抑或是一具帶着帽僵直屍尸，但我們都扛起同樣沉重的夜色，聽着伙伴們的呼吸與步履，向同一方向走去。唯有呼吸與步伐才能證實我們的存在。我們堅定的走着，儘管我們的心裏正陷於極大的恐懼中，而且，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到神龕，更不知道我們是否走對了方向。

但我們是不應該唸那幾首死亡的詩的。我們走着，傾耳聽着彼此步伐下那奇異如迷信的節奏，一聲聲，始凌亂，後來都漸漸叠合在一起，變成同一種節奏了。我的心不正常地跳動着。一座座里程碑。車後的兩盞紅燈。車內刺目的紅芒。冰冷如死人的手臂。詭異的微笑。冰僵而載着翎帽的屍尸。那熟悉的聲音在我心靈中顫抖着、顫着、抖着、震起絲絲回音。這些事物一直在我腦中、眼中、耳中、我所有的感覺中出現，但它暗隱的主題是什麼呢？看來我必須面對它了。

我必須面對它了。我只怕一件事，我不怕打擊，不怕失敗，不怕失望，只怕死亡，因為它是我唯一克服不了的命運，改變不了的終局。或許，為了一件具有偉大的意義或眞理，我不惜以生命去換取；但我憎惡死亡。可是沒有人能自死亡的巨網中逃脫；既然如此，我唯有以生命的光芒去照亮死亡。我本身的光芒也許是很微弱的、但我會以我的撞擊去發出我所有的星花；生命是悲哀的，死亡是可嘆的。但我蔑視它們，既然我無法逃避，等它來罷！在它未來之前，我會盡量放

發我的星花，讓更多一些人能分享它片刻的溫熱與光芒。

不能征服死亡，那麼，不要被它征服罷！死亡是碩大無比的，也許它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內涵。死亡造成的是對生存的遺憾與生命的留戀，但連遺憾與留戀都不能再容納了，因為死了便等於什麼都沒有了。死是痛苦的，他，或她，只能靜靜靜地蜷伏在冷冷濕濕的黃土中，每一晝每一夜晝晝夜夜地躺着，不能移動也不能說話，沒有思想也沒有感覺，直至有一天他們變成了一堆白骨，由白骨再化成泥塵，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地消失在世上；儘管他們在生前或許是聖賢豪傑，或是絕世紅顏，但那都是些過去的事了；如果他們曾在世上擦亮起一片燦爛的星火，那麼，或許有人會追念他們在星月下。但追念又能彌補些什麼呢？仍生存着的，只憑添一種淡淡的輕愁；已死去了的，已完全沒有意識了。我們活着的一天，有多少時候是去為那些逝者而緬懷而追念呢？多少名將會憶起岳武穆的雄風？多少名士會追念蘇東坡的豪情？就像我們這羣專研文學的，有多少時候，會默默地為那給世界思潮鉅大影響的學人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等低首追迴過？更休說那些成就不及這些偉人的寃魂了。一將功成，枯朽的豈僅是萬骨而已？一次改革，熬白了多少人的青髮！但那些人呢？枯了，朽了，隨風而逝了，他們曾經活過，曾為自己想過，也為別人想過，但而今呢？偶爾想起他們的，又有何許後人呢？甚至他們已被淡忘了，他們的名字已隨歷史的蹄塵而湮遠了——最殘忍的是：他們已化為泥塵，不管被憶或被忘，都與他們無

闕了，死去便是什麼都沒有，包括追念和回憶。或許如今我們正踩在他們的頭頂上，在他們在冷濕的黃土中，亙古以來所發生的事，已與他們無關：他們已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連什麼都不是了！覆蓋在他們頂上的，是如此美麗而古典的星空，但他們知道嗎？他們知道嗎？

我們仍疾步走着，被蠱惑似的走着，被趕屍似地走着。如果前面忽然出現的是一具無瞳無目長舌滴血的懾青鬼，對我們來說，或許還是一種存在的證實——至少我們知道，死後還有再生，雖然這種「再生」是等於「死活」，或許是活在一個更慘詭的世界裏，但這畢竟是存在啊存在！只要有存在、有意識，便算是有價值的活了！只要死去不是什麼都沒有：沒有回憶，沒有過去的痛苦和歡樂，也沒有現在的痛苦和歡樂，更沒有將來的痛苦和歡樂！就連我們現在正想着生存和死亡，但有一天，忽然連這一點痛苦的思索都無存了，那該是多殘忍呵殘忍

殘

忍

。人渺小，人太渺小了，很容易被死亡所擊敗。夭折，壽終，都逃離不了宇宙的冷視。宇宙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抬目，只見一片黑壓壓的枝葉，就這樣捏殺了人的視力。就算我們能仰望星空罷！我們所能見到的，是浩淼的星海。那一顆星離你最近？設若你神遊到那星上去，在那兒望見的地球，是不是也是星海中一顆隨時可以幻滅的小星？而你只不過是這小星星上的一丁點

些微兒的小東西罷了！你可以幹出一些什麼偉大的事業來嗎？也許罷！在這大宇宙裏，我們能了解的是多少顆星星？唔，從這裏望去，是一片無盡的雲海，那麼無盡的雲海外又是什麼？無盡的雲海之外的無盡雲海之外的無盡的雲海之外之外之外又是什麼？是邊際嗎？邊際之外又是些什麼？要永垂千古，要永恆，要不朽，在我們的星球上已難做到，每一個星球都有他們自已的經典，我們能做到的又是什麼？星星之外的星星之外——我是說在最強的瞭望鏡中，能看到的是多少顆星星？星星之外呢？這浩淼的宇宙啊——宇宙眞的浩淼嗎？這整個「無限」的大宇宙，是不是一個「無限」的神祕指下的棋盤，棋盤上放滿小星星，所謂時間，便是祂們的對奕過程呢？我不知道，沒有人能知道，如果人類以後還有千千萬萬的歷史，等有一天他們「征服」整個宇宙後，才驚覺他們只是從一個八卦中跳出來而已，那是何等感覺啊！八卦以外的呢？所以當我們望星，當我們整個融入大自然時，我們早已被那藍得深永的雲海所溺斃了！

宇宙啊無限啊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玄。正如讀杜甫的「八陣圖」後的感觸：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一刹那間，時間和命運的洪流淹蓋了一切，我，人類，以及一切一切。未知的無限，對悠悠之天地的無奈與哀恨，都浮現在我所有的感官裏。前人的遺恨，今人的虛無，如戲劇而且是悲劇地在空漠的時間之流裏魚貫走過，多麼ironical！但是我能做些什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仍然年少，仍然狂熱，仍然渴切着把自己的輝煌映照在別人的身上！怎麼能因爲時間，空間與命運的汪洋便喪失了渡航的勇氣呢？如果有命運，如果眞的有命運的話，命定了我現在要因恐懼而停頓我的步伐，我偏走偏要走要走要走要走——如果有命運、命運那厮要我現在不能開口，我偏要開口開口笑：哈哈哈哈哈哈。這算是給命運的一種反擊？究竟是我敗了祂？還是祂敗了我？是祂本來要我沒來由地笑起來？還是我沒來由的笑已驚破祂的掌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伙伴因爲我笑聲而放緩了步伐。我不能知道得那麼多了！我仍年青，我仍豪放，我的刀尖而利，我的簫並不淒涼！我是龍呵龍是我我是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

龍龍龍龍

……………周遭還是無天無地無邊無際無岸無涯無遠無近無生命的黑暗。我忽然發覺：我聽到自己的步履，伙伴們沉重的呼吸聲已愈來愈輕微了；我甚至已聽不到他們的步履聲。但有點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離那神龕尙遠，尙遠尙遠，我們就連那兒淒慘的油燈也無法觸及……萬一，我是說萬一，抵達時只剩下我；或者，走出此林時我忽然自這世上消失了，我想，在我們的以後的殘生裏，會有一段入肉見骨的刀傷；在記憶裏，會有一滴血流膿永不止歇的潰瘡；似蠶蟲一般的，噬嚙着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殘軀，每每在午夜夢迴時，如巨影地壓滅過來，把我們擰在血掌中，挑逗着，玩弄着……

我只是說萬一。但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冒着冷汗。因爲有一個熟悉而幽異的聲音，在最深的暗處再三的呼喚我底乳名。

一九七三年一月稿

這一路上的星光

妳唸過詩嗎？妳家後園種不種菊花？對了，就是那些一朵朵很有秋意的花，妳就撩甩長髮，看看妳後面遠遠的一列山巒，妳知道我們中國的田園詩人怎麼說麼？「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的，就是這一種淡逸；「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是的，正是一種悲涼；「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是了是了，正是這種刻心銘骨的淒悽。妳不懂的，我怎麼說妳都不會懂的，妳可以揮手間完成妳的數學難題，妳可以背誦全課書而全不費時，但，這些妳不會懂的，妳只懂莎士比亞、藍姆、拜崙，妳雖然是個中國人，但陶淵明仍會採着他的菊，不會因妳的美艷而停下來的。我本來是高高興興地來訪妳的，我以爲妳會懂得這些的。現在我回宿舍去了，落

落寞寞地走回去了。

一路上，能洞悉我孤寂的心靈的正是那些霎眼的滿天星光。我不懂星相，但很欣賞星星。遠方黑黯處有孤燈仍半明半滅晃着，是誰家之夜遊者呢？記得那一些藍色檯燈的暖意嗎？那時你至少還有一個可談的哥哥。記得長輩們嚴肅地對你說的話嗎？你以爲已懂得很多嗎？其實你還稚嫩得很，你知道甚麼是奮鬪，甚麼是生活？太陽下山是怎樣地揮去汗滴，人世的虛僞奸險，你都茫然無知；黃昏時的風怎樣去拂揚暮齡者的雙鬢；風雨交加時給老年者的恐懼，你都未曾領略過；你敢說你懂得嗎？你以爲你很世故，很堅強了嗎？你只會拿你的筆去寫你夢幻的世界罷了！我不要！我不要聽這些打擊我們如鐵柱般直聳的意志的話！老年人的思想是不能再用到年青一代的身上來了！長輩呵！請不要忽略我們如劍刃般的精神，生活不如你們向它屈服時一般殘忍。我們不能少年老成得令人顫慄。至少，我們仍保持着那一份孤獨與純情，我們豈能讓金錢與庸俗便磨鈍了我們年青得不肯屈服的生命呢？我們曾經面對着生活，所以我們曾經愛過、瘋過，笑過也哭過，原來生活是這樣美妙的，生命是如此美好的！長輩呵，你可知後輩們已在風雨中唱着歌呢？他們已經出戰了，去吧，戰士們，去把上一代由怯弱所造成歷史上的空白都塡補過來！

但有時候生活也會令你失望的。有時候苦澀得令你搖頭，令你太息；而放置在小几上的咖啡愈來愈濃了，甚至你還沒有飲下去就聞得出那未加糖的苦味，甚至你喝慣了連苦也品嚐不出了；

你麻木得只能不斷地用茶匙去攪着沒有加糖的咖啡，甚至已懶於搖頭，倦於太息了；你只得苦苦地笑着，但你仍然得放歌着，這就是成長，這就是落拓，這就是爲甚麼你還要唱着，凄厲的歌着；這就是夕陽了。這就是黑夜了。這就是很苦的一種生活了。但生命仍然是嬌好的，生活仍是美好的。你微駝的背脊將會因水源的負着而挺起。歷史的河流裏永遠嗚咽着你凄厲的歌聲！去罷去罷，去走你的路，去爬你的山罷！

給我小刀，給我繩索，給我一柄棍。於是我們去流浪了。記得那班很純情的朋友嗎？那些別人講話發笑，自已講話也笑，別人滑倒發笑，自已滑倒也笑的朋友。你能忘得了那一次旅行嗎？那一次旅行中的登山！那一夜熊熊的火焰！那一夜眨眼的星光！那些浪語呵，那靜息的幽林，那執棍一夜不眠的身影。自山路趕程歸去，燈火在山下晃呀晃的，一路上的仍是那些滿天星辰披照。後來余到家了，說說再見就走了。夜忽然很溫柔很深邃了。後來周也揮手說再見了，整個黑夜的一條長街上只有我們踢踢噠噠四個人的脚步聲。後來吳走了，李也走了，那時我和廖的步伐很是沉重，寒風把我們的話都凝結了。後來廖說晚安再見，我也說了。靜夜中就只剩我有節奏的跫音，長街只有我落拓的身影，夜闌人散，煙呢？酒呢？那夜星星也是這樣地笑着，最明亮的是那顆孤獨的北極星。

今夜也是令人沉醉的。寒星寒夜寒風，吸一口氣呵，就有一種很涼的薄荷味。遠處二三燈火

，總算還是人間！白天你能記取些甚麼？那無聊的太陽，那匆匆流浪的雲；現在你可見懶腰的雲了，有明月，有淸風，還有星光！若有松，呵那古老的松，便有辛大叔的放歌：「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若有遊子，月將更明，鄉愁更盈。若有菊，愁絕的是瘦瘦的連瑣。若我吟詩意興，而有人擊節作標，是否明月仙子的裙褶沾地行近？若凄寂一如鬼墟的宿舍，已有人爲我備酒整被，墨已在几，我將一夜寫詩。而詩興濃時，月明風淸，一女子姍姍而來，我稱之白衣，白衣白衣，妳且來接吟下去，接吟下去。

而黝黯的宿舍，已靜立於我面前。在我未進入之前，燈是不會亮起來的。就且讓我很虔誠地在這兒感謝星星。這一路上的星星就這樣地沐着我，指引我一條狂想的路。再見，星光，今晚我將，夜無眠，今夜我將遺忘妳了，今夜我將忘了寫詩。

迷神引

風雲會中州，
江湖無故人；
且飲一杯酒，
天涯洒淚行。

「老了，」那老者揚了揚衣袖，也不知是喃喃自語，還是正在跟別人說話。他微微轉移些許他的坐姿，右肘支在石桌上，他額上是一道摺皺的紋，已沒有甚麼頭髮了，幾根銀白色的髮絲微

微飄揚着，與遍野的雪地映着皚白。皺紋在他光禿的額上更多更深了，如深海的波濤，一捲又一捲，把流的奧秘抛出，散開，又迅速地收捲，隱藏。有兩道又深又長的紋，一直延長至那長而厚的耳垂。「這一着該怎麼下呀？老了呵。」

「呵呵。」他對面的老者也不知是在頷首，或是搖首。老者的銀髮比前者多出許多，皺紋却比較少，他比前者稍稍年輕一些。他笑的時候，眼角摺疊壑般的紋，銀白的長鬚白絲飄飛着，如冰涼的雪地，如皚白的松枝，如一柄柄銀亮而細長的小劍，隨時可蓬飛而起，射向敵手。「任公，若您也說老了，呵呵，那我……」

任公世故而飽經風霜的眼神驀然一凝，忽然神光暴射，穩定地伸手拾起一顆子，放在一個格子上，欣然地笑起來，忽然一陣嗆咳，咳得好久說不出話來，以左手的禪杖撐着地上，緊皺着眉的却是那第二名老者了。那名老者凝神於棋盤上，撫着白髯，白髯下，是一襲乾淨的白袍，圍着一條綠色的絲帶，絲帶繫着一把青銅鞘柄的長劍，三尺七寸，沒有劍纓，乃古劍。

鶴劃空長唳，驚起，掠過，震落松椏上的幾朵雪花。

任公似是隱然一笑，把左手的禪杖交給右手，然後翻開左掌，目光深深地凝邃在錯綜的掌紋中好一會，猛抬頭，只見懷劍老者陷入深思，但寶相壯嚴，白花花的鬖髯與白皚皚的袍子如迷霧一般地在他身旁拂揚，任公清咳一聲，朗聲道：「釣詩掃雪，茶來！」又向懷劍老者展眉笑道，

「先品嘗此山清泉之茶，再繼續下去，如何？」

懷劍老者抬目望向任公，隨即一哂道：「任公說得正是；先品嘗此山名泉之茶，再領教任公的神步妙着」任公瘖啞地笑了起來，正想說些甚麼，二名清秀的髫髮童子徐徐行近，捧上兩杯茶，茶煙茫茫，杯中浮沉着幾片青綠的茶葉，任公蒼茫的目先凝於迷濛的茶煙中，像整個人都融了進去。懷劍老人却含笑望着那兩童子慧黠的眼神：「任公，此乃練武學文的好材料呀。」

任公眼神一亮，山風簌簌吹來，銀白的鬢子一陣蓬動：「正是。當日我帶他們回山，亦是此意！」

甚麼時候日已昏黃，暮蒼靄茫，懷劍老人道：「任公，爲何他們的修爲仍未臻至境呢？」

任公頓了頓拐杖，俯覩了杖柄的怒目狻猊的龍頭好一會，才道：「老了，需要人陪伴。」隨即發出一陣啞然而無奈的笑：「你看我還能栽培出人才來麼？」

懷劍老者正拾起瓷杯，輕啜了一口，忽然白袍一陣激盪，少許的茶傾潑在石桌上，只聽懷劍老者嘎聲道：

「任公，莫非您已忘了昔年踏蹄急馳、長嘯生風在莽莽平野時……」

任公蒼涼地笑了幾聲，咽喉似塞滿了濃痰，聲音出奇的沉緩。「記得，那怎會忘記：那年，你騎的是烏雲蓋雪，我騎的是紫驊騮，一齊去了大宛。你找我去時俱穿白色底衣衫，歸時已成了

血衣，而你我啊仍然談笑自如。有次你差點兒自鞍上墜下來也，我急急忙忙扶着你，誰知你笑着說：『這沒甚麼的，只不過背心被戳了一個洞而已。』哎呀，其實整根紅纓槍頭已刺了進去呢！豈料你次日就可站起來走路了，還敢激那蒙古兒相撲，啊哈哈，那蒙兒被你一連摔了十六七下，扒在石獅子下不肯起來，還哭了呢……老二——」

懷劍老人陡然一震，任公已好多年沒有叫他這名字了，他的雙目又炯炯神光起來了，慌忙應道：「任公。」

任公嘆了一聲，道：「記得那年華北之役嗎？咱們飛騎砍了羯族的悍將，却被羌人困住了。咱們衝鋒了四十九次，敗了四十九次，後來只剩下及二百多兵將了。他們身着森嚴的衲襠鎧，眞個怒髮衝冠，目眥皆裂，那個羌將，呵呵，連我站上去，也只不過高及他的手肘……但他再兇再猛上也拚不過老四。老四怒吼道：『不管這些王八羔子們甚麼「劍眉聳時，豹眼突睜」，待俺來把他們由圓打到平翹翹！』說着就殺將出去，回來時提了四名羌將底頭顱；可是後來……」任公愈激奮亢的聲調忽然瘖啞下去了。

懷劍老人低沉的嗓子響起：「可是他後來也……死了……一共中了十七箭，廿七種暗器……」忽然語不成聲。

靜默在山間散揚開來，又迷濛了起來，飄飄渺渺的，遠處有絲樂聲嬝嬝而起，隨着嗚箏急奏。

任公緩緩地道：「咱們後來還是衝出去了：第五十次。一共廿八騎，連夜護老四底靈柩回去。三年後，咱們橫掃漠北，每次遇見遠處捲起的旋風，就會想起老四龍捲風似的黑色大披風。老三長謀，以諸葛神機智伏諸侯；老五彪悍，那次他一連翻過十二座十雪山，把鬍子們都一一正法，一時聲音之噪，猶在老二你之上呢……老二，你是在聽着嗎？」

懷劍老人沉落地道：「是，任公。」

任公忽然微微一笑，老六是女中豪傑，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難怪老三，老四，老五等都對她傾心，可惜她……紅顏薄命，死得太早一些了。呵呵，呃，老七他，好像，噯，很難記得起了……」

懷劍老人低首撫拭着翠綠的劍鍔，艱難地道，「唉，老七本是我們七人中最有前途的一個，他才華洋溢，聰慧過人，千石的強弓也被他崩漲。任大哥，記得他十四歲時您就怎麼說嗎，『老七再練十年，單止在劍術方面造詣上，便要比我高出許多了！』……可惜啊可惜，天妒良才，才過了九年，老七便死了……」

任公的語音一片蕭索：「老四老七的早夭，令咱們更加落拓了；莽莽神州，天南地北，由長安直撲蠻荒，龍城七飛將只賸五騎，唉，夕陽西照，緬懷便如苔鮮一般地滋長在咱們的胸臆了

。」

「恨殺人的是那些胡馬！」懷劍老者一掌擊在磐石上，怒道：「數千人追殺一人仍不够，亂箭蝗石，火焚油淋；老七雖是千古的大豪勇，但又怎能匹敵呢？」

任公黯然搖道：「罷了，罷了；昔年叱咤風雲的七虎將，只剩下你和我，還談甚麼兵法武藝，說甚麼壯志雄心！」

沉默了好一會。暮色已漸合攏，夕陽淒惻，染黃了這兩位滄桑的老者。

懷劍老者緩緩地解下古劍，但却沒有拔劍出來，只望出劍鞘，悠然出神，忽然道：「任公，我們雖已老去，但仍健碩呀。江湖日寥落，我未上山前，聽聞杭州鐵大人已親自出關……」

任公忽然打斷他的話，深思地望着他，道：「蘭舟，你今日上山來，可是爲了此事？」

懷劍老者沉思了半晌，頷首道：「一半是爲了此事 。任公，江湖寥落，爾等怎能袖手呢……」

任公搖手接道：「蘭舟，吾意已決，不再重出江湖了。」

懷劍老者激動起來，嗄聲道：「任大哥……」白袍獵獵作響，好一會才平伏下來，沉緩地道：「也罷，任公，其實我又何嘗想再涉這風險重重的武林呢？」

任公嘆道：「蘭舟啊蘭舟，休怪我這個愧爲老大的。這是歲月，這是歲月啊歲月，江湖險惡

萬分，我已不想重涉了。記得老五是怎樣死的嗎？他辛辛苦苦贏了滄州回來，却給大將軍因妒才而毒死了；毒死他的藥足够毒死廿名鮮卑武士，可憐老五的單槍雙細刀也無處施展了……」

懷劍老人黯然點頭：「我記得。我們爲大將軍打出了江山來，但却一一死在他們的手上，要不是老三目光鋒銳，自己留在將軍府掩飾，却令我們快快潛逃，只怕咱們都已死無葬身之地了。……」

任公慘然一笑：「老三臨別前仍殷切地告誡我們：『走吧，走出武林，永遠也不要回到這暗潮洶湧的江湖來！』乃想不到呀想不到，那是三弟最後與我們的一句話了！可恨呀可恨！」

「不過，大將軍的弱點乃好色重利，」懷劍老人淒然一笑道：「是以終於被六妹迷得神魂顛倒，被她殺了。她雖艷色過人，但在將軍府中，她是怎樣也鬪不過去的，只得自刎追隨三弟四弟的英魂而去；倒是咱們兩人，忍辱偷生……」懷劍老人講到這裏 ， 忽然語不成聲，難以說下去了。

任公仰頭跌足長嘆道：「我們都老了……」

過了好一段時候，懷劍老者才平靜地道：「任公，我那個寶貝姪女，怎地不見出來？」

任公撫鬚笑道：「我那個烟兒呀，啊哈哈，倒是與那從江南來的少年迷上了，那有工夫見你這老頭兒！」

懷劍老人先是微驚，隨之笑得前俯後仰道：「眞的？哈哈哈，那倒是恭喜你了，哈哈哈……

……」

任公也暢懷地笑着：「那從江南的劍士，你也見過了，我覺得很好，呵呵，不知二弟你覺得怎樣？」

懷劍老人眉飛色舞地笑道：「好，好，這小子雄姿英發，當年老七初出道時也只怕不過如是耳！」

任公呵呵地笑起來，側首道：「掃雪，去喚小姐出來，說是二叔來了。」

掃雪垂手應道：「是。」隨卽自暮色中遠去。

懷劍老者目光又回到棋盤中，沉吟了許久許久，忽然笑道：「任公，此着殺機無窮，我實在無法破了，認栽啦。」

任公呵呵笑道：「若論殺機，你比我勝多；但論心機，在這盤棋上我却僥倖勝上半者。」

懷劍老人也笑道：「任公說得正是——」此時那童子忽然回來，欠身道：「師父師叔，小姐已到。」懷劍老人一怔，忽然漫天松針激起，在暮色中直射懷劍老人。懷劍老人泰山崩於前色不變，哈哈一笑，一撥袖，松針已盡收入袖中；懷劍老人把袖一鬆，大把松針落在巨石上，竟無一遺漏：只聽任公揚聲道：「烟兒好無禮，快快出來！」

只見松樹後一白衣女子姍姍踱出，向懷劍老人及任公作一個萬福，道：「烟兒拜見爹爹，拜見二叔。」懷劍老人拂鬚頷首道：「好，好，烟兒好眼力，好腕力，幾連師叔也接不下來了。」

烟兒笑靨如花：「二叔取笑了，煙兒不過雕蟲小技，一時技養，想與師叔開開玩笑，請師叔指教……」懷劍老者暢懷笑道：「那又何必說『指教』，難保妳不是在試試我老頭子功力如何？」烟兒赧然道：「烟兒那敢，二叔說笑了……」

懷劍老者仍是笑道：「適才的箏是妳鳴的嗎？」烟兒垂手道：「正是姪女獻的醜。」懷劍老者不住頷首道：「不錯，不錯，想當年孫六師叔，亦不過如此。」任公也笑了起來，喉音似年青了許多：「老二別太折煞她了。」懷劍老者笑道：「我也不是捧您的女兒，那是眞話——只是，那吹蕭的是何人？」

烟兒此時已經行近了。是水，是流水，流水淙淙的流過，是白色的花瓣，開在她底臉上。她的步姿是一道清溪，笑靨是仲夏怒放底白蓮。那兩道眉，托住遠遠底藍山，讓劉海輕輕覆蓋，把愁載到那長長底黑瀑的煩惱絲去！眸子是柔情而靈慧的湖，嗓子是湖中心底琵琶，不，婉約非常的箏，錚錚錝錝，錝錝錚錚，淙淙地流出來：「……他……。他是……柳大哥……奏的……」俏臉突然與落霞相映紅了起來。

兩個老人忽然相視而亮亮地笑起來了。

烟兒走過去，拖住那兩個小童的手，嫣紅着雙頰，細聲道：「爹，二師叔，他……正要向你兩位老人家辭行。」

「辭行？」兩名老人各自一怔。而正在此際，山間響起一陣朗吟：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一青衣玉冠青年踏入而止。山重，水重，霧重，青年的雙眉却斜飛入鬢。向兩名老人長揖及地：「晚生拜見兩位老前輩。」

任公目光一閃，懷劍老者笑着揮手：「此乃繁柰褥節，賢姪不必多禮。」任公却嚅囁道：「你……已決定去了？」

青年陡地立得畢直，青袍被山風吹刮得飛舞，青年的軀幹就似被釘在地上似的，半絲未動：「世伯，此行晚輩是決定了。流寇入關，鐵大人人寡勢單，倭賊東侵，只怕七山的兄弟們也守不住多久了，江湖動亂，晚輩焉能坐視不理？」

懷劍老者含笑道：「好，好。」任公遲滯的目光轉向烟兒：「你也……仝意？」

烟兒的悄臉忽然呈現一片光彩：「爹，女兒當然答應。」

任公怔好一會，才擊桌道：「好，好……你，何時出發？」

那青年目光如劍：「晚輩想現即下山，天下安危，不容一刻遲緩。」

烟兒秋波般的瞳眸閃過一陣哀傷，忽又發出亢奮而安祥的光彩：「爹，二師叔，容烟兒送他一程。」

任公呷着茶，沒有抬首，揮手道：「去罷去罷。」懷劍老者忽然叱道：「慢着。」忽然一揚手，手中絲劍沖天飛起。直投那青年，暴喝道：「接劍！」

那青年一長身、一揚手、劍已抓在手中、耳際傳來懷劍老者蒼宏的語音：「劍送你，此後誅賊殺寇，悉聽尊便，好自爲之。」

那青年凝視古舊的劍鞘了好一會，陡然以左手托住劍鞘，右手抽出一小截劍身。劍光耀目，碧森森的光芒如一泓碧水，四浸開來，青年軒眉聳動，以指彈劍，劍作龍吟。青年即捧劍跪拜道：「多謝前輩以此劍，晚輩永不忘贈劍之意！」

懷劍老人大笑道：「情以待劍！」青年忽然起而立，向兩人一拱手：「晚輩就此別過！」目中閃過一絲黯然的傷感，即返身，起步往前走去，烟亜的白衣正在他的左側。

雪，不知從何時起，已飄着，已飄下來，已飄下來了。任公忽然咳嗆起來，揮手向那兩名童

子道：「去，去，去多穿幾件衣襖，捧酒出來！」

懷劍老人含笑望着任公，道：「老大，您至少已七年未沾過酒氣了。」忽又向兩名退出着的童子道：「把劍揣出來，酒後我教你們劍法！」那兩名童子底眼神一刹那充滿了清澈的晶光，飛快地跑出。

雪又濃又密了，嘩啦啦地落下來，這邊，那邊；那青年少女的背影已消失在遠處了。任公呆望了一陣，忽然又重咳起來。雪花紛紛洒落在他花白的髮上，如頂上已白了頭的松樹。

懷劍老者忽然以掌擊桌，歌吟：「黯黯靑山紅日暮，浩浩大江東注。餘霞散綺，回向烟波路；使人愁。」歌罷大笑。

任公只是望着滿是白雪的松枝，望着佈雪的棋盤，喃喃地道：「老了……」

馬蹄長嘯，白山間隱隱傳來……

稿於一九七二年冬

凝 點

「凝點」是一些附屬的事物圍繞着一個核心母體性的延展。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踪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囀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這是一首中國音樂，我不懂它的名字，只知道它純粹是由中國樂器合奏出來的音籟，我無由地激情的喜歡它，而且每一次聽它就想到庭堅的這闋清平樂。這些音響起自一處很遙遠的幽谷，

終年有霧，所有的花都是白色的，而且主莖很瘦，疏落的葉子一如修長的竹，雨點要是落下來，那些葉和花就會有的噠噠的聲響。等到雨初晴，霧也散了，白花盈盈地笑了，笑意漣漪了整個夏季荷塘，天氣清明得可以遠眺長安。長安有一撫琴的書生，舞着的是一位仙姿的少女，在一座無名的幽谷，一庫很空茫的山谷裏……音樂忽然停了。

但音樂仍響在空谷中，在妳和我心靈的幽谷裏。唱片繼續在唱針下無聲的旋轉着。我回頭看妳，妳還出神得很；小女孩！

這是山上，夜晚的氣流正以五十度的寒流襲擊着窗戶，妳穿得很單薄，但爐火却喘息地映在妳的白衣上；首先我注意的是妳的眸子，除了深邃的晶瑩外，我已無法無能拙於措詞去形容它了。妳的眉很尖很細，眉梢挑向稚嫩的小額；隨着妳眸子凝神的是尖挺的小鼻、薄薄的唇都緊抿着，現在妳沒有笑，而笑的時候晶晶亮亮着的不僅是妳的眸子，還有小小的皓齒，足以把所有的鐵板般臉孔融化，跟妳一齊笑的。妳的髮使我想起黑夜，但不是長長的那種，妳的髮梢都在兩頰勾了起來，妳稚嫩白晰的膚色，和妳的睫毛、細眉及柔髮成了最顯明的對比。黑夜並不能掩飾妳膚色的潔白，甚至能幻覺得出一種清香，不屬於法國香水的那種。妳穿的是白色的蓬袖衣，黑色的裙；白色長袖衣更顯出妳雙臂的玲瓏，你的纖指是用來撥弄琴弦的那種；白色的領子很高，白白

的頸現在都給遮去了，很是女學生的。妳很美，但不是屬於成熟的那種；妳開朗的笑意展示的不僅是青春和活躍，而且還是端莊和秀麗；妳不是屬於豐滿的，妳是很單薄的，但又難以把妳歸納於那一種型式。妳微皺的眉不僅的是憂悒，而且也是隱示着內向和柔順。妳本身就是一首詩，或者是一首音樂，中國的絲竹音樂。

女孩，我憐惜地暗喊，小女孩，要是妳不會變那該多麼好，也許妳長大了會更動人，飾物與化裝品使妳更美艷，但妳永遠也換取不了這一刻的滿足、甯謐和那般清麗脫俗的！不過我知道那樣的想法也許、也許是很自私的。我再次的凝視妳。(是的，小女孩，妳是不屬於這個俗世的，妳什麼都不屬於，唉，女孩。)

妳微嗔地望向我，如果可以採下妳眸中的晶瑩，那必將是夜空裏最明亮的兩盞星星。

「你好像不是在聽音樂似的；唱片都完了。」

「我是在聆聽另一首音樂，」我笑道：「一首幽悠輕靈的中國音樂。」

「夜了，我要走了，」妳的瞳眸印在我的瞳眸上映着一個白衣的小小女孩，「你今晚寫詩不？」

我有點黯然地，用力地點點頭：「寫的。我送妳回去。」

我們到了街心，冰冷的氣流竟凝結了整個黑夜。長夜的街燈沉思着，我忽然聽見左側的棕色小樓中有人彈着琴；對我來說，在一個孤獨而陌生的寒夜裏聽見熟悉的琴聲，那是一種很完美的喜悅；琴聲響着鋼琴詩人蕭邦的「期待曲」；老黃，這麼夜了你還彈這首曲子，你怎麼睡得着呵你今晚一定又會失眠的；你快要比我瘦了。我暗自想着。你散亂的髮，向下歪的唇，堅忍的着眼神，那是一個怎樣奮鬪怎樣掙扎怎樣孤獨着的青年呵！

「要是我有你的那位白衣的愛人多好！」你傻傻地捧着頭，羨慕地望着我道：「但是我沒有。你好好的珍惜吧！我還是彈我的琴，寫我的小說，失我的眠吧！」

我不禁笑了起來。妳的笑燦爛得一如在卵石上爆開的白花，「你很少笑的。」

沒有月亮，我們深夜過橋。

河哭在我們的腳下。妳很冷了，我知道，我悄悄擁緊妳一點。女孩，我能做到的只是這些，妳不要怪我。妳不會欲求現在有一部裝置冷氣的車子的，妳只希望就這樣走着，不然的話，我也不敢送妳了。妳是那種有靈性的、有一半活在虛幻中的女孩。愛情是有很多種的，迷信靈性結合的是較傻或者較不太實際的那一種，所以也許我和妳都不太聰明。我喜以寬濶的手去為妳整撫亂髮，或者輕吻妳含羞的小額；我如燈蛾一般迷信着的白衣，也許妳的膚色更純潔（我相信），但

我僅希望擁有的是白衣的妳。這就是我們的愛情，固執而迷信。

如果我的詩我的歌會使妳因而煩惱，或憂鬱，那我還能說些什麼呢？那絕不是我的意願；我熾熱地衝動地為妳介紹那「精神畢直上昇」的「五陵年少」，妳欣賞着，為我凝神，我便知道我已帶了太多給妳，超乎妳底年齡。妳的笑靨的純眞，我是多麼地不願意它將消失，而形成深思的、含蓄的笑。女孩，我知道妳是在第一次戀愛，我也是，沒有人知道這是成功不成功的愛情。我的愛純粹是『愛妳』，其中自不包括『佔有』。所以我是不現實的那種。

「到家了。」妳說，「坐坐嗎？」

「不了，」我說，拍拍妳的肩，「晚安。」

風更大了，固體的夜色似被風吹得裂了開來，一抹一抹的寒意揚着我們的衣服。我轉身行去，滿頭滿面都舖着吹哨子的風。我迷茫地轉身，遠遠地望見妳白嫩的纖手，仍在欄杆裏揮動着。

……

星星一夜雲在我的心穹。……

稿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五日

更鼓

初更：薄涼

蘭君，世界在窗外下着雨。百葉窗前琰黃絲綢簾子微微幌動，風鈴般把窗外的沁涼帶進來；屋外子夜的世界，像荒原上唯一的枯樹和月，蒼涼得可怕。單調而繁複的雨聲，穿過琉璃瓦，和夜同樣給人一種蒼涼的安寧。是殘缺了的午夜，是午夜未眠的人，在這踡縮的世界裏。憑藉着他室內一圈微明的燈，給妳寫這片段的文字。蘭君，適才我和友伴們自電影院出來，雨就希哩嘩啦

的下着，戲院出來的人，都楞立在院前廣告牌下，在水銀燈黯敗的銀芒下尋找自己的立足地，像神爐上香火盛時排得密密麻麻的香脚骨子，不惜踏在別的殘斷了的香脚骨子上來維持自己的立足。笑談中偶回首望，蠟黃的面孔有的像粉團上用墨筆子畫上模糊的五官，沒有笑也沒有哭的表情。甚至沒有表情，有的似椰皮般粗糙的臉上，綻裂着令人冷酸的假笑；有的目光淫穢得逼人，前頭的長髮女郎青裙太短；有的楞楞凝住瓦簷下的雨滴，嘴裏喃喃有詞，似老媽子揑着琥珀念珠唸咒，天殺的、地殺的、這場該死的雨……驀然驚覺這是了！是了！是這個熟悉而又陌生、人情薄涼的世界，滄寒的世間了！我無意間俯首，從停擺一旁的一輛脚踏車的銀亮的車燈蓋上，花亮亮也正有着我被扭曲了的臉孔，橢圓型的光影獨獨誇張了呼吸的鼻和喫東西的嘴，眼睛和腦子都瞇成一線、像橄欖的核尖。我沒有往下看，我說：我們走吧，有傘的人送沒傘的人回去。在豪雨紛唱的黯濕宇宙裏，我們幾個朋友，衣沿沾着衣沿，衣衿濕着衣衿回去……這灰黯的世界裏，畢竟還有着父兄的情。蘭君，走過冷濕的長街，別過朋友，回到中房，捻着了給人感覺親切溫柔的燈，家還是熟悉的家，房還是熟悉的房，一股溫暖從冷濕的脚心湧上四肢來。前廳及後院都黝黯得擠不出輪廓，我忽然想到妳親切得就像坐在我身側。而在我靜寂或輝煌的下半生裏，誰也不能斷定誰還能並肩而行，但我必須攜妳同往，與妳同在，如果是在中年，仍沒有心愛的妻，當夜暮闌珊燈火二三時，寂寞時的悲涼會把你折磨得心悴。坐下來翻書，窗外的雨不斷的摧着老樹，洗着

殘花，我讀到張愛玲的「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創百孔的。」赫然大悲，在哀慟中深切地惦記妳，隱約地覺得妳是我要照顧的女兒。我是要被妳照顧的母親，最後還是溫婉的妻！阿蘭君，雨如煩絲，亂復難理，世間仍蒼涼如故：我只知曉，那麼深那麼無由的，沒有慾念的想妳，在這情薄的世界裏。

次鼓：微涼

同樣是這個殘香黯敗的世界，兄長，在同樣的雨夜裏兩人乘同一部車子回來，一剎那間像是適才的事。是大風雨的夜裏，白色的「飛霞」吃重地撐開兩盞昏黃的燈，駛到前院才熄去，車子「吱咿——」地和着泥濘停下來，引擎還在雨聲裏「樸樸樸……」地響着微弱的氣息，兩個人凝端車前的兩刷子，「樸—嗤……樸—嗤……」地使人想到它是絕望地把半圈的雨水撥去，而不是希望的。您熄了引擎，天地間只剩下風聲和雨聲，在黑暗的世界裏威皇的走過——像在隧道裏黑而龐大的火車忽然闖了進來，你只能在光芒未被吞沒前瞥見它赫赫鐵黑的第一節車廂，它轟逢轟隆地駛過——然而我們並沒有等它過去，開了門就往石階上衝，衝到騎樓已濕得什麼似的，您希

哩呼嚕的喘着氣，敢情是衝鋒時引動了您焦辣的狂野，呵着氣說：「好啊——好大的雨啊！」我笑着用鑰匙旋開了門，捻亮了電燈——再亮燈時，紅木彫花几已不再油亮而是斑剝，同樣的燈圈只有寂寞的溫柔而不是溫暖。只有屋外的雨永遠的連綿着、嗚咽着、哀泣着……把一個一個遲重的夜，緊緊的承襲着，像焦瘦的手咿咿呀呀的拉着崐曲的二胡，從輝煌的唐宋拉到現在，是越拉越瘂了，微弱了，細碎了……但仍一樣令人鼻酸。兄長，讀了您的「暗香」我一直想哭，到現在還沒有哭出來。在這整個午夜是女媧塡補不上的哀泣，悽惶地籠罩整個世界，沒有誰能把微弱的泣摻揉得進去。我想重讀「暗香」，是因爲這一切都在浮動，一髣髴間，已是關山萬里外的黃昏，一輪月，正淒涼的照着人間：照着那些思念樹梢的落葉、思念綠葉的枯木……像京戲裏落下一場戲，一陣喧天的銅鑼鈸響，再掀幕時的一齣，已是青絲成白髮的數十年荏苒了。而雨仍下着。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下着，電線被風吹着帶動燈泡在幌漾幌漾，小房也像在小舟裏暈着船，我喝一口茶，茶盅裏淡黃的菊花浮屍在淡黃的水上，我知道它是用自身埋葬了自已。茶杯裏一絲微弱的白烟，仍緩緩嬝嬝地冒起，而在這寒縮的雨夜裏，它開得如斯絕望，如缺了一支的雨刷子，絕望的固執的划動着沉溺時求救的手……而這世界的雨，仍密密痲痲的落着，下着……

三鼓：透涼

在如此這般潺濕的雨夜裏，在前半夜纔與我一同撐傘花啦花啦的走過落雨的長街的朋友們，你們可曾睡了？在風和雨裏一行人互相依偎在傘下走過是好的，因爲往下半生還不知道有多少條街要走，多少場雨要落，許多朝代過去了，老法長三堂子那一路子的人從風雨裏走過，年高德昭的那撮子的人也過去了，我們遲早要走——而且得走下去，是鳥瞰下望威皇，無論匐匐跳跳的、舂着的、爬着的，都得一一走過。可是再走下去，是越來越孤單了，望不見一個相熟的人。年青的歡笑換來悲哀的妥協。所以在往後許多個雨夜裏，年老的人都蜷縮在牀榻上，夜雨淅瀝淅瀝像一首不完的歌，一首 Old Black Slaves，一首清平調，乍聽倉促，細聽不覺悲涼。古今中外，都是一樣。這是雨夜，我身上所有的瘀傷都哭喊等它們的骨骼。朋友呵，沒有睡的人在枱桌前呆坐着，細聆碎落的秒針走過，良久良久，驚覺在光滑的磨石上有你面目糢糊五官不清的映像，「鐺」的一響，你悚然驚覺，在最謐寂的房中，你等的正是後面無聲無息伸來的一隻毛茸茸的大手，無聲無息的把你攫去。睡了的人朦朦朧朧間聽見外面佈滿了悉悉索索的衣袂和哀號，猛捻亮燈旋開百葉窗一望，門外正有你伶仃的白鞋，在黑暗一前一後，像有個半跪的人正穿着它——誰知道

呢？誰知道這風雨的半夜，我們古老的後裔們會遭歷些什麼！其實我說的故事，一點也不好聽，應該聽的人只要在半夜的雨聲裏扒起來，淒淒寂寂的自然會聽到這些故事，不該聽的人有天清明時節到黃土青塚上去上香，疏疏疎疎的雨也自然會告訴你這些——該聽的人聽了恐怖，不該聽的人聽了也寒戰一番，想想不覺荒謬，只好莞爾一笑。而朋友，雨還在世界外面下着我們前半夜撐傘的故事，我仍側耳細細惻惻的聆聽着。有時像一首昇平氣象的國樂，在白天裏仔細聽去，却髣髴告訴你幾千里外無人烟。有時像一排蠟黃面孔的人在齊聲唱着歌，歌聲幽異，活像男高音拉壞了嗓子變成了撕裂的女音去了。而雨仍下着……

末鼓：沁涼

雨聲從倉促漸轉沉寂。「吧答——吧答——滴——答——」靜夜裏聽倍覺沁涼。推窗望出去，一輪扨後的月亮蒼涼的浮起，半聲不吭的懸在夜藍的碧空裏，有一種黯然的神傷。一哇一哇的水影浮着月的屍體，乍看是昇平氣象多看不免淒涼。我重新坐下來，聽着單調而奧而幽秘的雨滴聲，惆悵的聽到，二隻雨後的蟬，從來沒有那麼悲涼的鳴着。是深深秋裏唯一的蟬，唱着最後的

歌，一聲一聲都是淒楚的絕響。啊蘭君，乍聞的一刻裏，我所有瘀傷都痛哭起來，泣給它們的髮頭知道，一切受傷的故事。這是個瀟瀟的夜央，在寂靜的月光下一切都是涼恆和黯遠的。蘭君，更鼓聲聲，始於伊而終於伊，而另一個故事，在長街未稍的黯夜裏又再開始，梆子一般地一更次一更次地流傳着。從張愛玲女士的「流言」裏讀到一則很沉哀的故事，故事很短，一開始便是撲面清涼的一句：

「這是眞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罷，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着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這個平凡而動人的故事，名字叫做「愛」。我想愛是深沉的，尤其那個時代，「她」會深深的惦住桃樹下的驚鴻一瞥，但不可能，「常常說起」，況且越說不起的感情就越深沉，沒有人知道也是一種厚重的美。而我們的故事，也該是結束的時候了。許多許多其他的故事，正等着開始。蘭君，更鼓聲聲，却又似有似無，也不知響自何處，只覺聲聲催着，催動倦意，催促睡眠，催動人愁，催着人老，催看那東流水一般的歲月，雨聲一般地過去……

完稿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晚

西江月

這是露營。所謂一夜不眠底露營。妹子，妳在吟詩。我在寫詩。一直寫回遠遠底唐朝去，空山不見人，野月當空，浮雲當頭，絕壁當前聳立。不遠處正橫過一道飛簾，把夜霧清涼灑濕我們底衣襟。冷月浸透我們的衣衫、長袍，風却從四面八方把它吹乾。妹子，妳視我佇立於荒野底營火前，妳知曉我在想些什麼？

長袖紛飛，白衣紛飛，白衣

寒泉流到山下去要多少時候呢

沒有梆聲，你一次又一次地等待

你期待的什麼？妹子，不，不，妳不會這麼問。寒泉錚琮，夜風也錚琮，於是妳纖纖十指也錚琮起來。火光熊熊地紅了妳白色底羅衫，妳秀眉緊皺，啊啊回眸煙波，冷月無聲，好一闋十四橋！錚琮歇處，啊妹子，妳我皆默然

雞鳴　霧瀰漫　煙瀰漫
曚曨的是一夜的月亮
有人　一夜　吹簫

這是古韻。這是絕響啊絕響。當最終底休止符湮遠，妹子，妳仍是淸笙幽磬底瘦石孤花，我底簫呢？那哀哀淒淒非常李煜底洞簫，能否把峭壁吹出棵故鄉底梧桐來？墳空，碑冷，落木蕭蕭，我們是被家鄉遠逐，空望東方，鎭守營火底異客。可是望斷天涯，你又能望着些什麼？

於是風都老了，很平靜

於是茅花都老了，映着東方的赤紅
於是劍老了，在鞘裏茁長着寂寞暗青

簫聲迭止，倏然傳起淒厲底「瀟湘夜雨」，一聲聲，一絲絲，妹子，妳底明眸我底雙瞳都浸在一泓清淚中。那是故鄉的哭聲，音色轉向低柔，刀是一首尖拔的小調。妳說是二胡，奏自故鄉；我說是琵琶，響自江湖。驀回首，無人在後：是誰？是誰？是誰在笑，在說着脆亮底京片子：

我很想再拉我底二胡，故國底悲痛
但你們都不是知音人
我醉的時候你們會全力搖醒我

月亮不自然地臃脹着。我和妳更爭着說話。我說我們愛聽，妳說我們都一倂醉罷。於是我吟起「多想跨出去一步卽成鄉愁」，妳唱起「倒底月色可不可以撬一」，妳吟着，我吟着。我唸着，妳唸着。於是我說着妳也說着妳唱着我也唱着。我們都競相表達。此時那低迷底歌聲又再蕩起：

村上有許多挽髻底小童，笑道：
　水牛漉漉地從河裏冒出來
　黃昏落雨了，那劍客又醉醉地走過了
呵呵　小公子們都唱在我背後
啦啦啦　（七歲時我已學會了吹簫
　　　　後來提槍刺下了十來個胡）

勿思鄉，勿思家，白衣
你僅是漂泊於江湖外的
心裏長滿了白髮的劍客

休休，要奕棋的都奕棋去吧
要練劍的都練劍去

而醉的是我，笑的是你

就在這兒躺下來吧，白衣
上面的天空很藍很濶
染紅的是你的城，哭倒的女牆

蘆花老了，白花在風中微顫
白衣呵你的眼追着一隻長空底雁
你的劍悲哀地埋葬在鞘內

風霜延長你的眼角與唇邊
你看看你的掌心吧，白衣
瀰漫了厚厚的空茫

於是你想哭了，白衣

你的劍想哭了

你的簫哭了一夜

你就想這樣地飛渡那座山

但你只能乾着高粱

曰：卿且放歌，卿且放歌……

歌聲漸沉，夜風廻旋着被撕裂底情感。妹子，妳我竟無語凝噎，執手相看淚眼！我們已無能追究歌者爲誰？彈者爲誰？只知家在雲外，江湖寥落，知音人仍在！露仍重，夜好濃，我們已好斯孤絕，不得不互相依傍，於火前取暖，並同哼着一首歌，在露營底山上，有水聲，有火光，有冷月，有妳和我。……

草雖然都很柔軟，但已枯萎了

無盡底黑幕中

遠遠燃起了一盞晶晶的燈籠

你底聽覺只聆聽一個方向

你的嗅覺只屬於一種風向

坐下來啊坐下來白衣，你已經很累很累了

這是什麼季節了　竟

如此沁涼　我忽然酒

醒在林邊一直哭到夜落……

稿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廿三日

美麗的蒼涼

猛抬頭，竹風瑟瑟，柳絲搖曳在悲涼的秋夜：這竟是中國的秋！離馬來西亞如斯遙遠的故土！我是誰？誰是我？爲何我在這裏，極目一片空茫！我是誰呢？一頭旱龍，仍在此地嗚咽。天旱地旱年旱，只沒有那一聲春雷，震醒我恍惚中的意識！

我是誰呢？爲何、爲何我要到這裏來？許多許多的告辭、許多許多的叮嚀。那餞行會上一夜的哀歌。幾千里的噴射雲。景物驟然下降而至模糊不見，又由模糊不見至清晰可辨。一小火柴盒一小火柴盒的建築物，翠綠草坪般的小園林，這便是臺北了！空中小姐的語音仍在縈廻：「各位親愛的旅客，我們現在已抵達臺北市的上空了……時間是下午四時卅分……氣候是華氏七十二度

……」猶如恍然一夢，一覺醒來，模糊的仍是熟悉的；清晰的却宛然陌路；其間要相隔幾千里了。熱帶氣候的陽光換作一片淒濛的秋雨，楊花般的向人臉撲來。人們在吞雲吐霧，在此地，隨手可摘下一片冰冰涼涼的雲朵。我忽然想起一首大家齊唱的歌，兄長穩重而且令人信任的步姿；家人們慈祥的語音，社員們純潔而年青得發光的臉。呵。一抬目，雨霏霏哭在我臉上，新生南路的柳絲青葱，椰林大道的杜鵑淒紅，像是一廻眸，卽可見到古典很美，陶潛正含笑望着遠山，李白仍在松風賞月醉倒，王維仍在山間流泉鳴琴。只是我的故事呢？屬於我自己的故事呢？

遠了，日落、斜陽，遠山含笑，但這不是我的。故事遠了，如落日般地，湮遠得很遠了。

可是我是誰呢？萬一我遺失了身份證，那就連這一點憑藉也抓不住了。在白天我騎脚踏車渡過了溪流，驚見於河岸開着細細綴綴的小藍白花，碎碎的裝飾着明藍的碧空！可是我是誰呢？一個少年，握着他的拳，和他的好友，騎車行過河岸。花啊花不爲他而開，天啊天不爲而他藍。我走過河邊的碎花，好沁涼的氣候，可是我已在千里之遙了，我再看不見那親切的弟兄，那溫柔的向陽。向陽。兄弟。沒有他們，涼沁沁的夜不再有暖熱熱的心。在黝黯以及多風的夜裏，我和止符穿着厚厚的夾克，把手揷入唯一暖熱的袋裏，走過砌方磚的角道，先見那兩盞孤寂的門燈，再見那天早時黃塵漫天雨季時泥濘四佈的黃泥道，後見那梧桐，獨披着月光寒悽惻的梧桐，多少千

年的歷史了，它沉荷着腐敗的輝煌，遠古的榮耀；它殘缺的枝椏冷冷地沉寂着，如士地上那裂成蛛網般的紅磚。我們走着，失落了國籍。梧桐過後，宛然便是一條長長的，街燈亮着不暗也不明的長街。寂寞的長街。我和止符踏着一方方的磚，走着節拍緩慢的步。我們是很快樂嗎？歷盡艱辛地我們來到了這夢寐以求之地，我們是快樂了嗎？我們是快樂了嗎？我把手揷入夾克的袋，止符也是。我們落寞地走着，唱着流浪的歌。我們走在長街上，街燈不爲誰的明亮着。我們在臺北的晚秋裏，在淒冷的夜風中，在人們都酣睡的子夜，我們聲聲地厲呼着他們的名字。呵你們在那裏，你們酣睡了沒有？我們千里迢迢趕來，想抓住一些甚麼，可是連風也抓不住。我們是快樂的嗎？水影在泥濘裏倒影着街燈，雨紛紛地下着：下着、下着、飄在我們微仰的面上。吸一腔涼涼的雲，呵，那不是一幅沉鬱的水彩嗎？一街的晚燈都模糊了。

摯友寫信來緊緊的追問：你們快樂嗎？呵我們快樂嗎？淚水和雨水，都是伶仃的棄嬰。記得那首歌。「窗外雨竭」。窗外眞的雨竭了嗎，爲甚麼又會有一大片不透明的迷濛？「相隔兩地又何妨」。眞的是「相隔兩地又何妨」嗎？爲何心坎裏的痛楚仍那末隱隱？贈我的歌和歌詞，此刻唱不出了；只有離別了的人才眞正地離別，離別的創痛是令你連離別二字都不忍聽、不忍提！是的，只有遺忘，但我們願意去遺忘嗎？我們寧可懷着惻惻的心懷念，也不願去遺忘這最後的靈魂

，獲取一些麻木的快活。我們不忍爲之。我們不屑爲之。也就是因爲不屑爲之，我們瑟縮在寒夜裏，把手揷入夾克裏，聽那迷惘又切實的樂，唱那令人心疼得欲哭無淚的歌，並肩走過長長的方磚道。風在我們的周遭怒吼，多麼淒厲和艷寒。

於是我們仍把手揷入皮夾克的暖袋裏，唱着不知名只知愁的哀傷，望中天月，悲涼在夜央的霧中傳染。破舊的圍牆，却培植着盛開的杜鵑。殘缺的月，仍靜靜地拂照着這幾千年莊嚴的國土上，我們把手揷入皮夾克裡，踏過一塊塊的方磚，走着，走着，走着，影子和月亮，美麗的蒼涼。

稿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大江依然東去

是如此令人驚住的愴然！我忽然用手拉開桌前的百葉窗，窗外給予我視覺的是：那一大片灰白的天空，旋轉着一天地間的風。風呵呵地舞起椰樹的瘦腰和橡樹的千臂，又舞過那叢叢勁草，勁草亂飛，滿地都是落葉，落葉打着旋兜，被風攫住送到這邊以及那邊，是風是風，是那一天地間的灰黯的白，是被堵塞着的發怒的風。而我，一下子便被這狂馳奔突的風雲驚住了。

我很快地關上了百葉窗。風的咆哮都被關在外面，我的小房子仍是很安全的小房子；雖然在風雨中。我看見那反映着癱瘓的慘白。我看見嘀嘀嗒嗒嘀嗒嘀嗒終於又指向傍晚的鐘。我看見桌上又高又厚，參差不齊的書本。然後我坐下來，在那黯淡的微光下，重溫我舊時的散文：

「風在車內車外狂狂野野的笑着。我不知道它們笑些什麼，我眞的不知道。我坐在車內，車子依然向前開去。車內的黑暗凝結成塊，那錄音機的紅眼顯得份外刺目。這麼濃這麼多的苦愁呵！我望向一片森沉的車外，樹叢正以千臂解剖整座黑夜。我忽然想起白衣舞者，那在靜夜裏笛歌曼妙的白衣人，那愛穿紫衣的白蛾，那酒渦深深的水仙。……」

哦，那是我不久以前的散文，我把它命名爲「八陣圖」，那時我正被杜甫的「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一詩所引起的悲涼：對宇宙的無限，時空的殘忍，命運的洪流所掩蓋，這種悲涼的情緒逼使我寫下廿四頁稿紙長的散文來。於是對有人以爲我是悲觀論者，老是愛談死亡；其實我厭惡死亡，也絕不悲觀，你可以讓我老，讓我死去，但我底一股年輕如刀凌厲如刃的意志，却是永遠奮鬪，永不絕滅的！那股愛指着自己鼻子哈哈一笑說：「我是什麼人？」的勇氣和勁兒，仍是存在的，雖然是酷陽和厲風疾雨，我仍促使我背起行囊，吟一首詩，唱一支歌，向着我的方向，不停的走去。這期間的風雨飄搖，是阻撓不了我向前的願望。只是在這漫長的旅途中，我禁不住要瀏覽路旁的景色，本來是爲賦新詞強說愁而更上層樓，但總是被那獨上高樓後望斷天涯路的情境震住了。天涯路遠，怎麼行得！怎麼行得！在反覆的追問下

，必需是衣帶漸寬終不悔，才能達到「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喜！

這却是個美好的驚喜！有個朋友說：「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上，你見着了她，然後在很自然的情況下，你又認識了她；於是你對她傾慕，開始注意她了，而且夢魂牽繫了。你開始問自己：這就是愛情了嗎？你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你鼓起最大的勇氣，向她訴說你的感情時，她眸中掠起一片茫然的欣喜，以微顫的唇，娓娓地說：『啊！這就是我所等待的那一天！多久多久了，漫長如整個世紀，我等了好久的……從我見到你第一次起，那兩道安靜如海水般柔和的目光……我就想着，有一天，有那麼一天，你會向我走來，這樣地訴說你的感情……』」那朋友又一笑說：「你看這是個怎麼樣的故事？」我笑着告訴他：「如果這個驚喜的故事，再加上你是將要遠行的人，在『你』要遠行的前些日子，才會鼓起勇氣把一切傾訴，豈不更合理些嗎？」那朋友忽然以他晶瑩而冷靜的眸光注視着我，然後緩緩地道：「如果『你』的離去是爲了要追尋更高的學問、更博大的智識，而『她』是個偉大的女性，『你』明知此行迢迢，相見只怕不易，便有打消此行的念頭，但『她』却頻頻相勸、懇求，『你』勿爲『她』而躭擱前程……『你』感動，『你』仍是會遠行的，但當『你』知曉，在水湄的彼端有白衣女爲你鳴琴，爲你斷笛，爲你揮手，爲你揚巾的話，你心裏該有多難過呢？」我有點無法忍受他具有透視力般底眸，我說：「我們不談這些不愉快的事好不好？」然後接下來，便是一片靜默。

沉默。

沉　默　。

在沉默中我淸楚地記得那篇散文是怎樣地寫下去的：

「……篝火疾閃，笳鼓悲鳴，腰間弓，匣中劍，就這樣，我在風沙萬里的江湖中來去至今，白衣呵白衣妳是否仍在空谷鳴琴？玉樓笛斷，但我在這裏，車中也好，舫中也好，都杳不可聞，且絕不可聞！箏呢？簫呢？當然都不會夾雜在適才的華宴中：它在萬里外喚我，聲聲喚我，直至弦斷，刀斷，人

去

去

去

去向天涯

錯愕間我的頭撞在窗櫺上，刺痛令我抬望眼：車子照常行駛……」

人總是苟且偷安的，從阻力中再去認定自己，畢竟是件好事。我知道我活得歡愉，但我仍是

要遠行的；至於前方的驛站是不是幸福呢？這些我都不在乎了，只要我知道這樣做並沒有錯便行。有時候在深夜裏我的目光由書本滑落在身旁高脚木架子的刀上，我探手攫來，舒然拔刀，刀鋒利亮，靑春般的利亮，似一湖碧瑩瑩的川流，我緊緊地執着它，忘掉指甲已刺入我底掌肉中。我彷彿從那兒，看到我昔日的豪情：一個穿短褲瘦小而蒼白的初二學生，如何在大庭廣衆下，與高三的學長們力辯不休，以憤怒的眼神與鋒利的言詞；如何與一位生死同心的朋友，在分離的前夕，帶着七分醉意舞刀月下；一羣專研文學藝術的靑年，如何「藝術殺街」，如何在橋下石墩上，仰視一夜奧秘而穆靜的星光！從刀的利芒中，我看到年少的自己，挑着上揚的眉，抿着堅忍的唇，如何疾言厲色地說：「我只能在黑暗中，以我的低音口琴，把整個夜高音起來。」爲了這個抱負，使我有勇氣從這一段長長的甬道中走進歷史去。我不得不遠行，雖然我不知道有一天，流浪的雲是否在我家鄉哭，甚至更不知道，我歿時是誰家漢女哭倒在我底靑塚。我仍得前往。不過記憶總是刻骨銘心的，與我那柔美的妻，共渡蘆葦的江流，航向兩個世紀的霧，確是件理想和夢想的事，記得第一次與她靜聆聽時音寫下的文字嗎？

「……這是一首中國音樂，我不懂它的名字，只知道它純粹是由中國國樂器合奏出來的音籟，我無由地激情的喜歡它，而且每一次聽它就想到黃庭堅的這闕淸平樂：『……春歸何處？寂寞

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踪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囀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這些音響起自一處很遭遠很遙遠的幽谷，終年有霧，所有的花都是白色的，而且主莖很瘦，疏落的葉子一如修長的竹，雨點要落下來，那些葉子和花就會有嘀嘀噠噠的聲響。等到雨初晴，霧也散了，白花盈盈地笑了，笑意漣漪了整池夏季荷塘，天氣晴朗得可以遠眺長安。長安有一撫琴的書生，舞着的是一位仙姿的少女，在一座無名的幽谷，一座空茫的山谷裏……音樂忽然停了。」

後來，星夜送妳歸去，我爲了紀念這一刻的虔誠，趕到唱片公司去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終於搜出了有這首音響的唱片，踏着愉快的步伐，一路哼着這曲子回家。一回到家就坐在電唱機旁靜聆，再重溫那一刻的甜美溫馨，然後拿出紙筆盡力把音樂的譜子記下，想寄給妳，讓妳也重拾那一刻的醇美。但我一直無法確實地抓着它的譜子，嘗試再三，不覺夜已深沉，星已稀疏……什麼是眞？什麼是美？什麼是愛？什麼是純情。那一刻，我想我心情都能答得出來。

歲月殘傷得令人懼怕，於是我想到那清靈的山。我約妳上山，感謝妳的允諾，在妳那封建而且有些固執的小天地裏，應諾男性的邀遊不是件普通的事，眞慶幸我能有這份榮幸。我們一路吆喝着笑着鬧着硬生生地把午寢的山吵醒，爬上它六千六百六十六尺的髮頂，燃起熊熊的營火，競

唸詩詞，由唐詩吟到宋詞，擺開擂臺，你誦一行余光中，我背一句王靖獻，於是乎，古今各家名詩金句紛紛出籠，戰個旗鼓相當，好不熱鬧，然後我們在深夜裡下山，各自在熊熊的熱火裏拿起一柄焚燒的木柴，一路唱着回到山腰的小鎮上。後來，在深夜裏我約妳出來，你行在疾風中，我看見妳飄揚的髮絲上，正隱約地飾着一二柔和的星光。那一刻，我眞想再問妳：什麼是眞什麼是美什麼是愛什麼是情？妳望向我，妳背後的星座綴在妳的烏髮上。山間的寒流以五十度的冰涼喧嘩在妳的身上，妳是欲語，我是還休，在沒有一句話的寧謐中，我執住妳的纖手，感覺到彼此的溫熱。那一刻，我們所擁有的，不僅是浪漫的柔情，還分享到古典的崇高與穆靜。我知道：這一刻，深邃的銘刻在我的記憶中。有時候美也會令人心悸的。以前在校園裏，那位女教師彈着琴，細細柔柔地教我唱「懷念家人」：「念我家遠隔關山重重，迢遙無窮，念家人往日歡樂融融，一別後再難逢……」我童稚的喉音唱：「飄泊人生，無限悲痛，苦樂不相共。啊我心煩惱與時增重，不能歸去心何慟……」且每每唱到此處，喉中噎咽，久久無法言語。那時候我懷念些什麼？我不知道。我尙童稚。但那位可親的老師又懷念着什麼，她的家人呢？是誰教她這首歌的？是她可愛的兄長姐弟嗎？我不知道。我那時候沒有想過。以後的日子，每次回到校園中，聽到那聲聲沉重的琴聲，想着那位已被調走了的老師，內心沉重，踏車就走。我不清楚爲何我要逃避。

我的確不清楚爲何我要逃避。或許我太重感情，不是濫情，而是太迷信。那天聽到妳溫柔而

清麗的嗓子在唱「倫敦小調」：「我心中懷着美好的願望，像蘋果花在樹枝上搖盪，它飄落在你溫柔的胸膛，在你溫柔的胸膛，親密作伴。我願像蘋果花鮮艷又芬芳，讓你無意中把我摘攀……」啊無意中的摘攀，初逢的驚喜，一刹那間我凌厲的筆鋒，變得溫柔起來了。

這是最後的時刻了，正似
我們那驚喜的初逢
只能緊執妳冰冷的手
用我全然的溫存
再低語一遍妳的
婉約的風姿

啊那驚喜的初逢
如詩篇裏的
美好的偶頓
拾起一些親切與熟悉

妳珍惜我底甄選
我選擇的正是
那水仙般的棄

窗外的雨，由嘩啦嘩啦逐漸淅瀝淅瀝起來了。窗外風仍急，黃昏的老太陽仍隱約地透來一些稀薄的光亮。這是黃昏，不是寒夜。令我憶起山上的寒夜，急風與黑夜的寒流在山上互相呵暖着。妳在黑暗中說：「你聽……」我傾耳細聽。妳小聲地：「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這首歌。」我沉默了半晌，最後妳吐出了一個字：「Words」

啊 Words！

我的心，忽然抽疼起來了。

就是在這樣暮色裏，我把妳立在山巔的一刹攝入我的相機裏；記得我題在那沖洗出來的照片背面的幾行詩嗎？

而是山雨空濛，最後
霧把整座天地都蒼白的交給妳

妳右側的松，堅持着牠的手指
妳立在不可憑的風中，風過時
髮便舞得狂，煩惱一般地迴纏

在落雨的窗前，我撫拭我的刀，我惦着妳，向陽，以及我底詩。也曾亮過劍，那如一泓清潭的劍，那是散髮在風中飄揚的哥哥，很久以前，我便在散文裏說過：「哥哥已亮出和他一般畢挺尖利的劍鋒——他的劍也就是他的指揮，棒未落下，千人的管絃乃作風雨欲來前的沉寂。」我是刀啊那雙刃的刀，如我藝術的筆，帶我航向記憶和勇氣的島。就是那一夜，我在「八陣圖」裏記着：

「……想那胡笳十三起的月夜，我拔出兩把晶亮的小刀，飛舞於思君令人老的明月下，刀起刀落，刀去刀來，閃燦如我年輕的生命！啊白衣，我學的是國樂，練的是國術，但江湖寥落，竟無一可談之人。我活着，是因爲我的純和眞，我的勁和熱，還有啊不能忽略的是：

我的狂傲

啊狂傲

我們歪歪斜斜地亂踱着，偶爾搭着彼此的肩膀，偶爾落寞地唱着歌。我們都是哭在千里外的龍族，無人知道我們的瀟洒和落寞。你有你的苦愁，苦愁，我亦有我的。我們都想了解和幫助對方，但是，請勿干涉我們的自由。我們活在現代，活在無根的現代，讓我們痛苦地站起來，走回傳統，走回傳統和古典去。……」

而此刻暴風雨已經停了。

我探手扭開百葉窗，微風迎面給我一肺腑的清新，視覺給我一胸懷的綠。遠山黛眉般地跨過那些綠油油的橡林葉子，彩虹懶洋洋地跨過了山腰，幾處嫋嫋的煙，正在虹上作初醒的懶腰。薔薇紫它的紫紅它的紅白它的白，紛紛地爭着攀爬過籬牆，以它們綠色的葉帕向風揚曳，夾帶着因跌落而驚呼的雨珠——嘀噠嘀噠嘀噠，嘀——噠——雨眞的停了。它在告訴我：停——了。

我推開門，一山一野的綠像把一切都活躍起來了。啊綠，啊自然，我把喜悅拋給你而你又拋回給我那喜悅。我以祭禮儀式似的肅穆走過雨後的草地，那草盛住雨珠也盛住我潮濕的鞋底，我的喜悅自我心腔裏竄出來。摻合了和風，很快地傳到這裏那裏去。一瞬間所有的風都被喜悅化了

，自四面八方作小小的偷襲，呵着氣嗝吱着告訴我：它們的乳名。風。風。風。風，我就是風：雨後的天地如斯美好，君不見牛從池塘冒出，哞哞地驚走那叫小湖浮起漣漪的鴨子？君不見橡林瀟洒地彈落一片黃葉，却在煦風中窸窣地撫起一襲新綠？絳珠草、山藥王，金的稻，綠的草，正在爭相嶄頭露角，那開紫花的小籐蘿，一口氣爬過椰子樹的脚下，繞過了木瓜樹的細腰與芭蕉樹的粗腰後，抬首一望；却震驚於「森林之火」在樹間燃燒起的大半生的紅。榕樹安靜地微笑，花岡岩和磐石也似乎溫柔了起來，這一切都像在等我，等我走過去，帶着我的痴，我的戀，我的敏感我的詩走過去，走過綠極欲流的草地，走向我未來的風和雨，我下半生的執着和斜陽。

然後我看見妳和他大步地走來。看到你們奇異的步姿，奇異的笑容，我忽地想起你們奇異的、昔年我替你們取的筆名：黃昏星和休止符！哈哈。我忽然高興起來了。你們含笑向我走來，仍是那麼年輕，那麼愛笑愛鬧的兩位！多少爭吵，多少衝突，仍然保持了那份親切的友誼！你們笑着向我走來。我無由地笑起來。你們看見我笑，也跟着笑了。我激情喜悅得如雨後初晴展翅破空的燕子。你們在大笑聲中以熱情的手臂攬上我的左右肩膀。我彷彿看見：昔日那三個，不，那一羣人中的三個白衣的中華少年，如何地在校園中跳過噴水池的濶度，如何在草地上練武撲擊，如何與異族雄辯不休！多少風雲，多少滄桑，如今仍是不變的友誼！我無由地激動起來，一瞬間，我激情地笑起來、叫起來，雖然我們未曾交談過一句，但昔日的年少，昔日的豪氣，在一刹間已

攫住三顆熾熱的心靈。我們笑得年輕，笑得豪放，多少奮鬪，多少掙扎，不變的是，友誼，友誼不變，愛情執着，生命美好。多少苦愁，多少別離，換來的是，眞和善和美，多少哭，多少泣，多少打擊，多歡悅，美好的生命！我若有弦琴，此刻必高揚它的六弦，我若有口琴，必橫跨它的廿四格。白衣呵白衣，此刻妳在，要如何爲我們歌奏，直簫橫笛，都隨妳喜歡，都隨妳喜歡！

「我們本來是找評理的，現在我把我們剛才在吵些什麼都忘得一乾二淨。」你說。你說話仍是那麼不顧條理，再急一些，只怕風都給你的語音追上了。

「但我可沒忘記。」他可不是善忘的人，一年前我向他借一塊錢的情形和地點，他都記得一清二楚，天生就是個財政人選。「我們剛才第一場論戰是：詩中應求節奏自然的流露抑或是故意安排。兩人辯個平手。第二場是：意象是屬於象喩的範疇抑或應納入象徵的範疇——他蠻不講理！」

「老樣子，好傢伙！」我暗地里讚歎一聲：在此時此地，能爲這些純藝術的論題作認眞的探討的人，已少得近乎沒有了。「不過現在最好不要談這些，我是剛從書本裏逃亡出來的，不要再包圍上我；我會自己回去的！」

「好！好！」你比什麼還要爽快地連聲道。「那麼談什麼呢？」

我發現那無聲無息地合過來的暮色，心中忽然惆悵起來了。多麼快，彩虹不見了，來不及在

墜落前發出一聲驚呼，多麼快，那冉冉的老太陽，老不龍多地把臉藏到鹹海裏去了。多麼快，綠山都紫了，朝日無光了，待月草又搖搖顫顫了。此際，風簫簫否？易水寒否？那股魂兮歸來般的離情，從遙遙的長城，從古昔的棲霞，從孤傲的桐柏，從悠柔的元宵，箭一般的疾射到我心坎之中。

暮色冷冷地沉澱，沉澱了濃濃厚厚的山和樹和我們的情緒。是誰先吟起我那首「惘然外記」的後半闋：

甚至連迷失也是美麗的
還有錯覺，錯覺都是溫婉的
降臨，卻是美好的
親切是遠去的簫聲
妳塑造了我底無形
如今我落在靜泊的池裏
而妳落在悽然的池外

妳清澈的眸落下兩道冷晶的河
我乍然趺坐
無法細數那悽美的錯愕

眞正的感情總帶有迷惘的成份。患得患失的惘，似眞似假的迷。一段戀情逝去，但仍是令你低廻不已的。如果是我，是我和我的白衣，那末在共聽過的低柔的歌裏，在昔日無言相對的閣樓中，有多少刻骨銘心的記憶，要待我們拾取？多少深情的相盼，會在午夜夢廻裏重現？一次戀中包含了多少次緣，孕育了多少靈犀？問誰，誰也不知！

黃昏星忽然起來，笑得那麼灑脫：「來！讓我們來較量較量！四弟，沒跟你交手有一個多月了，不知你進度如何？」正如沙漠上的土狼，他，自家的鐵柵裏衝出來，自生活的鐵絲網裏躍出來，自創作讀書的困惑裏超越出來，自感情的旋渦裏泅出來，自工作與時間的巨掌中鑽出來，你可以在逐漸蒼老的臉上讀出：歲月的悲涼。你亦可從他笑時的明眸裏讀出：年輕得足可燒死一切的眼神！他的心緒永遠是潮漲和潮落。潮漲時淹過所有的巖穴。潮落時海蟹也敢在空漠的灘岸上橫恣。永遠是海，海的濤海的浪。亂石崩雲或驚濤拍岸。永遠是玉碎，沒有瓦全的微機。如是者，黃昏星也。

接受他挑戰的是休止符。當然他是從一節樂章跳接到另一節樂章的休止符而非曲終時的休止符，他是休而不止的音符。從悠柔變奏到激昂不息的導火線。他的炸藥永遠引發在他的拳中，口中，筆中。於是他只一矮身，沒有說一句「請」，業已擊在黃昏星廣濶的胸膛上。黃昏星捱了一拳，被打得耳鳴目眩，星斗滿目，却不退反進，躍身箭步，三環套月，逼住了休止符。休止符一聲龍吟，拚命搶回攻勢。月是出奇的亮。出奇的明亮。海在笑，潮洶湧，撞擊在不年輕也不年老的海岩上。我放心，我也絕對了解，我們的友誼，都是從練功比武中堅實起來，當然不會因這些對練而至反目；所謂了解，是他們心中的潮，無可宣洩的潮。月夜。明月夜。風急，風急掠。黃昏星的連環腿與休止符的拳虎虎生風。水長流在域外。城荒涼在女牆。蘆葦白向河岸。沙灘仰向黑夜。黃昏星雙龍汲水，轉金絞剪架住休止符的雙龍出海，飛割腿踢中他的膝。休止符躬身倒地，急施臥鴛鴦腿，絞倒了黃昏星一個鯉魚打挺跳起來，衝到我底跟前，夾着黑虎偷心的虓嘶：「老大，勸君莫作獨醒人！」好個勸君莫作獨醒人！金縷衣！少年時！惜花折花、浪去浪來。我以倒鶴嘴急作封架，以廻旋腿逼開了他；黃昏星忽從右側欺近，施的是楊家拳。月奇大，故鄉萬里。我長嘯，馬步腰拳，蹲步挑擊：「好！咱們就來打個痛快！」……

在白天，你的視覺絕對容納這一草坪的翠綠；在晚上，它給你意想不利的恬靜與沉寂。月平靜地踱過蒼穹，好不容易一朵雲才追上來，夾帶着少許的風，一口吞吃了那羞怯的月亮。在那一

陣子不激烈的風中，引起少許的騷動：草葉在地上磨着牙，橡樹以枝椏對同伴作短刄相接。那塊雲終於揚長而去，月被遺棄於當空，十分寥落。我們讓草的千臂擁着那二百零六根鬆弛中的骨骼。好倦好倦好疲倦，似格鬪過的狼們，忍不住嗚咽自己的傷口。我們靜靜的歇息着。不知道是誰，先開口說話：

「聽說眞正醉的時候把月亮看成三個，李白却把自己的影子看成三個。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在他的夢中完成了 Kublai Khan；而我們呢？我們的呢？會不會是李義山的『獺魚』？還是 Goethe 費時六十年的巨著『浮士德』呢？」

「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語不驚人死不休。……有遠大的抱負，當然是好的；但若不能下苦功去做到，豈不等於幻想?!」

「If thou best born to strange sights
Things invisible go see
Ride thousand days and nights
Till age snow white hairs on thee」

「吟得好。我也來湊個興兒，唸首氣魄雄厲的……嗯，對適才你提的柯立基的『古舟子之歌』：

And now there came both mist and snow,
And it grew wondrous cold;
And ice, most-high, came floating by,
As green as emerald
And through the drifts the snowy drifts
Did send a dismal sheen
Nor shapes of men nor beasts
The ice was all between
The ice was here, the ice was there
The ice was all around;

It cracked and growled, and howled,
like noises in a swound!

「我的『她』偏愛白居易，且吟一首白居易的詩：綠醅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我們又同行在一起，一齊談，一塊兒笑，一道兒愛我們的藝術。夜漸深了。我們由草坪一直走到沙原上。彼此又漸漸沉默起來了。沙原上新築了一間平房，從門前走過，可以窺見屋裏的佈置，整齊華美。一座平凡的屋子，新築在沙原上。我們望了望；恰巧有人自屋裏緩步踱出來，他的頭髮斑白，微微佝僂着身軀，沉思於大門外。門內的水銀燈蒼白地漏了出來，映得他的鬢髮更灰白，也襯托出他那滄桑的臉。那副臉佈皺紋，因爲皺紋多，他看來比實際年齡更老。他的臉容有着疲乏、滿足、感慨的複雜。那銀色的燈光披在他的臉側，他木呆地曲立如一具破廟裏的殘佛，泥垢塵灰都積聚在深深的褶縫裏。他站在有銀色燈光的門口，門內有小孩兒的嬉笑，是他孫兒罷？那幾個穿紅衣的藍衣的小孩子由一張沙發跳到另一張沙發上，他們是多麼興奮與和悅啊。那些沙發和傢俱都是嶄新的，沙發上還舖一張紅得令人疲倦的布，紅得令人驚心的毯子。那上

好古老的檀木桌子，就擺在門口盡頭的牆邊，顯得又高大又巍然，棕色的古木塗着深黑的漆，桌上有煙火嬝嬝圍繞，那紅面長髯大刀的關雲長就坐在正中。那些孩兒在沙發上嬉戲，是的，他們稚嫩的童心等了多少天了，才能在由一根根柱一塊塊磚堆叠起來的「新房子」裏大鬧一涌？該是他老人家的孫兒吧，不是兒子？以他的年紀，兒子是不會這麼小的。他的兒子和媳婦呢？他的老伴兒呢？該是在房子裏面吧？這樣一間屋子，該是熬了多少心血，才有能力蓋起的。一座住宅，矗立在沙原上。此刻，天漸深沉，月再度被烏雲侵蝕，氣壓逼人，雲自天上連接到地下來。那老人在沉思。風燭。殘年。雨將臨。多少人類的智慧，多少年代的演變，才有這樣一座舒適的房子矗立。銀色的燈光亮在黑暗的沙原中。我們踱步，那老人漸漸縮小，離遠，那孤獨的老人。他的目的已達到了，房子建起來了，孩子有了，孫子有了，他爲什麼還不高興？他爲什麼不高興呢？難道一個人到達目的後，他的意志都消失無踪嗎？人登高山，千辛萬苦，終於上了山，在峯頂的孤獨的大寂寞裏，是不是死，向下猛地一跳，便是最好的終局呢？誰是，誰是寂寞的長跑者？誰是，誰是在異鄉哭泣的人？我們忽然沉默起來。眼睛從遠了的灰白燈光移轉到密雲的沙原上：不知天何其高地何其濶天地何其黑暗啊黑暗。他倆也是出奇的沉默，是因爲比武後的疲勞，還是被這山雨欲來的景象而致心神摧折？可是我們正處於風起雲湧時，我們的心，是不是值得高傲？

雨。雨臨。雨降臨。大雨降臨。我們在傾盆大雨中，以整齊的步伐，向來路走去。而充耳的

，僅是雨聲，充眼的，僅是雨水。雨雖狂烈，但對我們武者來說，畢竟是可以淡然處之的。我們曾經從詩人大會的雨、從六千六百六十六公尺的金馬崙高原大聚會的雨淋着去淋着回，今夜如斯的雨，是絆不住我們的。此刻我們行着，至少我不是寂寞的獨行者，我的摯友，皆在我左右，我歌，我笑，我哭，我狂傲。我深深沉思，剛才的事件。我深深思念，我遠方的向陽。首次見她，她展示一朵水仙樣的笑，使我愛念深永。距今又是半年，十年後呢？二十年後呢？在我年老的林泉旁，是否仍會伴着她嫵媚的微笑？西線無戰事。今天無殊事。但在室內我神馳至無所不至，從激鬪中我讀到友情和忍讓，從一座新屋子和老人，我讀出生命的一頁重要篇章。想起我年幼時與摯友踏單車冒雨去河畔。此刻雨着。想起我在樓上彈琴讀詩。此刻雨着。想起我敬愛的兄長，兩人大步跨過橫斷的板橋。此刻雨着。此刻雨着。我的髮茨有雨水掉落，我的衣衫盡濕；我心燒得熾熱。雨水羣起而歌，而我的理想中永遠永遠是那襲不可觸及的白衣。雨水在我身旁，羣起而歌。幼時的易逝。少年的夢醒。中年的喟歎。老年的感傷。雨水羣起而歌。嘩然齊集、沖激、流轉，到江流處。而大江依然東去，前浪被後浪追殺，生生世世，永無休止，從江月初照人至人初見江月昇起，直至今夕。今宵。月圓月缺。起。落。圓。缺。陰和晴。陰天暴雨。晴天暴日。人是如許多難。九月鷹揚。三月鶯飛。大江東去。蜀道難行。散髮飛揚。龍哭千里。魚龍舞。八陣圖。金縷衣。少年時。而大江依然東去，雨水自四周唱起，世事依然流轉呵……

而大江依然東去

稿於一九七三年中

振眉五章

○迷失

以前你家門前有一大片蓊綠的橡樹林，那麼鮮明的綠色，你有迷失在其中的衝動。有一次是眞的迷失進去了，到處都是綠的天，棕的地，天地都是葉子，新的枯的，你一口氣跑啊跑，小小的手抓住一棵樹榦又一棵樹榦，綠的天旋啊轉，偶爾篩下一二片澄亮的午陽。棕的地嘶嘶沙沙的響啊唱，午間的呻吟，原來是來自綠葉變黃的潮濕底下。然後忽然頓住，因爲看見一所茅寮，沒

有人，沒有煙，一頭潦倒的狗，無惡意地走過。………這童年的日子！每在午間都有喜歡竄入它潺潺而流的回憶的衝動，多年來，找尋源頭遂一直是你的志願。那麼清亮的綠色，今天你見不到了，所以你才愛野外，愛登山，極目蒼茫，沒有人知道你也許只為尋找童年的一個夢。

○望斷

秋是那麼寒意，一定是很深的秋了。雨水沁人的飄下幾滴，巴山夜雨也有十年了。我不禁向下望去，落雨的長街：濕而黯，幾輛汽車，停在響着靜靜的琴聲，黑夜裏的住宅紅門前。車靜無聲，不知從何而來的房裏的燈光吧，反映在車後的紅燈上像兩盞紅紅的燈籠。不知何時那麼幽靜的長街竟伏貼着如許的汽車，車後都亮着兩盞紅燈籠，在水意的眼街裏，長而朦朧，像漫長的深情，濃烈而不斷。我在樓頭，望斷天涯。

○灯籠

少年時愛約一些生死兄弟，在黑夜裏開中秋會。本來立志想描繪，把全城的燈籠，紅的、黃的、綠的，或者像孔明燈一般白的，都聚集一起，像一個幫會裏許多兄弟。然後大家提着燈在寂靜漆黑的橡樹裏互相尋找，看到對方三三兩兩的燈火，便是親切，便是溫暖，便是歡笑。也許是為了月光，也許是為了中秋，紙燈籠分別掛在濃葉細細的樹梢上，可是風過時火光一長，一亮，焚了，燒了，火沿着破裂的紙由黃變黑，噗地熄滅了。夜因燈熄更黯。只聽到哭聲，夜的黑衣，以及無助的守望，和匆匆四散救火的弟兄們焦慮的聲音。可是，有誰能挽救黑暗呢？

○是俠

妳對我笑，但我回來是傷心的。以前我練「三戰」到「七進」，氣功運時，老二老四的鐵拳都打不進去，現在居然吃得飽飽後，有了個小肚子。以前我上樓從不坐電梯，現在還是，能動着走的時候絕不不動着走，可是居然會氣喘，我是說上樓梯的時候。以前我講武俠小說時，三五個鐘頭是小事，而今一講，就想到那些廝殺，那些隔斷，那些紛爭，越講越流汗，越流汗越累，「江湖那麼遠，是俠也斷腸」，是我詩中的話。而妳還對我笑，妳老愛對我笑，眼睛還那麼孕育着

幼小，小小的皓齒圓得像一粒粒小石頭。而妳還小，越小我自覺越老。我以爲我苦苦練功多年，可以去做一點大事，比方行俠，比方仗義，因爲我從未甘心過。

○玄　青　女

她在打吉他（不是「彈」），而妳在聽，我在看妳們，雖然我像是在寫詩而沒有抬頭。這眞是一個値得欣賞的世界，因爲有很多東西急不及待的等我去發現欣賞。我和妳都發覺，都欣賞。她忽然的不回家。她在振眉閣裏打開衣領自自然然的彈。對了，就是喜歡她自然，就是自然，所以不讀，怕讀了驕傲，她驕傲起來時眼睛時大時小，嘴巴扁扁。一面彈一面罵，自己在談話，而妳在笑，從心中笑入眼中，然後在眼下瞇成一條線，一直笑到那皓麗的兎子牙去。這一次我眞想問她，眞願意做我妹妹嗎，作江湖中風塵中不傷害的厮守，看着妳急急寫詩，她急急的唱，妳們都是舞蹈，我就讓我的筆，給妳們打打扣子吧，在這春日的麗陽裏，在這四月的初春中，在這夜愛情來降臨的溫室裏。

小註：振眉是我的名號。

振眉閣四章

○夏　天

夏天的臺北市街道：這兒沒有空氣，只有汽車的油和焦辣的煙。人的汗和陽光的亮，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風。有人潑一桶水洒在路上，一陣滋滋的響，像油在鍋中炸。卽刻滾起一道塵，濃濃的往水潑來處攪掠回去。就像路上都遍佈着復仇的菌。水一下子就乾了。馬路上依然是風馳電掣的車輛，震得人心發疼；有時穿進地下道，就像衝入老龍之口。帶着一陣驚心的頂上車聲的怒

吼。有時它們都因一盞紅燈而停下，整個視線都焦慮得已經沒有感覺的人；車與車迫在一起。車後都亮着紅燈，彷彿車與車之間，都可以擠出汗來。

○故　事

一個大學青年而今看到他苦苦愛戀着的女友，與另一個男孩手牽手走在一起。他是第一次看見，這事實已相傳了很久，可是他不相信。他想：兩年來他在班上用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看她，替她描繪下各種不同角度的倩影，又怕同學們看見，躲躲掩掩的畫。但因爲太心儀又無法不畫。他想：兩年來他猜準她的出沒處，作經常偶然的碰見。在心裏盤算着明天如何招呼，笑還是遞手？……他想：兩年來他常無緣無故的跟常瞟她的男孩子鬧翻，想盡心思在衆人照片堆裏假裝無意的買下她的照片………他忽然沒命地衝進枝葉濃密的杜鵑花堆裏，亂紅化着千萬點，像雨水一般落在遍地。杜鵑上只剩下枝和葉，雖然沒有花，但掛着些衣衫和血跡………任何人要傷害自己的花，自己都會用枝或刺反擊他。

○樹

臺大的夾竹桃樹多盡春初時像傲岸的梅花，尤其伸向向晚的天色時，朦朧得看不清楚，可是嫩靨嫣紅，仍在心頭。夏天，夾竹桃樹從樹下望去，彷彿芭蕉外有許許多多頭頭手手，向你招手，向你點頭。從高處睇下去，才知道她的手手頭頭，都是向風微笑而柔。羅斯福路三段路旁種有一排排的小樹，晚上的路燈照來，你偶然抬頭望，看到一葉潤嫩的葉子在銀沐中招招曳曳，在晚風中快快活活，在星空下輕輕盈盈；而全部行人，竟沒有顧盼一眼。人是何等浪費自然的動物啊！把樹種到人所謂的花園裏。再把它修修剪剪，甚至剪成動物，剪成字母。就是不要它還是自然。人是把一棵樹種得不像一棵樹而高興的動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耶誕樹。

○振　眉　閣

振眉閣的女主人是個可愛的人。她喜歡買各種花樣的麵包回來。整齊放在桌子上，一面欣賞一面吃。可是有時候螞蟻也老實不客氣地排隊來作賓客。她躊躇了。不能用指捏殺也不能用DDT，她只好用一只只、兩隻手尖兒，拈起小螞蟻，一隻隻從四樓丟下去，心裏替螞蟻設想一個驚喜的旅程。振眉閣的女主人又很喜歡照鏡子，喜歡躲在事物的背後露出兩隻眼睛看鏡子中的自己，而且照到好看時一定到處抓最親愛的人來一同觀賞，要人家一同高興一同歡欣。她一天到晚在家裏走來走去，誰躲在家裏「哇」地一叫，一定嚇着她，而且每次都嚇得到。她總是向後巴拉巴拉的吵小鷄般抬足跳了一跳，才鳴嘩一聲叫起來。聲音拔了一個尖的山峯，反而把唬人者嚇得半死。振眉閣的女主人是一個可愛的人。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看得目不轉睛。叫她燒飯她就可憐巴巴的看着十隻水仙花纖細的手指。叫她洗衣服時，她先開了唱機，播來一首又一首的歌…………振眉閣的女主人眞是一個可愛的人。

五月廿二日

註：振眉閣就是我的書房睡房廳堂。

聽雨樓二章

○就說唯美罷

我從臺灣回來，每個人仍以爲我去了唸書。有一天我和海明，安興走過街上，看見薇雨，她自遠遠踩脚車而來，終於看見了我。她是多麼驚異，驚異使她淡然；我覺得多麼偶然，偶然使我愕然。她說，帶着半個微笑，「瑞安兄？」我笑了。「好像一場夢一樣。」她再說時，自行車已在我左肩擦過去了，我沒有回頭，也沒有回答。我的前方是一片燦爛過而今擲落的彩霞，涼風習

習，令人心曠神怡。「好像一場夢一樣」，我細細的咀嚼這句話；這只是一個偶然，如果我不囘來，她不上街，不在同一個時候，同一條街上，同一瞥間互相地遇見，那末一切至少不像一場夢一般。或者它本來還是夢的，只是我們沒有想過它像罷了。我看着彩霞，一種美的感受，輕輕掩上我心頭。

其實這也是唯美，人或物，都是能美起來的。沒有記錯的話，那天我是去看 The Getaway，那原是一部槍戰緊張片，偏偏我看到那女主角雅麗麥嘉露慌慌張張的駕着車，橫衝直撞的突出重圍：一明一滅的光芒照在她秀雅又帶有幾分野性的臉上，長髮都紮到後面去了，以及那雙有幾分驚慌又慧黠的眸子，她當然是希望能突出重圍，奔向自由的。我全心全意的欣賞她，忽然想起古龍筆下的典雅的沈璧君，也許她倆根本是中西相異的典型，但總叫我把她們聯想在一起。我純然的激賞：忘了車後是男主角駁火還擊，忘了這是部雨彈槍林，出生入死的影片。這也是唯美。

其實我說我唯美，當然不能跟妳相比。對美我只是素來仰慕，妳就全然的迷信了。好像說妳看到「李清照」和「方輕霞」是同樣纖瘦，「向陽」這兩個字裏妳看到側面的秀髮與柔肩。「娥眞」二字裏能望到她的清澈。「蘭君」二字裏感到古典與幽雅，以及「蘭」字如一襲曳地的長裙。妳說，我比妳唯美的程度，是否還有一段距離？

○年　輕

車子疾馳，兄長您的話帶着燃燒的憤怒，也帶着涼冷的哀感。您說您無時無刻不深深自省着，爲您的過份知性而悲，爲感性的重歸而喜。您說：甚至無人能解，您也堅持下去。車子疾奔，我們都沒有說話。我們都沒有說話，二弟望望我，我望望我內心的語言：我們都年輕得發亮。兄長您比我們年紀大許多，但仍年輕得像刀鋒，以熱誠待人，做別人不敢做的事，走別人不敢走的路，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兄長，您常常爲自己感性麻木而愁苦，爲它復活而雀躍。我怎麼說？我知道在反省下，感性遲早會甦醒的，正如以前的以前，您久歇後忽然一連串的作品齊現，我讀着您的「舟子詠」，心中一片欣喜之情。您怎能忽略我的驚喜呢？而今，我再讀您復甦後的詩，沒有一句批評，我交囘給您，也許見面次數多了，你我忘了讚語及關懷，或者以爲它是無需的了。可是呵，您不能忘了我是一個常常爲別人快樂和悲傷的人，何況是自己的兄長！

在"Vanishing Point"裏珂理凡說：「我們並不是老做對的事情。有時候，人生在世的妙就處在於做那些錯誤的選擇。」所以我自遙遠的彼岸囘來，爲的是多相聚，難道那兒我們眞的活

不下去嗎？我沒有錢，甚至沒有自立的能力，沒有怨言，沒有止歇，當你付出了全部感情，你就沒有準備過把它收回。兄長呵！您了解我的感情，一直以來我就守着這個城，爲別人傷憂，爲別人喜樂，甚至沒有爲自己留一縫時間，去關照自己的創作及學問的追尋。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了。我作詞曲「犧牲金錢時間，不惜廢寢忘餐」贈您。我自己贈自己半個自悲、另半個自賞的微笑，然後我將對他們說：

我們原本就是不求世間與同情的年輕人、不要責備他們因爲你也年輕過，而今年輕從你身上過去了，沒有頭破血流的勇氣，也沒有孤注一擲的豪情，你批評他們而又來了解他們，其實只不過是盲人摸象。我不是替他們說話因爲我是很年輕的青年。

稿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註：聽雨樓是我馬來西亞的家居。

振眉書二章

○生　命

是個怔忡的晌午。你從陰涼的小樓走到街上，大概是想尋訪一位朋友。正橫過馬路，偶爾看見一隻隨你同過馬路的小狗。小狗棕黃色，長長的鬈毛，烏亮的瞳子。多可愛呵，你想。一輛豪華的車子疾駛而來，你驚醒地走快幾步，小狗駐足回望，當然沒有人知道牠在望甚麼。你看見汽車侵食了小狗原來的位置，小狗忽然不見了。然後是你聽到車子的前輪，「砰碰」一聲，跟着是

後輪。你想喊，可是一切都無法挽回了。豪華的前座大概有兩個人。有個人回頭一瞥，嘴角掛了半個奇異的微笑，車子仍一樣速度，往前駛去，那人也別過頭。你回頭望那隻小狗，看見牠又急又快痛得把那變了形狀的頸磨着輾着在柏油路上，血染紅了牠的鬆毛，哀號及嗚咽，幾聲過後，隨着軀體一齊靜息了。你看到牠凸出來的眼睛。幾個襤褸的小孩在小狗的血泊中看熱鬧。你握緊雙拳，指甲深陷入你的掌肉中，但你當然知道，你當然也無看熱鬧的必要。

所以你告訴自己：這是個偶然的日午，你偶然外出，偶然看見一隻小狗，而小狗因偶然回望，便偶然死在一輛車下。太偶然了。也許小狗的主人，小狗的母親，仍不知曉牠死得那麼慘。仍煮了牠的飯，仍叫牠的小名來吃飯，殊不知牠已躺在熱辣辣的馬路上。甚至輾死它的人，已早把此事遺忘，反正輾死的又不是一個人。只是你的心神仍無法安定，那小狗活潑且有生命力的形象，仍一再出現於你腦海中。

稿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夢裏的城

那天夜晚，坐在白色飛霞裏，趕去探訪二十多哩路遙的一位朋友。窗外一片黝黑，偶爾經過一處小鎮，燈火二三，燭光盎然。我探首車外，黑風迎面兜給我一頭的涼，我沒有看見任一人影，只看見稀疏的燈火，幻想它是一座城，一座詩城，有名俠義士，路經此地，也有世外高人，隱居此地……想着想着，轉眼到了城市，興趣索然。

再有那天晚上，信疆兄和我們同訪「國父紀念館」，拾級而上，只覺氣勢如山，巍峨的高山，把我們吞食了似的。走廊上靜寂無人，只有盞盞古典的燈，信疆兄掌劈西瓜，蹲在石欄上，一面吃一面看遠處子夜城裏可悲的燈火，想長安的王謝大宅，想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古代……信疆兄說：假若此際，有一黑衣俠客自屋簷掛落，是何等情趣……我自己在想：如果當他落身下來時，忽然嗆然一聲，大門自開，廳堂中孔明燈分左右而列，此閣主人早已恭候多時了……這更是何等味道！想着想着，像回到風雪會中州的古代，信疆兄與大家說甚麼，我再也無法聽到。

迄今我仍是常常跌入我內在意識層裏的王國中，這王國總有一些熟悉的城，一些熟悉的人，有劍也有詩，有愛也有恨……我知道在現實生活它是不存在的，但我仍一樣地緬懷它，並夢想它有一天會眞實起來。這樣也好，因爲我知道，有許多人，在他夢想中，已沒有城了。

稿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註：振眉書是我的札記。

洛水五章

○弟　妹

收到妳和他的照片以及信時，對樓的琴音正好響起來，一聲一聲，不是什麼名曲，但是首兒歌，而這時候，是傷心的。琴聲迴蕩，我不知是在什麼地方，相聚時和別離時連成一線，像妳和他那水濛濛的黑白照裏，曾是嫵媚一笑，却是看不清楚。越看越愛，越愛越誤解。但在萬里的一幀照片下，你心裏有千山萬水千水萬山喊出一聲來的大親切。也許，人在遠方，還是不要看照片

是好，不看只難過，看了才知見不到、

○兄弟

我們曾是一道同生共死的兄弟，一齊做過許多事，黑夜裏追殺過敵人，白日裏一齊跑過長長的街，留下雲和烟。那麼就在這麼一個彷徨的黑夜裏，在我最崩潰和無助的時候，你不知道，或者你知道也沒有伸手，而我被你看着，我沉下去。也或許你認爲你站的地方是浮沙，而我沒伸手救助你。那麼我們從此就不再理睬，心想這是獨立，獨立後仍會一般強盛，否則叫人看不起。但是，親愛的人，我們更曉得我們是一柄斷了的羽毛拍，沒有人願意再用。

○某人

你不知在想什麼，但你眉峯上都白了。我知道你一定在想着不易想的心意。你連眼皮都沒抬

起，也許覺得這世界已沒有再值得你看的人。也許你對我有了一層隔閡。可是你不要忘記你說不出話來的時候我也說不出。在街上碰見一隻可憐的狗而你手上正好有食物。吃了一碗很有幾十年前家鄉風味的麵，在大熱天回到家裏還有風扇，都是平凡而可喜的。偏偏是我們不平凡地比賽痛苦下去。我沒有說話，斟了盃熱茶，茶冷了，你還沒有喝。

○洛水

傳說中國有一道洛水，聽說還有位洛神，洛水在我想像中是濛濛的，山水得很，有時候望得見，有時候望不見。像國畫的最高境界，好像什麼都沒有，好像什麼都有。這兒有一本書，叫做「洛神」，寶藍底，金的字，美得輝煌。我就開始想像，洛神一定是穿着白衣的，水幽幽的，像沒有人知道的泉水，妳流過還是走過？或者有點像鄭佩佩年輕時穿白衣古裝，是柔也英氣，洛水就這樣流啊流，流出了山川流出了海，仍一涓細流，到我了心中，到了我血液，靜靜地左旁右揷，又清清自我筆端流出來。

○姑　娘

雁過長空，魚遊溪間。雁無意留踪，魚無意投影。妳的信來，淸純、可愛、大概有拗執的唇，可以成美的慟哭，也可以成可哀的笑，我不勝感懷，她寫詩給妳，我寫什麼給妳？我寫我的不見到給妳。因爲一個寫江湖，千萬人寫江湖。因爲一個人舞劍，千萬人隨劍而舞，所以劍非劍，江湖非江湖，而妳也落花非落花，因爲落花的感情是水，可是水被人們錯以爲是不應的流動。其實感情沒有什麼不應該的。我了解，我明白，妳無須自責，因爲世俗是世俗，不是第一個拔劍的人，不是第一次江湖，不是望斷天涯而投身深淵的　落　花　。何況不止我知道，還有她也知道。我們沒有同情，只有關懷，妳該歡笑，你該知道。

註：洛水是我心中的源泉。

福隆四章

○福　隆

有一次詩社大聚，是在福隆海浴場舉行，其時多末。天灰空濛，好像一直有灰色的密雨，連綿地打在遙遠的海上。我們住在高樓，望過去，海浪喧天起無人的寂靜，連一隻勇敢的海鷗也沒有。我們一排坐在洋台上，看海、寫詩，而海對望洋台，悲歌慷慨。有時關在房裏，聽到外面有細碎的叩門聲，還以爲海之兒女來造訪，開門一看，原來是小娥、小媛、秀珍和玄霜。有時冷

得到處都像有冰鑽子，而我們居然在室內燒飯，紅紅的爐火，澎騰的心，遠處的海浪。七弟就在紅燭將熄未熄前，讀完我的「長安」。然後在黑夜裏，浪濤天，我們走上那從湖水連接着海水的高橋。天那麼黑，我們誰也望不見誰，四周都是海，喊殺喧天，像動員了所有的蝦兵蟹將作最後一擊。就連我們脚下的海水，也都沸騰起來，我們甚至不肯定，什麼時候會一個大浪迎天而起，把我們捲成泡沫。小娥與我，手握一起。秀珍柱着枴杖，一頭髮濕，玄霜傲岸的在扶持。小媛蹙着眉，也許在罣念某些罣念。我的兄弟們都面迎海水，風湧雲動時，他們永遠沒有背棄過迎戰。我們就在這斷橋上，彷彿與人間斷了訊息，可是仍像戎卒一般堅守不退。除了彼此的信任，黑暗中，驚天動地的浪濤仍作千古風流人物的掩殺、飛躍、席捲…………

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一日

○計程車

臺北市的深夜無人時，只有穿梭來回的計程車司機是見證人。夜靜，街寂，對一天在車輛之間相互擁擠的司機來說，是一大舒放。到了這時候，公路局的車都已收班，計程車是唯一的狩獵

者，自暗巷街邊，燈一排排的掃過去，以冀拾現滄海遺珠的人。他們也許疲倦，也想休息，可以隨便停泊一處，把雙脚隔在玻璃鏡上，在黑暗裏銜一根煙，靜凝金紅的煙蒂，淡藍的煙。這時誰也沒他們疲憊過後的閑適。他們看雨後的長街，一條長長的中華路，同時亮起綠燈，頃刻，又同時亮起紅燈……而到眞正夜深時，紅綠燈都沒有了，他們可以「虎」地一口氣闖過一條華燈初上時最熱鬧的長街…………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月

○路上

從羅斯福路三段到羅斯福路五段，一直是我常騎脚車的地方。那兒汽車很多，尤其是不顧一切便開行或者貼逼進路邊來停車的巴士，使你在日陽下，焦頭裂額；塵烟中，無處可走。在夏天這條柏油路像一塊曬焦的鐵板，流竄的都是軋軋而過的車子，大的小的，沒命的趕路。今日有幾個泥黃色霉布褲、褲脚捲到膝上、衣衫都是泥巴、頭載竹笠的工人在前面踩着脚車。其中有一個老人，又矮又瘦，全身乾枯的只有焦褐的皮浮着凸靑的筋，他夾在中間，辛苦地踏着，顯然他們

是在同一工廠中出來的，午陽像一塊燒紅的鐵鏟，作越貼越近的逼供，老人愈踩愈吃力，越來越被挾持。路上車子飛掠，迫得那幾個年青的工人往內貼，新的脚車擦撞在老人那老舊的車旁，迫得老人更要向內貼，直至脚沿與行人道磚磨擦。一定是出血了，老人和車抖了一下，仍拚命地在趕路。九個青年人揩着汗，大笑，然後用閩南語講幾句粗話，遙遙在老人之先而去。還留下一穿藍白横紋的青年，他的牙齒很大，一臉都是雀麻，貼了幾片淡褐菜色的泥塊，他的車子與老人的車子平行，一面貼過去，一面用話逗他。他大概是覺得老人緊抿着嘴死命踏車的樣子很好笑吧。老人一直不理他，他得意地笑了幾句，便雙手放開，僅用脚踏車，表演他的技術。然後用手拍拍老人高聳如瘦鶚的肩，好像拍打一個孩子一般，老人的車子擺動了好一陣，才把持得住。他然後把目光凝注在老人頂上的竹笠，一把手奪過來，揚揚竹笠，越車而去。我沒有看到老人的表情——因爲在那時，我突然全力踏車，車像一隻被激怒的野豕撩着利齒般標過去，咔嚓翘撞在那青年的車後。後來怎麼樣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忍受那一幕。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一日

○天機

他在錫礦山上工作。工作時間是在夜晚，他守一部隨時都會引起爆炸的巨型機器。這機器直接發電給下面全錫礦廠的操作的。這沙崗上只有一座茅亭，整個晚上只有他一個人看守，白天他休息。他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晨昏顚倒的日子裏，獨自一個人在沙崗上，手拿「士巴拿」，隨時準備在機器爆炸前先把保險絲折斷。他必須要凝神與會身，而且必須比爆炸更快。雖然爆炸的可能性不高，可是一旦爆炸，還沒有能及時截制的先例，雖然在理論上是截止得了的。這機器的聲音很噪，他在半夜高聲大叫，在茅亭中竟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最後他因爲喪失自己的聲音，所以唱着歌，雖然自己聽不見，但終夜不止。他看星星、看月亮，看月黑風高，看下面黑的夜和黃及白的泥沙，下面住在金山溝旁的棚架，那些人粗獷的狎語與陰慘點點的煤油燈。機器的聲音有時大得淹沒了他，他捂住了耳，沒命地大叫，可能在聲音的巨漩裏他成了無聲，終於滿身大汗全身乏力的癱瘓。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不是在聲浪最大的時候它便突然爆炸？有時候風雨侵襲，打在茅亭上，洒落機器上，那電壓便咔滋咔滋發出藍精色的火光，像對某個世界的人發奔電報。有

時聲音較小，他全身衣衫貼着冷濕的汗，還可以聽見在遠方，星空下，那黑靜的山凹的金山溝礦穴那邊，也有馬達的聲音，渺遠地傳來。還透來一點點鐵船的黃燈光，告訴他還有人活着，還有人操作。有時這機器聲與馬達聲，就這樣相互回應着，在漫長的夜裏。他看見月亮昇起，月正當空，月已西沉。

後來他沒有做這份工作了，每天夜裏睡在牀上還聽到那愈來愈大的聲音。午夜驚醒，他曾聽過礦穴的工人說：他們在棚裏聽到那沙崗上有兩種聲音，一是機器的，一是他的歌聲，淒厲可怖。他聽後很驚訝自己的歌聲竟能與機器的聲浪並存。他想把這些寫下來，可是他手心出汗，永遠不能寫，因爲冥冥中似乎有一樣事物，夾在噪囂的機器之聲中警告他：我已放過你的性命，你就不能再把我洩露…………。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二日

註：福隆是神州詩社在臺的第一次大聚之所在地。

金山四章

○看見

我不曉得爲什麼我會發這麼大的脾氣。一直等到上了山坡望下來，也不知是雨還是霧。我呵着氣，也呵不暖自己的一片模糊。那小屋是遠遠而最親切的燈光，像一杯溫暖的牛奶，將傾未傾出屋外。而屋外黑正寒，霧正濃，我化成爲一片斷柯處處。我穿著鐵色的外套，和着戰痕纍纍的戰袍，而我發過很大的脾氣來。那麼美麗的歌聲笑聲吉他聲，被我殘忍得美麗，那可悲的脾氣，

形成一尾的靜雪。我在屋外，山坡上，黑夜中，就是一千里外，也感覺得出缺憾來。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七日

○爆　竹

掩上房門，跨過冷冷的廳，走向洗手間，忽聽一陣爆竹聲，我想起這是過年。然後我想起您。而天暮若灰，四處寒意迫人，您在千山萬山外，正爲我設計一條絕路，不會料到我正在山外想您。而沒有親人，幾乎也沒有溫暖，屋中是冷冷的暮是石灰，以及水喉的殘滴。要不是爆竹，我想您必不如此切，因爲是過年，因爲不團圓。我知道您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金劍，可是我是您的劍招，也是您的劍鞘。我們像一個聚會中主席忽發的脾氣，就如再拍一部十二金牌，而結局別人早已知道，所以就越拍得辛苦，俠士們就越要搶奪金牌，而最後一定是失敗。因爲知道，所以越想演得好。演下去痛快。演下去悲哀。爆竹像喧天的鑼，鑼起了我們就得上場。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八日

○兩　葉

走過綠草地上，伊們的笑有歡樂、安詳和美麗的委屈。我看到來的人，也看到沒有來的人，忽然覺得自己在家，親切而可愛。很久沒有家了，自己感覺從文秀變得風霜，而我不喜歡風霜。然後想到某些人，眞誠得像柄痛苦的刀鋒，常有喜悅的病，結拜的衝動。而海在百丈外洶湧，人在千丈外紅屋下寫詩，我在這裏，冷冷靜靜的最感情。而我深切地知道，伊們小小的窗外，一大堆綠葉中，有一枝綠椏，靜靜在暮色裏殘陽中，開了兩片紅色的葉，像眞誠一樣紅。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八日

○海　呢

海是誤解。海是不了解。海是不了解的唇，浪花是自然的吻。海是不應該的沙灘。沙灘是不

應該的足印。足印是不應該的踐踏。踐踏是不應該的來。來是不應該的招喚。招喚是不應該的濤聲。濤聲是不應該的海。而海洶湧，浪濤天，我看不見盡頭，而我長身而起，崩雲直上，成爲盡頭。盡頭成了一漠海在天上，像沙灘碎倒在地上。而沙灘曾經是岩石。岩石曾經是浪花。浪花曾是海。而海，海呢？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八日

註：金山是神州詩社第二次大聚所在地。

野柳四章

○決　定

我人到了這裏，心還趕不及，遠遠落在後頭，蒼茫的那一處，怕我驀然一回頭，看見驚怯纖小的她。遠遠躲開，可是畢竟心仍是我的心。我曾鋒銳如刀，柔情如劍，而今雙手空明，還我的還是在風雨俗世中的猛然一悟，乍然一缺。亭外風雨，亭內淒遲，有人繪畫，有人寫詩。沒有人敢畫我正如敢畫一座海。沒有人敢寫我正如寫一座山。寫詩人不在，畫者在遠方。遠方有小小的

泣，仍透過所有的山所有的海傳來。極目蒼茫，我在山頭，看見我行文悠遊，有人學而自在；我散文鋒利，有人因而激昂。於是看見，白衣人不止雙袖。獨一隻海鷗，自沙灘飛起，直掠往天蒼地茫的海的中央。

她有勇往直前的決定，我呢

○沒　有

我永遠沒有。我知道我有誨天碑地的大志，碎天門的豪情，但我仍沒有。我知道縱坐在我身邊也是一種安全感，跟在我後面也是一幅模仿，可是我沒有。我直沖九霄雲高不勝寒的眉仍有許多牽牽絆絆。許多椰子樹，許多青草坪，許多忍不住的愛憐，許多喜歡的就欣賞。長久以往，不了解終於了解，了解終於誤解。我恨是謂風流，因爲我跟風流看法不同。如果我在七十歲後還能寫詩，那我一定仍在戀愛，戀愛一草一木，這個世界，一字一句，一個懶腰，一個噴嚏。所以我永遠沒有。

○不　悟

三年前我也像你一樣望見海不會坐下來而用拳擊石欄，然後一坐下來心沉落如重重的秘密。而今當然是三年後，但我不是不坐不站，要站我是青雲，要坐我是岩石。在塵俗打滾裏，我仍保留了我的眞，雖然血流披臉，可是美麗而堅持。我怕世間事磨平了我的大志，像一個陌生人要把我的詩亂改。你十七歲已生華髮，我除了一臉短髭，也不見得沾上任何漂白。因爲我是色彩。因爲我是山海。所以在世上沒醉而戀愛，或者沒醒而執迷。悟的最後是不悟，偏偏我已學會分析感情，而且常常成功，所以我害怕。你沒聽說過山水也害怕吧？你看那浪花

○下　棋

我肯定那幾張靠山的石凳子一定曾有老者來奕棋，因爲它自然。奕棋的老者正替我下了一盤

，我人生的棋。還沒下完，海已沖蝕了山的另一方，他們聽見潮打山腹，他們聽見。而我而今聽不見，我知道我來晚了，可是我仍一樣來。那棋也風化成石那石也風化成風，當然那老者也風化成化風。而我仍趕來下這盤無盡的棋。因爲這盤棋是世界上唯一屬於我的，所以不管有棋無棋，一攻一守，守守攻攻，我仍是要，守攻，攻守，我仍是要。而天地越來越白，潮聲拍擊着山腹，就要穿破，就要吞沒。而我必定要在它的巨大來臨前下完這盤棋。讓天地蒼茫，伴我一人，下完這盤沒有棋子的棋。

白衣九記

○此去經年

若妳已把話語刻在靑柯上，白衣，靑柯就會垂下來；白衣，若妳長髮爲我的離去而飄揚，我的遠航都會不朽起來。誰說我會不來呢？有一天我的船會劃過海的兩排月亮，輕輕地，泊在我底港灣，那時的暮色成熟像美麗的菓園，我將棄舟會妳，正是七盞燈籠飄在闌珊的暮色中，啊白衣，妳爲我夜夜守望……

妳笑得眞好，白衣，此去經年，海向無盡的彼岸延展；白雲是妳欲展未展的醫，夜晚風是妳柔和呵溫婉的臉。此去經年，白衣，我終必纜向妳，與妳同舟，渡過彼此的靈河。那時，也許妳不再聳肩攤手嬌嬌笑開了，妳也許老了；噢不，不是蹣跚的衰，而是很月亮的老。妳就認眞地看看我吧，白衣，此去經年，山老在那邊，城老在那邊，那一天才能喜悅地看見這七盞燈籠。哦，那時我什麼都不管，只選了妳，眸中的兩道靈河。

七一年十月廿三日

○從輕愁出發

誰不愛在黃昏裏呼吸？誰不愛、青髮也好白髮也好、在風裏散飛？啊白衣，在黃昏的斜暉裏我們是血紅的太陽。雨落了，掛滿一天地間的髮絲，愁絕了我們亮亮瑩瑩的年青！我們站在充滿霧氣的窗前，已無法映照彼此坦然的心！我們的笑呢？我們的詩呢？在暮色裏我們看不淸窗外的景。忽然我們都老了，妳的髮垂落如長長的簾。妳的低泣與無助謀殺了我太多滄桑的心！長街的雨落在長街，長街的盡頭仍是長街的雨。妳的髮泣落江邊，我是行不去的畫舫，載不起底蚱蜢舟：有一天，沉沒；有一天，飛航若五月的龍船。暮色蒼老在暮色裏，妳的暮色交疊於我的暮色上。沒有掛晶瑩的淚，雨珠都絲絲垂在窗外，髮絲都散揚在室裏。啊我愛穿淡紫衣的白蛾。我們怎能在暮色裏呼吸？我們早已認識在世紀之外，航向，那垂落的夕陽。呵我愛白衣的水仙，黑髮勾得住否，那和熙的曦陽？黑夜的海浪洶湧且濤天裂地，爲何要妳的黑髮無法拭乾？回到妳的白色碎石路上去罷，回到那爬滿紫色牽牛花的小天地去：草和花都荏弱，但都經得起無盡的風浪。能豁達就豁達些罷，要洒脫就洒脫去！有不年青了的老人問：「你們呵你們的感情是怎樣的？」啊我綠色裏的向陽，妳是妹子也好，小姐姐也好，我深愛的白衣也好，我都懶得分析；望向西斜的夕陽，我左手一撩前髮右手姆食二指淸叩一響，笑着說：哈哈，我的天啊我的美，只剩下這一點點了……

稿於七三年二月廿一日

○一章散文

都是巧合，一切都是巧合，或許你只要在未上哥哥的車子之前多躭擱一陣子，或者是多咳嗽

幾聲，或者是多遇一次紅燈，或者你不是坐在駕駛盤的左座上，更或者是你不在那一刹間心血來潮望出車外……一切，一切，一切都不會發生了。只要快那麼一秒、或慢那麼一秒，一切都會歸回平靜○你會回到你的小樓，隨便地聽聽恬然的「紫竹調」、「山東小調」等，心神會舒適地飛過千重山、萬重山，如大鵬般地翺翺復翺翺。或者你會回到你底「振眉閣」，去交付一個淡然的下午，在「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古典芬芳的詩詞下周遊，在歌德費六十年時間寫成的「浮士德」裏沉溺。但一切仍是那末巧、那末巧合，幾乎令你禁不住你的懷疑。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湊巧的事：你在大城市裏走，偶然遇見一個以前的熟人罷了，這很正常的沒有什麼稀奇的。你這樣地告訴自己。眞的很正常嗎？一個熟人而已嗎？……你悠閒地把左手臂搭置於車檽，淡藍色的長袖衣暴曬在城市喧囂的熱陽上，金袖扣在陽光下偶爾閃起幾道令人無法睜眼的光芒。你悠閒地倚着車墊，哥哥沉穩地駕着車，陽光曝曬在他長袖衣沿的金戒指上，爆出幾絲刺目眩人的金光，你呆視了半響，趕快迴過視線，望向那裏好？就望向車外罷！車外車輛飛駛着、行人匆匆地走着，每個人都趕着赴會，一場莫名其妙的赴會。你寰視一下，忽然一震，啊，怎麼？是她！是她？……

是她，對了，是她。

那是一輛白色的平治跑車，平擠在許許多多的車子之中，偶然與你的車子行一下，又「呼」地超越，然後遠去遠去了。但在那一刹那間，你已經看清楚車裏的人：那個你不會忘記得了的白

衣：來不及一聲招呼。你無奈地笑笑：還是那末白皙那麼瘦小呵，那麼親近那麼遙遠，一切都很正常嘛，你在街上遇見了一位熟人……只不過你不及看清那載她的人是位怎樣的青年。她也是坐在他的左邊，端莊地坐着、嫻淑地坐着，那是那種淡淡的坐姿，那次好久好久以前她在彈琴時的那種。這很正常的，一切。你這麼說。但她那白嫩的小額與秀頷，與那在風中飄揚的髮絲，仍緊緊纏繞在你心中。只不過是一場巧合罷了，一切都很正常的，你自嘲地笑笑。你看見她，她沒看見你，你心緒却波動得那麼可怕。你們甚至來不及一聲招呼。你笑笑。乾硬的柏油道上灰塵仍無奈地揚起，一次又一次。

你在車上一直沉默着，沒有說話；哥哥詫異的望你幾眼，他瞭解你，雖然不知你現在是爲了什麼，也沒有說話。回到家，你來不及把長袖衣脫下，便回到小房子裏，在抽屜中唏唏嗦嗦翻動了好一會，才找到了那一大疊的發黃了的稿紙，你皺着眉，翻了幾頁，然後不經意地抽出底下的那一小份，緩緩地在長椅上坐下，仔細地展讀那篇散文：

說過多少次要走了，白衣，都沒有眞的走成。牽牛花拉着童稚的手，待月草開着動人的葉。我底父母，正柱杖於杜鵑花的門前，含笑凝視那遠山的彩霞，哥哥仍在房裏讀詩、寫詩、改詩、譯詩。我的朋友，仍在樓上把一天的苦愁都交給嗓子，唱着那首自譜的「天狼星之歌」。妳呢？

白衣，妳呢？妳或許正在燭暈裏凝思，欲展而未展的秀眉孕育着最純的愁；或許妳穿着水袖的白衣，黑亮的羅裙，撥弄着那水流自欣欣的箏，但，我在此時要走了、眞的要走了。

我望着那剪翅向遠方的燕子，那將楊柳岸的畫船。白衣白衣，妳以爲我捨得扔下這一片親切的土地么？船不觸礁，總得前航。妳以爲我捨得走么？啊白衣，那雙黑夜裏穿過橡林的燈籠，妳烏江般散落的柔髮！我笑喚妳向陽，說妳是我燈燃和燈滅的驚喜，是我心裏的江城女子！離開妳、家人、朋友，我將剩下些什麼，一個提着一本本厚厚的書的少年，骨架能撐起多少空茫？聲聲喚妳呵，白衣，心靈的顫動正如妳指尖下的瑤琴……

記得妳固執而又傷感地說：「我們總會分離了；那時雲是雲，湖是湖，波心僅是瞬間的掠影。我眞怕——我們相見時，紅顏老去，青髮斑白，已是連招呼也不打一聲的陌路人了」！白衣呵白衣，我無意要傷妳，但我要眞正的告訴妳：風砂是切不斷歸人的脈絡的。我不喜歡妳傷感，不要傷感吧，白衣，縱使歲月斑剝了我的黑髮，腐蝕了妳的容顏，我們仍會在機緣中相見的。那是什麼時日呢？無人知曉……不過，那總不只是一聲淡然的招呼而已的……。

你把稿紙闔起，沒有再看下去。窗外已經黯了、靜得沒有一聲蟬鳴。那總不會是一聲淡然的招呼罷……連招呼也不打一聲的陌路人了……？你淒然一笑，把身體所有的重量都倚在舒適的長椅上。累了。那時是多麼純、多麼遙遠的夢啊……

稿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廿六日

○海湄的彼端

忽然驚覺四月如浪潮一般地退去，漸漸湮遠了，五月的柳絲清新得可以沾得出淚滴來。眞的是別離的日子近了，還有多少月，多少天，多少白晝，多少黑夜我們能守在一起：妳輕唱，我靜聆，我咏詩，妳凝神呢？

十二月的初見，一月的笑靨，二月的驚喜，三月的低語，四月呢？四月是驚夢的時候了！渡出四月的流蘇，可以遙望見前路有一班機，正匆匆飛落松山機場，有一白色的絲巾，在風中飄揚，這麼快這麼快？日子眞的就這麼易逝麼？

那麼我們所能擁有的，就只有這一握的日子罷了。每次我在溫柔的陽光下去到妳家，妳迎我以水仙般的笑，我深深覷妳以兩眸的湖，然後那小天地便漸漸黝黯下來了。每次妳送我走過那道

木橋，回首望妳，妳的長髮溫柔如夜，我不禁痴笑起自己來：衆多裙釵，振眉啊振眉你獨獨擇了她那兩道宛若星光的靈河。然後便是一聲晚安，一聲再見，分開了兩道影。妳回到妳的小天地裏，我趕四十多里的長路，回到我讀詩寫詩抄詩論詩談詩的樓閣中。縱使是一聲再見或珍重，又能再訴說多少回呢？每次憶及妳微顫的唇，執着信箋抖動的纖指，啊那蒼白而纖長的手指，我便不由自主地心疼起來了。假設日後我在遙遠的島上，妳讀我的來箋又是怎樣一個景象呢？如果我住得近海，每次我踱到那浩淼的，深而藍的海天一線處，必看見那在海風中飛散的髮絲，這麼輕，這麼柔，這麼無法整理，這麼近又這麼遙遠，那時我能做些什麼呢？向陽，我該不該在潮去潮來的沙上，疾書我那無盡的心意，以我狷狂的筆跡？

詩人藍啓元這麼地寫過我：

既然汝的名字是披着白衣的就變雲吧
千萬年的逍遙

是的，我的志願是雕鵬的翱翔，千萬里，千萬年，但幾時才能回到妳的小天地裏，那第一次初見時的驚喜呢？妳在信中說：「沒有人比我更深切地知道：這是四月了；沒有人比我更了解：這是

四月了。」我讀出了這一再強調的語氣裏的心悸。我記得我們是怎麼地爲：「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及「思君如明月，夜夜減清輝」而驚而憂而嘆息。

而妳對色澤是如許地敏感呵，老愛把「絨黃色」形容爲「鵝黃色」，那次行過青綠的橡林間，妳穿那襲可人的淡黃，我穿淡藍的長袖衣，我們衣上的色彩合併起來，恰好是那青葱的綠色了。

妳便笑了，笑靨先自眉尖，後是睇起的晶眸，隨之是有痣而有些狡黠的唇，最後便是那深深的酒渦了。這一刹那的美，我還能擁有多少次？妳提起我第一次寄書給妳，正是用紫色的筆，紫色不是快樂的色彩呵，向陽，如果我正站在天也藍海也藍的海湄，我有多希望妳紫色的倩影，正立於海湄的彼端！

稿於一九七三年末

○那水仙花樣般的笑

蒙娜麗莎要是爲自己的兒女而笑的，那一笑，多麼地美好！但我更難忘的是妳的笑：那次我

固執地、堅持地道：「我一定要和這一羣不懂藝術的、沽名釣譽的、頑冥不靈的人周旋下去的！」妳用妳的明眸望了望我，先是有一些微的驚，隨則有一些微的喜，然後便是諒解，寬恕，加一絲無奈的眼神，亮自妳的瞳孔裏，於是妳便笑了，對一個戀人的容忍與欣賞地笑了，頰旁淺淺的酒渦浮現，髮絲飄揚自妳鬢邊。多美，我不禁搖首，輕嘆：再激烈的話，也說不下去了。所以我這樣地說過：只有妳的溫婉，才制住了我底倨傲，可不是嗎？可不是嗎？

可不是嗎？妳偶爾訴說了妳自己的意見，又不知我會不會贊同，於是在眉心打了個問號：嗯？我當然用力快快地點頭：唔。妳便笑了，笑得十分自然，又有點洋洋得意似的，像一朵水仙，綻自妳面靨，啊白衣，妳就是擁有這份令人痛惜與心疼的明麗，如妳那份小小的敏感，那令人心折的氣質。

但最令人心折的美，是在初吻前的淺笑與初吻後的羞笑。那麼淺淺的笑渦，如清幽的笛：那麼怯怯的羞意，如悽怨的簫。那一抹羞紅如向晚的彩霞，我珍惜地用手撥過妳鳳冠前底流蘇般的長髮：啊我底新娘。妳的眼色忽然迷濛了起來，妳垂着首，低低地問：「記得我們唱那句『花常好月常圓人長久』的歌的那個日子嗎？萬一你不記得，我就恨你。」我笑起來：「詩（四）月十五日，圓月的時候，怎記不得呢？那是我們訂婚的日子呀。」妳驀然抬頭，明眸展示了一層清朗的驚喜！啊向陽，一朵水仙花般的笑，綻放自妳臉靨上。

稿於一九七三年末

就連固執也是美好的

第一次知道固執也是美麗的，那份小小的固執和迷信。有一次我在寫給妳的信中說：「……於是我們便走在彭亨州東甲埠的街道上，忽然傳來一陣清麗的華樂聲，一首又一首，整座山城都好像被這嬝嬝的樂聲所迷住了。啊那一首首親切的華樂，我多高興啊！也不管友人詫異的眼光，我一步衝上那不知叫做什麼會館的樓上；可笑的是館中無人敢攔我，只接待我以驚奇的眼神。我朗然而笑，看見笙竹琴箏與簫笛，發出清幽的音色，自那些纖纖十指，或薄薄的紅唇上……」妳的來信呢？這麼地說：「如果你衝上樓上，那樓上吹笛鳴琴的是我，那該多好。那一定是我了。」我最喜歡的是「那一定是我了」這句話，好像是正在賭氣時說的，有些固執，又有些自負，而且迷信，對一份美的虔誠迷信。

記得在二月訪妳的時候，妳牆上掛着四月的日曆；那日曆是一大片的葱綠，綠得像從橡實裏初生幼芽一般的草地，地面上睡了位長髮的女郎，我一下子被那嫩綠色所震住了，說不出話來。妳問我：「美嗎？」聲音又低又柔，我忽然想到那首「給愛麗絲」的幽揚音韻起來了。「這是二

月呀，怎是四月呢？」我說。妳忽然望向我，那頑皮的，固執的眼神又出現了：「我才不管呢，這綠色多美呀！我就把它翻到四月去了，我才不管是不是四月！」我忙不迭的點頭，我是多麼希望，多麼希望能在妳清純的心靈中，永遠保有這一份，迷信而固執的美啊。

只是而今已四月梢了，如果在九月我便乘學生班機自天空消失的話，我還能有多少次，再到妳那小天地中，凝神妳那張綠色的四月，和妳眸中的一盞迷信、一盞固執呢？

稿於一九七三年末

○離我最惦記的妳

如果我眞的會在今年離開，又如果我在走時說：「此番別離，最惦念的是妳。」則一定引起許多嘩然，好像這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話似的：「你有你的親人長輩，你有你敬愛的哥哥，你有你親愛的朋友，難道他們你就不懷念嗎？」懷念，當然懷念，而且是必然的懷念，離開他們，不止是剖心之痛，而且是連根拔起的痛楚。父母深恩，自不可忘，至於我底哥哥與摯友，天遙地濶，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我就不相信會再見不到這羣志在四方的好男兒！只是啊只是，最令我躭心的，便是柔弱的妳了；記得我常怎麼地許願嗎？但願妳如勁草，柔弱而堅靱。

最令我深記的，是妳一再堅持要我離開這兒，勿再留戀了，前途要緊。我深知勸自己的愛人早日離開是一件不單需要全然無私的愛心，且需要極大的信任。我有遠志，何嘗不欲遠離，只是啊只是……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上次我娓娓告訴妳一些小事：有次把老二怎樣從家裏的枷鎖中掙脫出來怎樣的日夜工作半夜還要爬起來讀書寫作、怎樣負了重傷扭傷的腿正溢鮮血仍拼命練武拼命大笑——我的結語是：「他是一條好漢。」妳憐惜地搖搖首，然後妳蹙着秀眉，很躭心很躭心地問：「掙扎和練武是好的呀，但怎能傷害自己這麼重呢？」啊我的向陽，妳可知妳一心要我去深造，對妳來說，也是一種很重很重的傷害？

稿於一九七三年末

○回歸

在一切禪定一切反省之後的決定，我將回歸。

……I'm here if you should call on me
You think that I don't even mean
a single word I say
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

這一首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夜裏，那寒山的夜裏，我和妳走過冷冷的長街，它便唱起來了，不知是從那一所山上的住宅、那一間住宅裏透出溫柔的燈室中唱的。六弦琴聲聲彈動，無

限凄其！那是個寒冷的夜，山間的燈火閃閃爍爍，淚光一般地晃動着，那聲聲的歌，隨着憂勃與沉愁，催動着涼柯。

這眞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嗎？不是的，它常常隱隱約約的在我耳際響起，時遠時近。遠和近之間的距離，只在一個決定，我忽然到遙遠的寶島去，去尋找我底理想，就這麼樣，我留下了一首詩，在我那幀實在笑不出來的照片之後：

我折斷了我底弦
我帶走了我底歌
曾對你笑得年青又莊嚴的雲
正飄揚在隱隱的青山
愴然裡有多少未許的情感
一揚袖，白衣去了天涯

如果一揮手一揚袖那便是別離的全部，我實在無法詮釋些甚麽。

向陽，這一走，走得洒脫，但多少離別後的愴然，夜夜彈響在我們的心中。這一揚袖間，那

水仙花般的笑，便在遙遠的海之彼端了。以後許許多多詩社的盛宴裏，我無法陪妳一道出席。餞行會是我最後的輝煌。

那晚妳重唱那首我曾欣賞而傾耳聆聽的「我彷彿在花叢裏」。啊，我彷彿在花叢裏的那段日子，使人憶及在嚴酷的長冬裏苦守了無天無日的歲月後，一開門，迎面竟撲來蔞蔞勝碧，毿毿如金的錦繡山河底驚喜！只是這一切，這一切，如今都已遠去了嗎？

不是的。我將回歸。數千里的距離只在乎一個決定。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而這遊子，已如浮雲一般地飄回來了，飄回家鄉來了，飄回詩城來了。沒有絲毫的悔意，因這是一切禪定後一切反省後的決定。我將回歸，如遠去的鴻雁，鴻雁歸自遠方。這本來是一箇全圓，一個大輪迴，看我們有無勇氣去填上這最後且最有力的一筆。

妳寄我的信中有這樣的幾行詩：

我嗚咽的禱告裡
呢喃復呢喃
自己的交談

而在妳這無望的交談裏，請安心守候，這寂寞的交談，不久會有我歸自遠方豪邁的語訖。這些日子以來，長久的煎熬與守候，我絲毫未老，且有風霜過後如劍身般瑩然的年青！

呵呵年青！每天在這小樓上，遠眺遙遠的彼岸。早晨的時候吟朋友相贈的風鈴，深夜的時候聆妳贈我的音樂小盒。

窗外綠葉轉紅，由紅而成棕褐，然後落下，落下秋天的一句話，落禿了一樹，也落下了千言萬語，人們所讀不懂的語言。竹風由輕淡轉而濃郁，秋已深，冬將至，而我在這裏，却深深地憶起妳，啊溫柔的向陽，唯有妳的白衣，才讀懂楓葉的凄紅，竹葉的蒼葱。有多少話，我未能訴說的，有多少誤會，我未能解的，都在妳容忍和溫柔的辝中消散。憶起這些，我常常這樣問自己，我的回歸，呵那回歸的鴻雁能給妳一個驚喜嗎？終使它是微小的，縱然它是微小的驚喜，我仍願以我的一切去換得它，即使是一瞬間的美，一刹那間的永恒。

稿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閤上妳手抄的散文集，是十月天晚秋的入暮，我走出了振眉閣，在試劍山莊的紗窗裏望出去，天色灰濛，萬里蒼穹，我忽然想到一些楚辭以前的南方歌曲。譬如鄂君子晳泛舟河中，越人急就的美麗歌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譬如延陵季子北遊南返，徐君已死於楚，他把心愛的寶劍留在墓前：「延陵季子兮不忘故，既千金之劍兮帶丘墓。」這是徐人爲表達這一段情義所唱的歌辭。又如孔子遊楚時，聽見小孩子在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海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當然我還想到那位偉大的楚人屈靈均；在憂國懷鄉中渡過離亂的歲月，在壯麗中帶清秀，雄偉中帶情趣，山聲水影的楚國江邊澤畔，遙望天野，長吟不絕：「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悖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卒遠而日忘兮，顧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終於投汨羅以自盡。我不知道爲什麼看了妳的散文集後總是想到這些，也許是因爲妳在散文中寫了：「爲什麼想儘辦法去寫那些蒼桑的人呢。想儘心思去感受冰天雪地的冷呢。我已經先把世界的下半生寫下了。我不會活到那

個時候再寫。因爲你已不在了。我當然要去以後的日子中找你。」「你」是誰呢？也許有答案，也許沒有答案。然而漢江之水，縈迴轉折，穿過數千年的辛酸歲月，依然流失。不知道爲什麼，我很欣幸，因爲妳的散文集終於要出版了。

昨天我已看完妳散文的下半卷，今天倒回來看上半卷。先看完下半卷，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不幸。我看了很難過，彷彿看到當日的初遇初逢，乍驚乍喜，暮色蒼茫才驚覺已過了許多時光，襄陽不再，向陽仍在不在？叫一朵花而春風了整座江南，還差那末一筆，就把整個江南畫了給妳，這些都是幾曾何時的詩句。我又彷彿看到詩社的風風雨雨。十年燈。巴山客。而妳跟我去流浪，這些日子來，叫妳辛苦了。

我有時候經過文學院，看見寂靜的內院裏有棵老樹，蔓藤都垂下來了，所幸還沒有人去修剪，便很想叫妳去看。以前經過新生大樓，看見夾竹桃千手萬手紅粉紛紛的小手向天際招手，又很想叫妳去看。有次醉月湖蓮花開了，襯着亭，映着柳，有些兒江南，也想叫妳去看。妳來時，已暮了，蓮花都垂謝了，看不過癮。妳說不喜歡醉月湖，太風雅的名字只有不風雅的意竟，不如直接叫台大湖。有次很夜了，我們在湖畔，湖水在黑暗中居然有千點洋洋灑灑的銀片亮，遠處有人吹什麼樂器似的，聽時已中斷。妳說多想到那湖中心的亭子去彈箏，爲什麼沒有渡向那兒去的曲橋，乘風聽了就說：我一葦渡江帶妳去。那晚眞靜，乘風來臺的第三晚，燈火潦落，在遠處無人

的閃亮。

有時候用脚車載妳來回臺大，公館車子多，羅斯福路車聲喧天，把妳放在車後，常常要回頭來看，因爲不放心，怕忽然。妳噤聲不響，怕我分心，其實我也沒十分把握。一到臺大校園，總載妳到傅園，轉轉折折，我在賣弄駕車的技巧，妳在呱呱大叫，總是兩人都驚出了汗。所以妳寫下這樣的文章：「每個日子都可能是重逢。偶然的驚見。如果在校園中，在匆匆趕上課的步伐聲裏，你和我是人羣中最多情的震住。是流動的脚步裏最不捨的依靠。你一定會在發現我的那一刻怔住裏飛奔而來。」

這些時日裏，妳一直堅持妳對我的快樂的容忍。我愛讀書，愛詩社，愛做大事，上一刻在家裏替孔孟學會寫篇文章，下一刻已到了國父紀念館。有時候忙忙碌碌的跑過來叫妳小娥，下一刻就去了和兄弟們扮鬼叫。妳總是能容忍。以前我來臺升學，以爲妳會勸住我，不料妳反而勸我來臺。後來才知道，妳幻想中別離是美麗的惦記，一旦我上了機艙，別離成了兩面的天涯時，妳眞的要哭了，才洒脫不起來呢。眞是一種美麗的上當。所以妳寫下了這些文章：「臨別的前夕，你替我安排你離開後的事。『如果妳還是參加詩社的聚會，那當然最好。但如果最近心裏不喜歡，不必勉強去。我的兄弟們一定會解瞭的。』你說。你還安排了一些別的事以及我明年要飛的手續。當時我不知爲什麼，聽了很覺刺痛，忽然不由自主的流下淚。我自己也感到莫名。第二天到

達機場時，時間已經太遲了。飛機快要上空了。我沒有來由的緊張起來。如果時間不這麼趕就好了！我反覆的想。你握住我的手，一臉鎮定，平靜的和我們告別，平靜的走入玻璃門。你進去之後，你的兄弟急急喚我趕上陽台眺望。我遠遠的望見你走進機艙，回頭再揮手。太遠的視線，看不清楚，我探頭望去，很想看你臉上的神情，機門已經關上，堅閉了……我以爲別離只是一個名詞，想不到這兩個字會在感情中活起來的。」

我上當的時候還多着是呢，開始見到妳時，妳躲在人羣背後，好像很憂鬱的樣子，我以爲妳愛靜，所以不敢太吵鬧。現在才知道上當了。每次我有事思考時，總喜歡在山莊的長廊裏踱步，妳就一定在我身邊說，昨天晚上妳做了個什麼夢，妳喜歡什麼，最最不喜歡什麼，那時候我思潮裏正想到下一季我們詩刊推出的是什麼計劃。有時候妳遇上大眼睛的王小媛時，妳們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只見兩朶黑髮，臉龐都在忙着講話。別人能做到「臨危不亂」，而妳們兩位，一個臨危時想到吃飯，一個臨危時想到畫畫，實在令人佩服得緊。還有妳又很饞嘴，愛喝蓮子湯，吃很多很多的東西，新鮮的、可愛的、美麗的——但都吃不完，帶着半歉意的推給我，我只好以一整張苦瓜臉吞下去。唉，上當的日子，還多着是呢。

每天我忙我的上課，忙我愛唸的書，忙我的「終生事業」，而妳吃，除了忙妳的詩和散文，以及忙妳的愛照鏡子。每次走進房間來，假裝在鏡子裏偶然碰見，又驚又喜。以後我一定買一個

房子給妳，一房都是鏡子，大的、小的圓的方的長的濶的哈哈型的，給妳照到够。妳的散文中有這樣的一段：「以前每逢有人讚我，我高興極了。高興到出了面，當場就笑起來。熟悉的朋友還說：『妳不可以笑，要假裝不高興』。但我怎能忍得住呢。其實笑過後我就沒有去記它了。現在總是和別人格格不入。找不到一個知音，心裏越來越孤寂，遇到讚美時我都記下來告訴他。我開始不喜歡自己那些上了一層樓又一層樓，越寫越孤寂的詩？在最高的樓上，我化盡心血想墜樓。祗望自己死了之後能揭開墓幃，看陽春白雪潺潺流過。」其實這是妳散文境界上的超昇。妳是個肯努力但不勤力的孩子，有張愛玲的敏銳，沒有張愛玲的冷酷，妳的詩的境界，很是孤寂：「臺前是親愛的一家人／幕後是互不相干的角色」，沒有人知道妳每次洗衣服時在浴室裏唱到呱啦呱啦叫，出來後又抱怨怕手指會洗粗了。每天起來總埋怨這裏疼那裏疼，到最後原來肚子一個大洞，最終目的還是肚子餓了。我在外面走我風雪的長道。妳在振眉閣中發現一隻螞蟻，小心翼翼的把牠拈起來，拎到欄杆旁，從四樓扔下去，爲牠設想一個詭秘的行旅。而我還在趕我風雪的長道。妳在山莊裏走來走去，常給小東西嚇到，嚇到了便呱呱叫，又怕鬼又不敢睡覺。而我還是趕，趕我命定的長道，只要有能力，爲妳擋風，爲妳擋雪，爲妳趕長長的大道。只要有一天我能擋得住。

現在詩社多了幾位有靈性，唯情唯美的女孩子，妳總該不會寂寞了吧？又或許妳根本沒有寂寞過，因爲有妳的琴妳的箏妳的高山流水。只是這些日子以來，從星馬到臺灣，人人物物，是是非非，都是一條風雪長路，而妳一直在我披風右側，關切照問。這些路程，使妳掀入了江湖，叫妳辛苦。而在風露中，妳的散文裏，透切着越人舟子之歌的深摯，徐人之歌的俠情，孺子之歌的飄眞，甚至有屈大夫悲壯的長吟，在楚水之濱，天茫野濶，無盡哀思……爲什麼妳的散文集不叫做「行吟」呢？

稿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

少年事四章

○刀

那一刀所劃過的光芒，
不是流星，而是太陽。

這是一柄七寸長的刀，薄，而鋒利。

刀柄有紋，魚鱗般的紋，沒有雕龍，沒有刻鳳，因爲這刀是用來殺人的，不是擺出去供人觀賞的。

執這柄刀的手，白晢而嫩，好像沒有了掌紋。這雙手很纖瘦，但指骨骨節凸起，指是尖而削的，指甲有半圓的白暈：一雙藝術家的手！

而這雙手曾彈過琴，撿過棋，寫過書，畫過畫，如今這雙瘦瘦的手，卻會以四隻手指夾着這柄刀，閃電一擊，刺入敵人的咽喉，絕無虛發。那四隻手指，母指按在刀柄的木紋上，食指橫架在刀柄下，中指居於刀柄的中部，無名指輕拈刀柄之末，穩定了那柄刀，瞄準了那柄刀，肯定了那柄刀以後，一出手，刀快如電，已揷入敵人的咽喉！這四隻骨節突露的手，就拑在刀柄上。刀柄有魚紋，因爲這樣始能抓得緊些，穩些，不是爲了好看。所以刀柄是檀木做的，沒有纒絲。刀是用來殺人的。

刀是用來殺人的，所以刀必須要鋒利。它的刀嘴斜斜地彎了上去，刀鋒僅僅是那麼海天一線。刀的光澤是純亮的，然而它竟有一層難以覺察的邪惡的微藍或微黃光澤。那是刀的凝點。刀一到了主人手上，刀身便亮一面令人無法展目的亮鏡，隱伏着一種茫茫然惡毒而又神聖的寒芒。刀的凝點是薄而鋒利的刀身，刀的焦點是刀尖的一線。

刀是用來殺人的，所以刀必須要鋒利。所以它薄得竟然微微自顫着，它的用處生存在速度上

，它的速度只生存在一刹。一刹間那藝術家的手沒有了刀，刀鋒劃過氣流，藏首於氣管與食道之間。藏術家平常拿着這柄刀反覆撫弄着，但手不離刀，所以刀也極少存身於人之咽喉。

這是一柄七寸長的刀，薄，而鋒利；出手一刀，生死立判。所以持刀的人絕不輕易出刀，接刀的人也絕不願意失手。刀是鋒芒，它依賴忍耐的鞘套。只是當忍耐的鞘終於套不下去了，於是節骨凸露的手拔出了刀，露了鋒芒。

刀鋒一露，殺氣大盛。一切的事物都突然靜止了。那敵人盯着這柄刀。刀，七寸，薄而鋒利。出手一刀，絕不失手。那是一個勁敵，掌心汗湧如泉。刀，微微地嗡動着，烈日下，竟浮搖着七色的光芒。手，出奇地穩定，穩定着一千萬年的穩定。那勁敵望着這把刀。太陽很烈。兀鷹盤旋。那勁敵望着這把刀。一擊不中，全盤崩潰。那勁敵的手粗而厚，如鐵一般地浮着油黑。刀薄而小，但足以致命。四指按在紋木上。如果黑手是代表整個江湖的黑道勢力，這雙白手，不，這亮幌幌的刀，又代表着甚麼呢？

太陽喘息地趕到後山，俯首洗去樸樸風塵，柔和地燈籠在黑夜的蒼穹裏。刀。白手與黑手。這柄刀微顫。刀一出手，急如閃電，刀鋒破風。此刻正是風高之時。刀入咽喉，必切斷氣管與食道。有人能殺一千個人，卻絕對避不過這一刀。這黑手能接得下嗎？

這是薄而鋒利的刀，明麗而凄艷，刀一出手，勢如驚虹。風急，月西斜，刀要何時才出手呢

？那雙黑手，是否能輕易地接下這柄刀。刀會不會很精確地，割裂了皮膚，進入了肉體，貼着氣管與食道，攝殺了魔鬼的靈魂呢？

刀光一閃！

刀已出手！

讓未知成爲事實。

○月光會

1 月光會之前

我們都不是那種常常罣念節日的人。節日並不在我們的心中留下多大的意義，節日對於我來說只是握手相迎和揮手送別，等待一如胃病患者，殘忍而不厭其煩地忍耐着，每一天每一夜，於是它便不成爲甚麼了。

這是中秋。中秋至少還會令人想起攬月的李白和邀月的蘇髯。一個朋友來信說在那天歸來，

自老遠的小城，爲的僅是要見見當年的「戰友」。於是我對我的朋友說了。便有一位很窮的朋友，忽然拼命的去工作，在最後一夕裏交出了月光會的經費；也有一位朋友把他僅存的一天假期休去；更有一位朋友，連初級文憑考試都暫時不管算了。我雖然有病，但到那天也實在病不下去了。

這幾天我們都忙着，彼此都知道彼此睡得不好；幾張床，散落於城中每一角，如戀人的靈犀，同時憶起對方。月光會的早上到下午都是忙碌和愉快的。李雖然沒有來，但他那一句：「除非我死了，否則今晚月光會準會有我。」他的確是在艱苦中到來的，但不管他是如何地向他家人解說，那都是多餘的了，一語便足。我們把東西齊備好了，郵差自柵外遞給一封及時的信，廖子這樣地草草寫道：「友誼並不包括誤會。我慚愧我就誤了你們的行程；不管你對我不起還是我對不起你，我們心中都僅有的是：謝謝。今晚若搭不到車，走也走來。」

我望望站在桌子桌子又桌子之上的老周，搥鐵釘搥着了手的老吳，張大着很月餅的口的老余，正以快刀切瓜的老劉，道：「他還是以前的他。今晚將是個很愉快的月光會。」

我們的佈置是很奇怪的。五十盞玲瓏精美的小燈籠要最易燃燒的那種。夜來了遠處人家的燈火已亮起，這些燈籠亮起後又是怎麼一種景象呢？

2 月光會之後

我立於星空下，密密麻麻的星空下，月光一排排地向我掃來。寒意自我雙肩落下。夜未央。燈闌。人散。星孤寂。爲甚麼我生命的星宿是最孤獨的一顆？其實人也非散去，他們都笑了一夜，與友伴們再度笑在夢中，我寫詩的牀上。何苦我要獨醒？何苦他們要入眠？

月亮慢慢的向我走來。河水嘩啦啦、嘩啦啦地流着，已夜得很夜了。椽林夢着不醒的千年，沒有精靈再俏皮地會集。五十盞紙燈籠，僅剩兩盞，一紅一青，一青一紅，搖搖幌幌，幌幌搖搖，是盲女哭泣引路的燭火？還是棄婦滴血的招魂？它們仍在自我耗損着，儘管是幽暗如螢的光芒；它們豈會想到，數小時前五十盞的燦爛和熱鬧，與數小時後夜色的無盡無止凱旋中的淒涼？月亮正巫術般地澎漲着。

沒有燈籠實在太不中秋了。燈籠一盞盞燃在風裏，燦爛得似一隻自焚的蝶蛾。紅玻璃紙燈下的口琴獨奏伴合奏，笑聲和吉他的滲和。僅這麼一次啊溫園的熱鬧和歡愉。就這樣忙忙碌碌地佈置，歡歡喜喜地迎送，似鬧劇中的快鏡剪接，來不及悠閒的凝目。只是月華已漸漸走火入魔般的慘青，燈籠來不及嘩然便相逐自焚。而今人都落於疲乏的夢鄉，如我不眠，又何苦步出門房？如我漫步於古典的今夕，又何苦念念於折柳的明朝？只是啊只是，我不該被這兩盞號哭的燈籠所離魂。

人佇立於太虛下，唯月可促膝談心。談文學？談往逝？談十里長亭的明朝？望向小房，會有人夜半夢迴，發現夜正獰笑地坐滿一房嗎？月向我移來。

驀回首，遂發現，那兩盞燈籠，竟已成灰！

稿於一九七一年末

○人　烟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賈浪仙——

這是一幕景緻，在山上，在一座沒有人的山上；殘棋遺落在棋盤上，一隻鶴在千年的古松下獨足而立了很久很久了；曾照過很深很深庭院的、照過陵丘古墓石碑上模糊字跡的夕陽，如今都

披在你和我的肩上。我們默立着。從我們畢挺的背影望去，誰都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是年青的；但從我們背負的手看來，我們是少年而老成的。蒼老的往往不是人，而是心。

「我反對遺世，」你說，「這幾天我蒼老得特別快。」

「但我很快樂，」我說；寰顧四周，「有一點點霧了。」

「你太禪了；你不能再在山上躭下去了，否則你再也不能是山下的人了。」你的眼睛裏有一點兒憤怒，你不喜歡任何人傷害我，更不希望這座山會剝奪了我的青春。

我笑了。

「我會嗎？我只能把泡着幾片綠葉的茶一乾而盡，不像葉居士那樣用茶杯蓋碰碰杯沿，一口一口的仔細去品嚐。我還有一股不肯屈服的年青！」

「這樣，就好了。」你也笑了，眼睛很亮很亮，笑的時候有兩盞燈籠在那兒點亮了；你的確是比我年青得多了。

晚霞把雲燒得很燦爛。四週很是空茫，風吹得很緊，有一朶雲自山那邊走了出來。山顯得更孤獨了。

是的，我們非常孤獨。在年青的一羣中，我們是屬於蒼老的。我們在小房子中大聲讀詩，畫筆和唱片遍佈了我們的小房間。我們都企圖影響別人，但我們都失敗了。在許多許多的深夜裏，

檯燈孤獨地亮着。你置下了書，我放下了筆，你侃侃地告訴着我許許多多的事情：你怎麼地和鄙視華文的英文老師辯了一天；你怎麼地對你的女孩子說：「妳太不了解我，我不跟妳談了，我要回去了，瘂弦的『深淵』等着我。」

松針微顫着，寂寞。白鶴飛了，消失在白茫茫天茫茫雲也茫茫中，寂寞。夕陽完全地紅着，寂寞。山風很急，我散髮，你的袍裾飄揚着，一株茅草沉默地白着頭，寂寞。

「我很痛苦，」你說，「我的父母不了解我，他們反對我作曲；我的哥哥碰壞了我的手提琴；我的女孩也不了解我：她覺得和一位藝術家在一起很榮幸，但她却從來沒有嘗試過怎樣去欣賞一位藝術家的作品。」

「不過你有朋友，能了解你的朋友，」我很冷靜地說，「你有沒有嘗試過放棄她？」

「她很美。有一種美除了聖潔和高貴外，令你不敢去佔有而只能够全意全心的去欣賞。她可以說是這一類的女孩，」你痛苦地說，「所以我說要我奏一曲小提琴曲給她，她很高興，但叫我拉流行一點的、淺一點的。」

我沉默，靜靜地望着你。

你又狠狠地道：「她父親是鉅商，馬場的大老闆。」

「但和你結婚的是她。」我說。

「可是她絕不可能長期忍受我。」你說。

我忽然發覺你有一股勁，一股說不出來的勁。

你忽然抓住我的手，懇切地問我：「告訴我，爲什麼愛情都是那末痛苦的呢？」

我深深地望着你，你懇切的面容，和黑而亮的眼睛；你的眸子很年青，我可以從裏面看出你的童年：我笑了，我拍着你的肩，說：「那就不要太勉強好了。」

彩霞都沒有了，山鳥匆匆回歸，有一輪很淡的明月，自重重疊疊的雲海中昇起。風吹得更緊了。

你輕輕地道：「你很玄，但沒有蒼老，我在你的作品中讀出你的年青；是什麼使你這麼年青呢？」

我笑着：「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還沒有成熟，我怎麼會老了呢？縱然我老了，我倦了，我要睡了，我還是要對自己說：少年，你的名字是奮鬪。」

暮色漸漸合攏了，月也很模糊了，我看着茫茫的深壑，說：「今晚會有霧，是很冷很冷的夜。我們……」

後來霧就昇起了，白色的，緩緩地流自四面八方，有人的背影慢慢被沖淡了，湮遠了……偶爾崖壁間有一二聲猿啼…………

稿於一九七一年末

○促　膝

一部電影乃誕生自許許
多多靜止的菲林底片段裡。

…………………

後來呢？

後來夜失足於寂寞的瓶子裏，那少年返身走入了屋內。按亮淡藍色的檯燈是一種喜悅，亮着的是一種無聲的消逝與成長，於頁頁翻去的日記。而在扭熄了燈火後，有人寂寞地彈起了吉他，弦是柔和的弦，夜是古老的夜，霧白了頭月也白了頭，弦跳心跳，而黑夜是唯一屏息靜聆的聽衆……你必須承認，夜是可愛的。

夜是含蓄的花蕾。

是的，它的燦爛是白天。那少年的身份是很值懷疑，在晚唐，是否婉約的小李？在南宋，是

否瀟洒的辛將軍？他的身份是很值懷疑的，在現代。初中會考的那一年，在那晚的畢業宴會上，他的獻詞把朋友們都說哭了，那夜是不眠夜，風和雨都是冷冷的，他們都自雨中奔去，奔去海邊的冷冷的鐵椅上，那時，身子暖着身子，海呵怒海憂怕的海不息的海訴說着他們訴說的話，浪來浪去，那一夜就浮在一首哀哀的歌上，宛若曼奴興的細弦，猶似尊•拜玆濃鬱的嗓子。那夜是一首不快樂的歌，而黑夜是唯一摒息靜聆的聽衆……

是的。後來這羣雛鴻都飛了，留下的是偶然的指爪……

但他們都是鐵錚錚的漢子，有人在每日往返學校的巴士中，與售票員狂辯現代文學的眞義，一連數月；有人早上上學，中午工作，晚上溫習，半夜寫作；有人瘦得像一根迎風的竹，載了一大叠書本爲朋友們求索難題。而他更早熟，但他底愛情都是沒有結果的感情。他與他暗底愛慕的女孩在盛宴一席談後，却落寞得要數街燈而歸。他第一次送女朋友回家的時候，是在初一那年，那時兩人共一把雨傘，爲的僅是躲雨。而數年後他第一次眞正的送女朋友回家時，他的心是傘外被撐開的水花，他只覺身側的女孩子的柔髮足以縛住那朶瀟洒的雲，化作雨水在她四週彈響。迄今他仍很懷念那束很黑夜的長髮，也很懷念那一夜甜甜的失眠。後來她走了，而在一場越野賽跑中他得到了冠軍，其實他是有個未被人知曉的秘密的。他狠狠地跑着，傷殘着自己，壓逼着自己，痛苦着自己：連她也去了，甚麼事物都留難着你，跑吧，摔掉這一切！據跑在他後面的競者說：他向半空出拳的手，似一股掙扎後的迸裂……

但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是嗎？

嗯，之後，或者之前，或者當時，總之他想去渡河。那晚月光如龍脊地分兩排刺來，倒注在漆黑的河中。河有風，岸有風，去風化岸上幾座不朽的望鄉石。月波橫素，冷浸蒹葭浦。後來河中的渡河者說：「要渡河，必須自撐舟子。槳於林木間，天快要亮了。」他總算是驚醒了，一身冷汗，有人在遠處說：月偏右，我們以快速渡河……

以後呢？

他的文字並不載道的。他的藝術便是他的「道」了；正如蛹中之蝶，牠的「道」便是孕育和創造。而他覺得藝術永遠要保持一種趕赴百里外的一座城底感受：疲乏、喜悅、痛苦和期待……

稿於一九七一年中

拍岸的潮

其實今晚我的心情應該是很愉快才是的；但我並不。在黑黝無盡的曠場石墩上談到十二時許才歸來，心中有很奇異的感覺。我一再重覆：其實我應該是很愉快的，因爲我那些朋友都是知己，一些生死患難的弟兄，而且，今晚我們談得都很愉快，談藝術、談創作、談文學，也談音樂和電影，甚至第一次聽到他們談起女孩子來了。我們都談得那末愉快，忘了一切，後來在曠場上痛快地笑着，笑得肚子也痛起來。可是，現在呢？現在呢？

現在呢？別過他們，我獨自走過一排排幽冷的星光與月華，用鑰匙扭開了門，回到自己熟悉的房中，開了電燈，忽地把全室的黑暗都踢到屋外去。我坐在舒適的椅上，竟無法移動半絲，我

沒有疲倦，而且也不算是一個懶散的人，可是我無法做甚麼，只能透過紗窗，望見屋外淒戚的星光。時已一點，凌晨一點鐘了！我沒有睡意，我眞的沒有睡意，於是我把電燈關掉，轉而按亮桌上的那盞藍色的小燈，於是我的整個房中都充滿了幽異的，澎湃的藍色。

妳知道我爲甚麼要關掉那盞光線強烈的燈嗎？小妹？呵，我是怕鏡中反映出一個陌生的，空洞的自已，我害怕我不認識鏡中的那瘦長的青年。適才的感覺；這感覺如洞笛般地嫋嫋響起，然後把我整個人吸引了進去，最後不能自己，而房裏這動人心弦的藍色，我癱瘓在舒適的椅中，一直如是。我想起我唸高一的時候，有次我望着那幾度青山的夕陽，告訴一個筆名叫飄零雁的同學：「你懂我嗎？你若要懂我，必須要洞透我底寂寞。」他却頷首道：「我當然懂，因爲你沒有朋友。」我愕然，我是沒有朋友嗎？不不，我有很多的朋友，有片面之交，也有患難眞朋，他太不了解我了。我眞的是沒有朋友嗎？妳當然不會那麼想的。我現在正處於這麼美好的環境中，我心境應是很美好才對的。我心境應是很美好才對的，於是我輕輕地搖着脚，輕輕地拿起六弦琴，手指在琴弦上反覆撫抹，弦韻聲聲廻旋在房中，我的心情終於比較平靜下來了。我忽然記起詩人葉珊的一句話：「她們像一羣美麗的春鳥，一起飛走了；留下我，和我自已的傲慢。」留下我，和我自已的傲慢。我反覆吟咏着，咏唱着，指尖在弦上迅速地換着Chord。留下我，和我的傲慢。但飛走的又是甚麼？留下的是甚麼？在我來說，「她們」是甚麼呢？是青春的消逝？是即逝的追

憶？是愛情，那逝去的愛情？是歡樂，那歡樂後的空虛？

我隨手把一張唱片置於唱盤上，唱片在旋轉着，一圈又一圈，旋着，轉着，在它深沉的圈圈鬱黑裏，有多少悲涼的細訴？我很閒適地再度坐下，隨手拿起這張唱片的封套，在柔和的燈光下，一個很小很小很嫩很嫩的女孩子，披着長長柔柔的髮，穿着花格的小裙，抱着吉他，眼睛望向遠方，眉宇像正領住一些什麼，令你不得不，不得不聽她細訴，聽她細訴呵聽她細訴。於是細脆的音韻自室中響起，一下子與一房澎湃着的藍色融爲一體，且深深地烙印在我心裏。

那是一首很輕快但却教人無窮傷感的歌：Circle Game，鬱鬱地唱着，唱出一個孩子的成長，一段歲月的蹉跎。我能够說些什麼呢？若妳在，也必感動得淸淚盈眶。這小女孩，歌聲自她仍帶童稚的嗓子流出來。我以前不是想過華人想把西洋民歌的風味唱出來，只怕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麼？但我現在，或許，應該修正這個意念了。室內室外一遍寂靜，再沒有誰仍在這子夜醒着的了。陳美齡淸麗的嗓子在細訴着：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ander,
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多麼純；我把眉心深深地皺疊而起；多麼純，又多麼的遙遠啊。這歌聲把我帶進曲裏，在carou-sel 中轉着、轉着，那是很遙遠的事了，遙遠的孩提與童夢，一切一切……她一直在反覆吟唱着：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t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a circle game.

那上上下下，起伏如波如潮的木馬，那不能回轉，只能回顧的歲月呵歲月，我們一圈圈地盤算着，恐懼那殘忍的語音：

"Take your time, it won't be long now,

till you drag your feet to slow the circle down."

一切消逝得如斯之快，又如斯殘忍。歌聲漸漸低沉，終於靜息；好一會我才站起來，再把唱針放在適才的地方，然後我再一度地坐下來，不管夜已深沉，讓那拍岸的潮水，再度拍擊我心裡空漠的沙灘………

稿於七二年十一月廿九日

鐘聲

傅鐘沉宏的聲音，在薄暮的雲空裏響了二十二下……爲什麼不是二十四響呢？一天有二十四小時啊？傅斯年校長說，留下那個小時，讓我們沉思、默禱、反省，讓我們回想自己在那二十二個小時裡究竟做了些什麼？什麼還沒有做？做對了什麼？什麼做錯了？一位三年級的同學，曾經在我來到本校第一次聽到這鐘聲的時候，這樣地向我解釋。

而今後聽到這些話到現在已半年多了。半年裏，匆匆忙忙，提着書本上課，像一匹出關的快馬，然後挽着書本下課，彷彿成了不勝負荷而須橫渡大漠（猶有千里）的駱駝。颱風起時，椰林大道上的孩子髮揚衣飄，椰子樹被吹得彎下長長的腰，舞弄着它們不止一雙的長臂——這些風，

眞的能吹得淨我們臉上的塵嗎？秋天是颱風季，冬天是令人哆顫的寒。杜鵑花城和傅園，就像臺大的那一堵紅牆，寂寞而無聲，堅守着青青子衿的數年寒窗。冬天裏，花未開，陽光未暖，大家穿着厚厚的夾克或棉襖，趕着匆匆的行脚——從新生大樓跑到文學院，從文學院到普通教室——也不知道是冷還是累，只覺得大家越來越少歡笑。大學是孕育人才的地方，而且學風空氣自由，景色美麗，怎麼大家反而鮮見笑靨，而愁煩愈甚呢？是爲這自由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還是美麗中帶來的只有失望？或是在這些匆匆來、匆匆去的日子裡，大家來不及停下脚步來欣賞，來聽一聽宏亮的暮鐘如何地在薄暮中敲響？……

然後是春天初臨，臺大的杜鵑花怒放出容色的傳奇，冬天穿厚衣的人，成了打傘行在春雨中的賞花者。傅鐘仍聲聲敲響，在一個寒暮中，帶來了寒假，又在另一個清晨中，送走了寒假遠去的跫音。同學們又匆匆忙忙拿着書趕着路。半年了，究竟有沒有人肯抽出兩聲鐘響的時間，來想一想，今天獲得些什麼？失去些什麼？已做了什麼？將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可是在這些行色匆匆的日子裏，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作這樣的詢問。也許在眞正的尋思與反省之後，路才會趕得有目標，有意義，而且在趕路時才會感到柳暗花明的替換。

冬暖

天很冷。對在熱帶渡過二十載的我來說，寒流就像急湍的江流，而我就是那掙扎的小舟。從在熱帶陽光溫煦的照耀下穿着單薄的衣衫到而今在灰濛濛的寒天裏，披上一層又一層厚而且重的風衣夾克，那不自在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更糟的是：這多層衣服並不見得能解脫寒意。在大寒裏，連衣服也像冰，穿了更冷。行走在外，風如利刃劈面，頭也冷痛了，脖子也硬化了，恨不得在背上背個暖氣機，不然就寧願自己是孫悟空，一個觔斗翻到火焰山算了。

當你看到這涼薄的世界，淡薄的人情、脆弱的心、冷酷的同情，你覺得冬天更冷了。走在街上，你看到陸橋濕漉漉的梯階上一頭餓了三天仍未死但已奄奄一息的小狗卑微地望着你，你心疼

不心疼？馬路上，妙齡少女連人帶車翻倒在路旁，女孩哀哭，行人圍上來觀賞，幾個彪形大漢還交頭接耳用你聽不懂的語言來指指點點那女孩衣服裸露撕破的地方，不懷好意地浪笑——你目睹此情此境，痛不痛心？公車上，乘客你頂着我，我撐着你，互不相讓，而兩旁早已獨佔鰲頭的乘客，正以一種隔山觀虎鬪的微笑來看站客們的明爭暗鬪；一位矮小而瘦弱的老婆婆，正夾在人牆中央，左右沒有扶手柄，又够不上車頂上垂下來的手環。車行顛簸，老婆婆也東歪西倒；她抓住一位紳士的西服像抓住一塊浮木，但對方竟厭惡地將她甩開——目睹此境，你黯不黯然？你在冷夜裏東躲西藏，希望找到一些溫暖，遂發現全街的人都繃着臉木然前行，雙手插在衣袋裏，頭縮到脖子裏，一副認命的神態，匆匆而漫無目的地趕着路，不準備施捨溫情也不準備接受溫暖。你看着，你會不會倍覺傷心，更感心寒？!

然而你却又發現：陸橋上那饑餓的小狗，眼睛裏已有滿足的光芒，牠身旁正有一碟殘剩的飯餚；你又在課堂上偶而聽見，原來是一位可敬的老師——與你有一般的憐憫與同情——已先你而把飯送給小狗。那小狗或許還不知道被愛護的溫暖，但食物却使牠能繼續抵擋寒風。得知此事，你開不開心？正當那妙齡少女哀哭，浪客譏笑之際，有三五行人，排衆而出，扶起女孩，修好單車，用溫厚的衣披蓋了女孩撕破的衣襟；女孩止歇了飲泣，那幾個彪形大漢張目也望不到溫厚的人牆裏的世界。目睹此境，你高不高興？當你看見那老婆婆宛若風雨危舟，而座位上有青年一躍

而起，扶老婆婆穩穩落坐，站客坐客紛紛讓出一條路來。車掌小姐也安慰地笑着，這一代青年有如此愛心，目睹此情你欣不欣喜？你走在街上，「看行人匆匆趕他自己的行脚」（方娥眞詩句），天地蒼茫，無處依傍，正在此刻，有人向你歡呼一聲，正是千里來赴中原的老兄弟，不意在這薄涼的路上遇見；兩人握手言歡，互問消息，相擁暢談，看一池在冬寒中仍盛開的白蓮紅蓮，看湖中寒亭依舊，箏聲自畫樓西側隱隱傳來，清茶綠葉幾片浮飄，伴你們一個冬夜的清涼。那時，冬天是寒冷如刀，還是溫暖如燭？

因此冬天也是溫暖的。氣候不太能改變一個人的感覺；這個世界上，唯有人情可以改變一切。當你失敗，而親友待你依舊，絲毫不加輕蔑，你還會不會再沮喪？因而冬天也是溫暖的。只要人情長存，持燈光的人到處都有，冬天就不會寒冷得太無情、太刻薄、太殘毒了。

山莊

悲傷的人如是說，

喜悅無聲無息的進來

誰也無法抵禦……

冬天與秋天的交換是一部秘笈，起先沒有誰知道，知道時才感覺冷了。我在試劍山莊中的長廊踱步，你們知道，來回踱步是我的習慣，因爲踱步時在思考——思考時我是快樂的。思想馳騁

萬里之外，九霄雲高，七海渺茫，有任翅飛翔的快活。而在這時，偏偏在這時，你們的歌聲自長江劍室傳來。

這刹那，我似飛翔的物體，任意中猛受碰撞。那歌聲如一排排的水聲，使我在子夜搖櫓，迷失於河中那一片月色。歌聲雄壯，首先是御風豪邁的聲音。他本來有一把年輕而明朗的嗓子，後來風霜多了，人少了，他的聲音漸漸瘖啞下去，可是人仍如標槍般悍直。他是一個失了音的歌唱人。在六合唱裏，仍慷慨激昂，仍是一份子。這麼年輕就受這麼多負荷，可是他沒有老去。就那麼瀟洒的一點頭，既然你們千重萬圍的堵塞了我，我一定要去找老大，說着飛身下二樓，折了一條腿，却拐着腿與我在千里外相逢。………此刻他在唱着歌，仍唱着多少人流淚唱過的社歌：

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
看我們的藝術優良
聽我們的歌聲嘹亮
唱到悲歌慷慨情節激昂
發人深省無限感傷………
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

可泣可歌人世炎涼………
看我們的，藝術優良
聽我們的，歌聲嘹亮
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

他在唱着，反反覆覆的唱着。接下來是一首柔和的「燕子」。燕子啊燕子。微風燕子斜，落花人獨立。燕子斜，人獨立。反覆又反覆，反覆吟哦。這吟哦聲中，有個小小清脆的聲音也加入了進去。燕子飛來低又高，一天到晚不嫌老。忙忙碌碌穿門戶，銜泥銜草築小巢。………燕子匆匆，燕子忙碌。像二弟這一羣人，所爲何事？營營何求？在暴風雨中，掙扎下二十哩路的險山，把一根大旗，插在別墅門前的土岡上，爲了什麼？這是何等愚行！而現在還有人願意承繼下去。歌如這女孩，用她陌生的試探，以及眞誠的懷抱，來唱這「燕子」，而眞正相熟，還不到幾天。歌聲又一轉，又是那首社歌，是我們正在教秋風社歌。

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
看我們的藝術優良

聽我們的歌聲嘹亮

秋風是才加入了我們不久的一位女孩。以前她以輕盈典麗的古服，在臺上舞而專神，演出我的長詩「長安」。最近一次她來試劍山莊，與我有一次深談，因此她了解，因此她關心。現在她以細細嫩嫩的聲音唱着，漸次轉而激昂：

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
發人深省無限感傷
唱到悲歌慷慨情節激昂
可泣可歌人世炎涼

黃昏星在廳外聽到這歌聲，也憋不住了。終於站起來，走到長江劍室去，抱着他尚未學成的六弦琴，在木板上猛力敲着，猛力地敲着，一面在奪亢的高唱。他的聲音總比別人的調門高上半拍，唱歌也比別人快，常常因爲拉得太高了，反而唱不下去。可是多年來，應該唱歌的時候也絕不會不唱。時常他獨自一個人在山莊裏唱，一首又一首，社歌、燕子、聚會歌、頌曲、笑歌、結義詞，他自己唱着，沉浸在他自己的懷想裏，從前的烜赫裏。他的歌聲一加入進去，大家都激昂了起來。他們高聲地唱着：七弟用手捶着桌子，打出敲聲一般的節拍。二弟用手擊吉他，發出鐃鈸之聲。秋風在學習着，終於化成慷慨激昂。他們唱完了，再唱，抬起頭、挺起胸，彷彿有一千萬人無聲的在聆聽他們歌唱。一千萬雙敬佩的眼光正向他們睇來。他們眼睛裏閃着晶亮。

看我們的，藝術優良
聽我們的，歌聲嘹亮
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

唱完了他們再唱，像永不疲乏的將軍，衝鋒沙場，只爲錦繡河山，忘了疲勞。看到他們年輕的身軀，聽到他們年輕的聲音，我在廳外，激動而嗚咽。他們的歌聲飄揚山莊。佔領了山莊。超越了山莊。但也有人在小軒裏蒙頭大睡。醒的人醒着，睡的人睡了，年輕的人永不屈伏，老的人過去了。孰是孰非、榮辱盛衰，豈非一樣？

完稿于一九七六年　雙十節

聚會

溪頭之聚不僅僅是一聚會，而是一個夢幻的實踐。我記得在忙碌了一天後，我們無處棲止。

我正在板屋的最黑暗處與翁懷之，江南樵交談——虎鶴兩組的三個小女孩走過來，輕聲告訴我說：大哥，住的地方找到了；不過什麼設備也沒有，請你不要介意。我說：找到已經很難得了（那天住宿的地方早都給人訂下了），只要家人有地方休息就好了，還談什麼設備呢！……她們三人在前面的碎石道上行路；荒涼的野地林間，總閃亮着三兩盞柔和的燈。她們三人在前面嘻嘻哈哈的走着，我微笑的跟着。………不料她們竟走入一所木板砌成，又輝煌又平靜又溫暖的屋裏——這不是上次我們來時，我指着說：「要是能住在這間就好了」的房子嗎？我在驚訝中迎來一身進

屋的溫暖，看見屋裏房內，社員三三兩兩穿梭，正忙於歡笑，忙於燒飯，忙於工作。我平靜的走了進去，無法抑制那千丈波濤般激越的心情！這一刻，我既感動又喜歡……

我最感動的呢？我記得在第二個晚上，虎、鶴、鷹突然推出了三個節目。他們沒有作多少事先準備，而却有突發的情緒。我站在木屋的欄杆旁的平臺上，在黑暗中凝視，彷彿是看見最嬌媚的兒女，作出最烜赫的成就，而自己就要隱身於江湖。美媛的聲音，小戚的旋身，小娥的燭光背影，小秋的舞，小燕的箏。這一幕一幕，一齣一齣，是何等五陵年少的情操，長安任俠的氣慨，所以我感動，眞彷彿有一種「老懷暢甚」的追懷。

我最喜歡的呢？是回程的火車上，大家四天三夜的長熬之下，仍精神奕奕，笑語連珠不斷，後來我們唱起歌來 ，男女社員對面而坐，一直由彰化唱到臺北，一路上由「怒江春暖」唱到「長白山上」，從平原荒漠的「草原之夜」唱到輕快活潑的「春天裏」，從平劇唱到流行歌，從民謠唱到娶山調，在歌聲悠揚之中，隱隱透露給這車內車外的世界知道：我們的歌隨時可以飛渡神山，劃破天霄。車經桃園，數十個年青人走上車來，人影重疊，剛好切斷了我們對望的視線。那些人大概也是來自某個團體，正在怪聲調笑，大叫：「各位注意，這是中華民國陸軍進行曲」，沒料到唱出來的是極肉麻的流行歌曲。更可怕的是，他們把「滿江紅」改了調，變成靡靡之音，要死不活的。……在那時候，我們六個男社員與七位女社員，雖然彼此望不見，却有一種說不出

來的大親切！他們切不斷我們的！我想我們那時都同時有一般壯烈的心！要是我們社裏的人，一定不會這樣的！我們雖被人隔斷了，心反而緊緊深固。他們分不開我們的！在他們偶然移動的身影裏，可以看到女社員的形貌一閃而滅，可是她們晶亮的眼神，猶投注在這兒！果然不久之後，作爲我師妹的王美媛，和秋風、劍誰、麗卿等首先攻擊，一首「中秋怨」，再一首新調的「滿江紅」：怒髮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昂天長嘯，壯懷激烈……這一刻，我好喜歡，這，這不就正是神州的大氣大魄，神州的精神嗎？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
社慶溪頭大聚會

激雪

我們本來圍成一個圓圈，正在談笑，笑意很濃，新來的人和舊有的人在聚會中安排成一首民間的歌，熟悉而且親切地流廣。突然間，妳們兩個，一個霍然地，斷然地，決然地，錚錚然地自口中吐出了鐵板銅琶的詩：「每次你讀我的詩，驚桌碎案！」一拳擂在榻榻米上，每個人都感覺得到那雷動一般的拳風，每個人都不相信，出自這樣一位荏弱女子的手上。然後另一位以一種大好河山的豪情大聲朗誦：「半個好字驚碎了半壁江山！」這十一個字是牙縫裏逼出來的，像每個字的圓滑都被伶俐的皓齒咬嚼過似的，只剩下似劍還刀，有稜有角。妳們兩個人，數月前未見這樣的拳風，這樣的氣魄，我們安慰而激動，「因為妳是我教的。」

妳們繼續朗誦下去，滿室溫暖裏打擊外面的滿山風雨。妳們是刀光劍影，互相碰擊，一個是俠氣，一個是豪情。妳們繼續朗誦下去，越發激動，而我也越發不能自已。妳們的朗誦越來越急：「你哭道古典比古道更遙遠／在城市裏望夕陽／忽然驚覺馬鳴風蕭蕭／那一去不復還的壯士／姓甚名誰，天下只有你我二人共知」像猝急的雨打在琉璃的瓦面上。中國的街。中國的巷。長安。襄陽。劍、花、煙雨江南。俠膽。琴心。不醉酒。望長江。妳們繼續朗誦下去，我眼眶盈滿了淚光，將傾未傾的一種半滿。妳們繼續朗誦下去，室內都充滿了妳們交擊的詩音：「歌曾經慷慨激昂的唐宋／舞曾經皓首窮經的三蘇／你退身少林，却仍苦練收復中原的金剛經／我大悲大笑。你狂舞。我仍無」妳們一句緊接着一句，像美麗的退潮美麗的漲潮連成美麗的浪潮，而我們正乘舟出海，棹垂長釣。妳們繼續朗誦下去，使我想起那時我寫這首詩的情景。試劍山莊，長江劍室。兄弟的摯誠，人世的突變。這首詩寫時情眞義在，沒料今晚妳們唸出來，已人爲權移。我不知道這境界是愈漸悲涼的「枯籐／老樹／昏鴉」，還是愈漸可喜的「小橋／流水／人家」，但其中有多少不可告人的悲愴，以及不必相告的昂然拔劍。阿戚、阿燕，人生裏有很多事，正如有很多詩，不可不做，不可不唸，雖然做了會痛苦，唸了會傷心。

妳們繼續朗誦我的詩，最後一段是：「你長嘯風動雨搖，擊案碎桌／衝出來半步踏完了山莊／你說寫詩要是不激動得有話要說／就一生不寫詩／我說你去抱劍吧／我重上少林要成爲鐘／你說你在江湖因爲要代表少林／我說楚之武者………………／你說不出來你長嘯」長嘯未畢，聲音頓歇。全室的人都靜了下來。我感覺到窗外有一股很奇怪的悲風，轉折了七八個角度，不斷的撞擊着玻璃窗，如我們內心的血脈，哀傷或憤怒的一起一伏，激動不已。那股風不斷的撞擊着，使我們的心緒，跟屋外百丈的驚濤駭浪一般，激起千萬堆，情感的雪！

稿於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福隆大聚

天火

這是一個很可怖的旅程，是這樣的，在一個寒冷的子夜裏，我們三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潮裏穿過，搭上一列夜快車。車子過了時候還沒有開行，像是在等待什麼，終於開了，車內的燈光都一齊熄去，開始是不穩的、巔擺的、最後像一艘船似的向前流去。從城市流出郊外，從郊外流出野外，一直流着，像黑水河般流着。因爲沒有光，所以大家都沒有說話，感覺着彼此的呼息，濃重、急促、而緊張：我們耳鼓裏都是馬達引擎的聲音，濃重、急促、而緊張。他居右，她居左，我居中，就這種坐在車裏的燈完全熄了的座上。黑暗中有一枚煙蒂撑出紫金一般的紅光芒。於是車子繼續向前走着，我們仍然沒有說話着。黑暗在外面更換着黑暗，每隔一陣，便有一列列凌

厲而寂靜的路燈飛掠而入眼簾、而過！就算是闔闔上眼皮的人，也會驀覺得一團灰藍灰濛濛的光芒無聲無息又飛快的貼上眼皮，猛睜眼，一支路燈幽靈般地落在後面，另一盞疾快地而紋風不動的撞上來。恍惚間，更像是那在千里外的一座城了！啊那熟悉的遙遠的城，有敬愛的詩社，有親愛的家。那些夜上怡保市的一行疲累的人，有一次在車上用母語對話，被人恥笑，於是羣起而攻之，一起唱着激昂的歌，封住那些卑微的口，那段日子呢？……那些人呢？……那喜歡握着拳頭大笑大笑喀喀喫喫哈哈嚇的二弟呢？那一天裏需要上一號十多次的四弟呢？那白臉文秀但鬍子却長到臉頰去了的三弟呢？……彷彿彷彿，恍惚恍惚，幾個人快樂自溫暖地笑着，走過冷冷的黑的長街走向「彩虹樓」總社長的期盼裏；也走過長街，也走過墓園，也走過痛苦，以及，走過快樂的成長……可是那班人呢？車子用一種永遠同樣粗重的聲音，單調的回答着。車外有黑夜的長堤，點亮着盞盞銀燈，又黯又無光。

遠遠的黑色山崗，山腰竟亮着一大團散碎的燈光，像一座新冒起的星河，帶着如許欣心悅意的新鮮之情，舒放着銀光，就這樣地在深夜裏亮着，就像一座盛唐的城，嘩然都是亮而無聲。是沉寂得太久了，所以再從新亮起時，再也沒有聲息，那盛偉的朝代。我們遠涉千里，甚至要連根拔起，都是爲尋找它如尋找一條河，而來的——如今我們找到了它也失去了它，它就亮着，像一個王朝，你永遠走不近它，你只有困守在車廂裏，聽黑暗，聽風，霸佔了整個空間與主題。我們究竟爲什麼而來呢？我們又爲什麼要去赴約呢？我們究竟赴誰的約呢？爲什麼我們會回復當日孩童時第一次出門旅行時那未眠夜的忐忑的心情？

接着是另一座黑色的大山，高高的數百盞瘦瘦的燈，像一干勇猛的起義，陣容強大的從那座山頭排到這座山頭。爲什麼車總是在走着，而我們永遠沒辦法到達呢？我們的信箋，爲什麼沒辦法寄到呢？我們的心靈，爲什麼沒辦法到達呢？最後的等待已然絕望，像一則故事：一個人在午夜寒風的街道裏走着，他雙手揷在皮夾克的袋子裏，在想着，他少年時好不容易才愛上了一位女孩，鼓了最大的勇氣才敢寫信給她，盼盡了時日，却沒有一絲回音。而今他離開了他的鄉土，在這兒等信，等往日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他的信，在他最窮的時候，一封封寄出，爲的是獲得鄉音。他的信終於來了，是報訃的，他最敬愛的父親病逝了，母親瘋了。他踯躅在街頭，看清楚沒有人的時候，在多風的街頭，他，掏出一瓶火酒，倒注入一座街頭的郵筒裏，然後投入了一根亮着的火柴，在熊熊的火舌自郵筒裏噴出來的時候，他慢慢離開。

車外飛掠而過幾座殘堡，建築的形狀各有不同：有的像尖塔，有的像圓塚，有的像方場，最後最後，我們闖進了一條無人的街道。兩旁冷冷清清的街燈冷冷寂寂地亮着，把街心照成了透明，把街的兩旁照成了一座死城。靜而無聲，沒有人。像一座恐怖的城市，人都在暗夜裏攜眷而逃，剩下的是一座空虛的城，和一所一所裏面不知有什麼藏匿着偷窺着的事物。記得那遠方，也有

這樣的城，每隔數千里，深夜裏策車經過，看見一座座沒有人了的城，和一柱柱枯守的銀燈。那時有那時候的記憶掠過，現在有現在的。記得那封信：親愛的哥哥、嫂嫂、翰怡侄兒：再見的時候，孩子已經長大了，我們也老了，那時候我們相遇，有一陣子迷茫，好像那座山曾發生過什麼似的，後來又只剩下了夕陽。弟瑞安拜。青山、殘陽，最後的信，清涵箋，最後的箭，射穿所有碎了的心。他的。她的。我的。你的。好像又有那樣一個故事：有一對很有學問的兄弟，正在着手研究着一個科學上的重大發現，黑裏乘車歸家時，弟弟車毀人亡，哥哥趕去時，看見弟弟用染血的手遞上一本記事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便逝去了。哥哥花了最大的時間與努力去研究，發現記事簿所記的都是一些平凡的瑣事，唯有最後一頁記着一些深奧的原理，而原理裏最後而又最重要的一行，却有幾個奇怪的文字，句子本身有些字像是不可能會在那兒出現的，但這句子發展到一半便中斷了，弟弟大概是在那時遇事，寫不下去了，哥哥抓據此點，苦心研究了大半生，終於藉此得到了一個高妙而完整的科學原理，正欲發表時，發現弟弟遺物的一本日記中，每遇到如是句子，便一定寫錯，終於他發現那可疑的句子，原來是一些錯誤的符號和一些別字而已。哥哥大驚，再翻查弟弟之記事簿，但已無踪跡！那麼他研究出來的原理，一下子都變成了空中樓閣，沒有了依仗，它眞的是完美得無瑕可擊嗎？難道弟弟遞給他的不是這一頁，而是其他在簿子裏看來平凡的語句嗎？裏面究竟暗示些什麼？難道他窮數十年之研究所發現的眞理，只是一個偶然嗎？

但弟弟已去世數十年了，簿子也失去了，這些問題，永遠也沒有人能解答了。

大概除了死寂的長街外，唯一足堪告慰的是，路旁不時閃過的一些殘破的廟宇了。車子走過長堤，長堤兩側，有孔明燈一般的燈光，浮在河上，遠遠望去，像兩排白衣人守着一條長路，通向他們的海和山莊。車子馳在陌生的海堤上，無盡無休無止，海就在一座大黑暗裏呻吟呻吟復歎息，彷彿有着恆河一般黃河一般的悲涼與神聖的身世：救救我吧跳下來陪同我吧讓我們一齊成爲黑暗的海水吧。我們像是在摩西的指引裏，唯一能從海水兩分的陸地上逃遁的人。記得那封信呢？五弟：想不到人別離了之後，違心也要別離；說了一次再見，已够痛苦的了，還要再說一次；喝酒罷，大聲讀詩罷，唱最悲愴的歌罷，可恨老大，無緣再隨伴。溫瑞安上。如果這個時候，有你們在，該多好呵。該多好。我聽到他也在說着，喃喃的在說着，是的，若你們在，該多好。我復看到她的雙眸在黑暗裏有晶瑩的淚光，像一圈圈往事：她也赤誠，她也狂熱，她也痛惜着這個世界啊而因爲我碩大陰影的存在，別人忽略了她的友情，她的往事。她忽然說話，幽幽地，向着落日的地方可以被喚作：向陽。有一天，我記得，她告訴了我一個夢魘：她和她的姊姊走到一個森林裏，森林裏有一間奇怪的屋子，這屋子彷彿令她隱隱覺得：這是屬於她的一個仇人的，而她最親愛的姊姊却在這屋子裏替屋裏的人洗衣服！這是不可能的，太不可能了。她又看到林子外透進來的月亮，黃得非常奇異的青白，慢慢而緩緩的在空中自轉着，轉着，轉着，轉啊轉，漸漸增

大了起來，膨脹了起來，好像有一個聲音，在龐大的天空裏陰惻惻的笑着，她却一點也不覺恐怖，四週黑突突的天空，像一屏萬頃無盡的天幕，忽然躍出了一些星星，再定睛看時，却跳出了兩隻橄欖核一般的灰暗色的物體來，漸漸成形爲一雙下垂而幽深的眼睛，而沒有眼珠！她覺得非常喫驚，但她姊姊却在此時喚她進屋，她萬分不情願的進去了，再出來時，月亮大得像血盆大口，那雙下垂的眼睛仍像無盡哀思的望着她，整個天網，像一座古希臘雕像的臉部輪廓似的。她後悔因爲走進屋裏而沒有清楚它的演變過程，隨卽又想到：爲什麽她的姊姊總是不肯出來像永遠也不肯出來一般？她忽然像領悟了什麽似的喫了一驚，但隨卽她就從夢中驚醒了。醒時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像一顆星，懸在無涯無岸，而且無際無止，更且無盡無休，的黑藍黑藍深深邃邃的大大空裏。

車子繼續前駛。車上有個暗青色的掛鐘，指向十一，在黑暗中盯着全車黑暗中的人。車子開行之前，因爲是長途的夜車，所以由女剪票員先點上一根香，插在車前的大玻璃旁。香燃盡時，再換上一根，在冷夜裏燃香，很有些宗教儀式的味道。香在奔馳的車中幌着搖着，煙被紅火劃成一圈一圈，如一圈圈的迷霧。不知道從外面看這疾飛中的龐然大物，會有什麽感想？在外面，那柱香在玻璃前，那微弱的紅光，映照在每個人的臉上，會是暗青還是暗金？會是恐怖或是艷美？似雪一般的恐怖還是血一般的美麗？如果外面是一條雪路，有斷柯處處，如果是一條雪路，走啊

走，走剩下，三個人。如果是一條血路，走啊走，走成一片遺憾。遺憾總是美好的，但往往十分可悲。那另一封信：七弟，能够再見時，我們會不會都老了，都不認識了，在風中，我們柱杖而彼此搖擺着往前走，終於擦身而過。溫瑞安上。時鐘仍指着十一，原來時間已經停了，我們已不知曉我們的時間，而時間永遠是那暗青色的十一。外面的東邊，燈火在黑暗裏聚集得像一個小小的王朝膜拜，正拒抗着對岸那燈火雲集的盛宴！對岸那些小小而閃亮着銀的藍的白的燈還是星，湧起像擁護一座小小的神，燦爛輝煌得像封禪大典一般的燈火齊明！千萬點星火！千萬點人家！這是從漁舟唱晚時舟子倦歸時看到那歸岸的燈火，還是幾千年來從未熄滅的河岸的長明燈！會不會，會不會是大宋盛唐裏的一座城在誘惑着我們？而祂們一直隱藝在高大而黑暗的喬木林裏所以從未被看見！車子辰速經過了它們，而抛向了後頭，我再也望不見那王族了，只有黑漆漆的山谷裏有二三盞燈火！究竟那山谷裏的人，是怎樣忍受那寂寞？就在我們經過的這一刻裡，他們究竟發生了些什麽？我驚震起來。是一隻青色的毛手從窗外伸入？是供奉着的天上聖母鐵黑色的臉孔忽然怒笑了起來？……於是她又告訴我一個令我不寒而寒慄甚至顫抖的夢境，在她一恍惚間，她看見許多陌生的人如陌生的魂，沒有笑也沒有痛苦的直挺挺在路上走，最後走到一座戲臺上，臺上一陣鬧咚咚嗙後，只剩下一個滿面塗血的丑角，打了一個跟斗後，幕下景滅，剩下黑暗的車廂外，他，我身側的他，身子在黑暗的車裏像那些陌生人一般走動着，穿着黑色的長服，但頭顱却

在車窗外，正咧着大口向她笑着。我聽了猛轉右看向他，他也正好看向我，眼睛與眼睛裏震落一些恐懼。然後我忽然在錯愕間似乎看到一座很恐怖的山向我走近，像我曾攀爬過曾迷失過在其中的主幹山脈其中之一山，那是一座黑色的大山，然後我看見那晚山中的月亮，又大，又黃，又青，又近，像是永遠也不可能的大山。而他的另一半臉呢？青黑色而喋喋地笑着，有一天，它會突然轉過臉來。

車子仍在滑翔着，有時像在高處，有時候在低處。車子終於在第一站停了下來。我開始以爲是到了，但隨卽又問自己：究竟到了什麼地方？我望出車外，只見一所野店，屋茅破飛，三三兩兩，迷濛燈火，自店內透出，大家相繼下車，大概是漫長的旅途裏一個歇息的所在罷？我下車如下馬，外面風寒如風冷着身子再往冰窖裏一站才往人的臉上吹，把她吹得倒退回車內。我們兩個走走，我對她說，妳自己歇息一會好嗎？大家都往野店裏竄，以擁抱一所熱花花的浴池的姿態去擁抱一碗湯麵，我和他走到店後的山坡上，走到野店的招牌底下。這店子「福祿壽」三字，用血紅的大字寫在黃裏滲白的大紙燈籠上，一滲一滲的微光自紙縫裏透出來，把三個血紅的字推成三個大大的黑影，驅鬼符一般地寫在山坡下，野店它自己的屋頂上。從山坡上望下去，店子的茅頂破落處，那羣人正忙忙碌碌熙熙攘攘地製造熱力的麵和吞滅着有熱力的湯。孤獨。渺小。他們？不，我和他。忽然，我們感覺到天上充滿着一片黑幕，沉沉烏烏的低壓下來，與這搖搖曳曳的微光不成比例，而目擊者，却只有我倆！「福祿壽」！我不知道什麼是「福」、什麼是「祿」，什麼是「壽」，但我看見自遠方那轉彎處，有公共汽車額頂上置放着三盞可怖奇詭的幽異的燈，蜿蜒蜒的向這裏駛來。我在寒風中覺得忽然滿身大汗，急急與他走下山坡；在沒有離開的刹那，我用我的右腿，以一個飛躍側踢的姿勢，向那三盞大而無風自動的燈籠，遙比了一比。

車子再向前駛着，黑暗中有千萬的蒼涼。車子終於停在第二站。車未停定，神迷意亂，車子戛然停止——定睛看時，只見到一座龐大的廟！廟前有一方蓮池，黑暗中，池裏伸起的荷花托着黑色的蓮，像黑色的手自黑色的水池裏向黑暗的天空伸去。池心有一頭大象，張其牙而舞其鼻，背上有一白色的佛，正是拈花微笑，釋迦牟尼。我們三人，越過蓮池，走入廟門，廟門迎接我們以兩方黑金字的對聯！放眼望去，從廟門走到廟堂，經過一路白色砌成的石板路，兩旁園圃，在黑裏，翠成黑青；夜幕沉沉，樓閣層層，昔日輝煌如逍遙山莊，大概亦此而已。我們走過時，只見前面遠遠，金色和紅色的廟，佛聲喧天，心中驚震之間，錯疑爲當日嵩山少林寺，山連山，寺連寺，少林寺一百零八位羅漢，禪杖降魔杵，豈有我們插足的餘地？探窺左右，漆黑一片，兩旁樹叢，不知會不會有大批高手，潛伏於彼？一時之間，覺得煞氣逼眉，汗涔涔下；有人迷信三人同行，屬於奇數，認爲不祥，我們此刻，豈非也正是危機暗伏？心中驚疑不定之際，忽聞一聲佛號，一位金衣火紅袈裟的僧人行近了來，如蒼不古石般紋風不動，但又疾快無倫，大風在黑夜裏

吹來，他的僧衣飄動不已，猶如一頭金色的獅子，我們都頓然一醒。跟着他後面有七八名，不，一共九名，九宮八卦陣一般，九名尼姑唱着佛號像唱一首很動聽的歌：「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跟着僧人走動，後面還有十六七個善男信女，赤着脚，跟着高僧之後與羣尼之後，走着。他們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走着，走得很慢，邊走邊唱，走過了大殿內再擴大到大殿門前，圈子漸漸大了，旁邊看的人也棄履赤足，紛紛跟了上去，一圈一圈，繞過了假山轉過了小樹圍住了小亭，一行人，像一個陣勢，前面一個金衣，後面九個灰衣，再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繞着旋着慢慢走，像一個大祭，不，在黑夜裏，像一個輪迴。那梵唱在暗夜裏，就像招魂，我彷彿看見大風裏有幡旗飄動，上面狂草着我底名字。梵唱一聲又一聲，像無盡無休。因爲無盡無休，那六字眞言，於是也成了無頭無尾，變成是一種生命或一種死亡，無岸無涯的發展下去。唱得最大聲的是一位全心全意，目不抬眼不動的灰衣尼，她的聲音近乎清和濁的分野，尖嬌而矜持，有一種奇怪的媚，滲和於梵唱裏；最恢宏的是那金衣僧的梵唱，像一口鐘，從嵩山千萬里的雲中敲下去，共共空空恐恐，連綿不絕。跟隨的善男信女們，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穿西裝打呔的，穿中山裝的、穿祺袍的、衣衫襤褸的；有的在大聲唱，有的在小聲唱。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愁眉苦臉，沒有一絲表情，除了詭異的虔誠和悲傷的安祥外。有人甚至拖兒帶女來，母親的拿柱香蹣跚的走在前頭，小孩們瞭着大眼睛四處張望，那天網一般的梵唱，終會把他們的靈光慧根抹揩得一乾二潔、點塵不染的。只是等到他們長大後，若還能逃出迷信教規，可以想見他是多麼的怨恨那宗教，曾在幼童時扼殺了他們多麼多的放紙鳶的時間，逼他們抓住一柱香取代抓住一根放向天堂的線。黑暗裏，梵唱是如何地逼眞，高的低的，海潮一般地載着小船，而風浪，永在世紀安祥的另一端在吼在放。我發現他們的唱和之中竟也有我的聲音！我轉頭過去，只見她和他也同樣沒有表情着，同樣悲憫和詭異，同樣虔誠與安詳，而且同樣唱着唱着，節奏接近那蠱術一般的梵唱！我更發覺人影閃動穿插，整座大殿，整個庭院，七曲九迴，都是跟着走跟着走的人影，像趕屍人與屍一般。我們三人，像是被包圍了！我急急的推出雙掌，撞向他與她的背心，並大聲的說：

「走，我們離開這兒」……

我們匆匆惶惶的衝上了車，甫一坐下，車子就開發了，車子就像一直在等着我們回來一般，難道，難道同車的人都沒有下車嗎？我轉過頭來看他們，在黑暗裏他們一個個都沒有動，像是睡着了一般。耳中又響起了那「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的梵唱，彷彿那些灰衣僧，又曲曲折折的在黑暗的花樹間默默穿插。我轉頭過去，只見他的眼色也一片驚惶。而這明明是幻覺啊，難道車上的人，都在一刹那間換作那班僧尼們嗎？然則她拍拍我的左肩，輕輕的奮悅地說：

「到了，到了」

車子停了下來，我知道它是停在第三站，但我不知道第三站是不是終站。我錯愕的同她和他走下來，完全被驚愕所驚愕住了。這是一片黑黝黝的郊野，平地却撐起了一柱煙囪似的柱子，直高聳入雲裏，柱的巔峯，劈里拍勒的燒呵燒呵。風來，風便全面張開的擺呵擺，雨來，火便全面上漲的昇呵昇。風像火的生命雨像火的灌溉，而我始終不明白，這火，這把火是何時燃燒起，竟燃燒到今夜來！是誰，點燃這把火？是誰，最先看到這把火？是誰是誰，最吃驚的叫起來：你看那火，那半空的大火！是誰是誰，最後看到這把火，然後瘋狂地奔向荒漠的沙流，哭泣起來！我們，究竟是，最先還是最後？是誰呵，繼我們再看到這把火？車已不在，我們後頭，沒有東西。我們沒有方向，何處是南？何處是北？只有半空中的一輪大火，永遠照耀。它像告訴我們那轟轟烈烈的、那輝輝煌煌的，那曾死去的以及曾經復活的。像那暗靑的時鐘。像那灰衣女尼。一千張金袍袈裟揮揚在空中，一萬張黑旗蓋不住，連一晚的黑夜衣也是。黑黯的天空，被逼出千里之外，光明燦爛的天空，亮閃閃的招上來。那大火像大熔岩一般地奮奮滾滾憤憤困困的燒燃着也照耀着，光輝，啊，光輝，以前和未來的，一刹那都被照明。我看到他金色的眸瞳和她金色的眼睛。黑而亮。淸而金。我們旣沒有能力躭心那死亡的力量，讓我們接受光芒。生命是什麼？饒你多大的努力，死亡突然降落在你的星座上，你便頹然倒了下去，永遠也無法避免。什麼是永恆？什麼是不朽？大悲是什麼？大歡又是什麼？太史公的死，屈大夫的死，雖然有意義，但他自己，却不能得知，他們死後的意義是什麼?!千秋萬歲，意義也隨時改換。一朶花是一個天堂還是一粒沙芒？永恆，永恆究竟是永愛還是永恨？因爲一次大水，他們的作品可以盡付東流，因爲一次洪荒，人類可以死亡殆盡，回復到原始時代，重新有另一種「文字」，另一種取代。生前身後名究竟是什麼？丹心照汗靑又是什麼？誰也不知道，沒有人，包括文明，能經得起一次大破壞。桃花源毀。諾亞方舟不再。不朽也許是另一個星球上的生物、也許連生物都不是，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前面是什麼？過去的，一一如幽靈，有沒有比時間更可貴，有沒有比岳武穆、楊家將更著名？我們生無所知。死無所遺。只要一個時代失傳，一旦湮沒，一切一切，就在不朽中朽了。我們究竟爭執些什麼？我們究竟去赴誰的約？我們的車子呢？車子不在。風在狂吼。我們所能看見的是，半空一柱大火，燃燒起來，照着過去，也照着未來。

完稿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
夜上屏東行後

河在千里唱着悲歌

前幾天和玄霜、瓊瑩在文學院內的樹蔭下交談，有毛蟲掉下來，爬在我頸上，但我全然不知道。那時候我正在談着他們，談黃昏星和周清嘯一天不駡一次架不能安睡；七弟在一場打鬪中受傷了；三弟因爲要開學了，被迫得去理了個短得不冲冠也得冲冠的頭髮……談着談着，她們也專注的聽着。綠翠的草地，樹上還垂着些不知名的花，我們在談話。院子很靜，我眼中的綠色草地，終於水意起來。因爲在談話之間，他們的形象彷彿就在我眼前歡歌、飛舞、瀟洒而狂放。還有許許多多已經消失了的人影，一樣在我眼前飄流而過。這剎那間，在這靜靜的院子裏，我心中的一股熱流，滙集到眼裏去。模糊的河山，遠渺的故國。浮雲。遊子。落日。故人。我發現我喜歡

着他們，我愛着他們，那麼深。是那麼深。竟是那麼深。後來雨就下了，我們堅持了一陣子，終於移近了院裏的厚磚紅牆中。天穹陰霾，雨落千千，像釣着許多牽掛的線。綠翠的草地，樹上還垂着些不知名的花。

今晚，詹澈、本眞、志誠等五人來試劍山莊，雁平特別曠了課相待，大家見了面，握手言歡，震動了半邊天。試劍山莊中洋溢着歡愉。在振眉閣，雖然被一大堆雜物綑着，但聽着也覺歡樂。我們初來的時候，大家自己找事做，使自己能够生活，有書唸。記得我們第一次來臺的中秋，雁平自己一個人，和他十一件疲乏的行李，搭長長的夜班車到屏東入學註册去了。我記得他穿的是倦累的青色大衣。其時二弟還在大馬，正趕上星加坡，爲簽證的事而努力。只有我和娥眞兩個人在一起。而中秋節是剛擊道結義的紀念日，每年我們都提着燈籠，像小孩子般的躲進樹林裏，彼此憑手上的燈光互相尋訪。那晚是中秋，下過陣小雨，所以有些微涼。我們踱到一條小巷，有三五的行人，遠一點的地方有水墨灰色的河水，幾點漠然的燈光。我就說：「不知他們怎麼樣了？」小娥的手又冷又涼，而月亮，月亮像一支管笛，吹盡征人的望鄉。

又是一陣雷動般的笑聲自客廳傳來，然後有人接着說：「也許盛唐便要來了。哪，我們在這兒，誰也不准先死。」盛唐便要來了。毀滅無時有盡，生意絕處逢盛。我不禁唸起自己的詩：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君啊君，兩岸的蠋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詩夾在擊地拍桌的笑聲中，仍一字一句，我清楚地聽見。記得我們在別人家的宅子租了間房子。有一次他們的電視機不見了，雁平來的時候發現了，比大家還急，摸着短髮的後勁，替人東

翻西找，結果留下無數指紋，被傳去審訊的，同時被屋主冷諷熱嘲的，還是這一班兄弟們。那時候，信疆兄夫婦與善繼兄夫婦風聞後的信任與激憤，使我們在寒冷的房裏靜坐無人，仍有勇氣面對人間淡漠的溫情。現在外面又爆出一陣大笑，像一排栗子跳起來，淸脆而豪邁。記得一年後的中秋，我們幾個人什麼地方也沒去，團團圍起來，把懷念和情懷都錄了音，要寄回給他們，一直錄到深夜，話還沒說到一半，月亮偏西，一夜的悲風自河岸吹唱。我們的家，在遠方。我們的家，在此岸。我們一個家，我們從那兒來，那兒沒有同情。我們另一個家，我們沒有去過，那兒沒有音訊。而我們還有一個家，在這兒，剛剛建立，剛剛形成。我們沒有說話，錄音帶中，聽到的還有河在千里唱着悲風。

後來我們自己也沒來得及去聽一遍，便興高采烈的寄出去。今年中秋前夕，才知道那信任的人已毁掉那數卷錄音帶，因爲怕我們鼓勵別人到臺灣來。今年中秋，七弟猶在大馬苦戰，我們則在國父紀念館，看見燈火輝煌。我和小娥、美媛師妹走在一齊，坐在石階上等待小戚，只見一柱赤紅色噴泉，帶着許多金碧，冲上漆黑的天幕，永遠沒有妥協。喊殺之中一片靜謐，像娥眞的箏、美媛的畫、小戚的話、秀珍的 Edelweiss、正芬的字。像杜老師一句慈祥的「歡迎你帶兄弟們來坐坐。」像在中國文化學院中，重樓飛雪，夕陽金碧，訪刺客渡也，尋好漢淇瀁，覓文慶於大智館。又像寅夜上山，摘星樓上，激動的深談。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七弟他們他一定能重回到山莊

。一定能的。

外面低語縈繞，彷彿談及一些哀傷。但哀傷必不會永久。在下一次暴笑前都是沉靜的。也許有一天我還到文學院與玄霜等談詩，也許談我們的家。也許正好又有一條毛蟲落下來，我用姆食二指一彈，就這樣把牠彈到遠遠的綠草地上。綠草如茵，樹上仍開着一些不知名的花，美而燦爛。

稿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三日

衣鉢

「大哥，我要回去了。」車行至三軍總醫院離臺大還有一站時，我在千百恍惚中聽到劍誰這樣喚我。我很怕聽到這句話，我眞的害怕，我的文章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害怕，可是我眞的害怕。我有一種聲音在我腦中想留她：留她，留她，只要我喊得出口，她一定會留的。我知道我身旁的小娥在看着我，可是我喊不出聲音來。四天三夜的福隆，出拳時的大聲吆喝，歌唱時慷慨激昂，玩樂時盡情歡暢，破損了我的聲音，可是毀滅不了我的聲音。可是此刻，我完全地失了音，像瘂了的弦，大合唱裏唱不出一個字！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們怎麼會在三岔路口分了手呢？

我記得我們疲倦地從戲院裏走出來，她們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阿誰矮小的個子在前面雄

糾糾的領着隊。四天三夜，只能使她大呼小叫疲勞，却沒有眞的使她疲勞。這次福隆，呵呵，想到我就心歡，換回來的是什麼？阿媛練武時被打腫了半邊的臉 ，包裹了紗布的脚 ，阿戚的滿腿烏黑，我有四個深血洞的脚板。每個人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彷彿這就是我們從福隆回來的特徵，我們驕傲地誇耀這個特徵。我在後面跟着，小鴨子問我：「要不要跟他們說：去不去金山？」我頷首，我說阿誰走在前面領着兵，我不忍打擾了她們，等下才說。我在想：等下我該怎麼說。嗯。金山——金山是個很漂亮的地方，我們神州在臺灣有兩個聚會根據點，一是右翼長勝軍福隆，二是左翼駐守軍金山……所以嘛，我們從福隆回來，還不會很倦是不是？所以我們該去金山是不是？……金山好漂亮。金山的樹是灰色的，草是綠色的，房子是淺顏色的，就是沒有金色。法海是不是原籍金山我不知道，但是那兒該有白娘娘和許仙。……我在想，我常常跟你們說，張筆傲，黃海明，林秋月，藍啓元，陳俊鎭，唉，他們跟你們比較。爲什麼老天不讓我有個機會，有個機會站在他們面前，告訴他們你們的故事，那個一句「擊桌碎案」便「敲碎了半壁江山」的愛摔跤的阿燕，那個一天到晚叫「戚瘦瘦」、「曲胖胖」的未來女武俠小說家阿誰，那對患難的阿還阿戚，那個長頸鹿阿霜，那個我們一天到晚向他找喳的銀正雄……忽然，阿媛向我走來，說：大哥，稿紙明天阿戚會拿來，明天我不能來。……我大喫一驚，禮拜五，今夕何夕。忽然看見前面是和平東路，羅斯福路和和平西路的交界之處，車子，紅燈。綠燈。紅燈。綠燈。

零南來了，有人說。紅燈了，快過馬路。不知是誰說。是阿波？還是阿黃？還是小娥？迷茫間我過了馬路，忽然驚覺，他們不見了。我看到她們急急忙忙的過了馬路。我目眦盡裂的要想大叫一聲：

我們的金山呢

可是我叫喚不出那千呼萬喚的無聲。她們忽然離開了，我抓住零南站牌，一個二十四歲叱吒風雲的人忽然忍受不了自己的無根。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

而 我們 在 三岔路口 分了手。 這一句話，使我內心撞擊的冰塊與暖流，激成了旋渦。我悲哀地搖頭。小燕驚奇地望我。紅燈。綠燈。車站牌。蒙太奇。我說：「我去找她們。」小娥瞭解地點頭。我快步走過馬路，忽然發覺脚掌已沒有感覺到痛，我已失去了悲哀的炫耀。我跑過去，看見阿還的身影在對街寂寞的張望。阿燕和阿戚繼續向前走。阿黃和阿廖等人留在街口那邊等我。我孤魂地飛跑過左側急掠的店鋪、街道、花磚、小食店。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們爲什麼要在三岔路口分了手？

我越過三岔路口，阿還沒看見我。我略作猶疑，略爲探手，然後決定向阿戚阿燕奔去。我停落在她們後頭，阿燕看到我，吃驚地叫：大哥。那親切而熟悉的聲音 ，使我想到她那一排一笑

起來合不攏的白牙齒。我越過那三岔路口，找到了她們，可是找不到了話。阿戚說：「大哥，有什麼事？」我多想告訴她們：今天從福隆回來，我一直在計劃着，如何留住那一剎那的時間。我正在動腦筋想如何不離開，把多少錢，寶書的錢，拿出來，供給金山的人去。多少錢，多少錢，連素來不會管錢的我，也會分配得一清二楚。「只要她們去，只要她們去。金山好美，神州輝煌，只要活得快意，死何足惜。年輕只有那麼一次，你為什麼不選擇活過呢？如果不够，先借用公款，借着銀正雄的錢好了。」我也沒料到我會那麼瘋狂，像我十九歲時那樣，是什麼使我瘋了。我可以冷冷酷酷，穿越馬路，可是——我從福隆想到電影院裏，在黑暗的電影院裏我還在想。要理智點，要理智點，可是激動得非成為瀑布不可的流水，一想到阿戚阿燕的少林，我寧願做粉身碎骨的飛落。一路上，大批到達了臺北，對再出發到金山，沒有多大的興趣，阿廖不去，阿嘯臉有難色，阿翁回去捱罵了，阿洪也回山上去了。只有我們幾個，還興緻勃勃。而我們，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越過三岔路口，忽然找到了她們兩人。我們沒有說話。阿戚說：「我們走得很錯……」便說不下去。我知道阿燕偏了頭，仰首對星空，許多無聲的沉思。我怎麼告訴她們呢？我們已在三岔路口分了手。也許她們這樣回去，才不會受到家人的棄絕。我不能太自私，我該與她們想。我說：也沒什麼。於是我回頭就跑。我的左右兩側穿越過汽車、店舖、路旁的樹、柱子。我回到三岔路口。小娥了解而納悶地沒有問我，零南來了，我們上了車。我抓到一根鐵柱扶

住，緊緊的扶住。剛才我再回到三岔路口時，看見阿嘯向我氣咻咻而關懷的奔來。我走近，看到阿還仍在等車，兩手插入夾克口袋裏。她腳傷了，她如何上車？我向她探手，她沒看見，她腳傷了，當然更加不能的是旅行，可是我反而以為，以為她旅行却一定沒問題，上車反而不可以。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想到阿黃一路上學唱着那永遠也學不到的聚會的歌。我上了零南，好像行了不久，我又聽到我最怕聽到的，阿誰說：「大哥，下一站我要下車了。」

要不是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們現在就在夜晚的火車廂裏，往美麗的金山途中，我緊緊的抓緊了柱子，彷彿在窗外可以看到金山夜景。我記得曾向阿戚阿誰阿燕等說：「金山是神州另一個輝煌的根據地，可惜妳們沒有去過。」然後我看到她們的眸子，同時而逐次地，像燭臺般的點得又明又亮。我緊緊地抓緊了柱子，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小娥關切的洋溢着我，我感覺到對不起她。至少我還有她。我不應該怪她們。是應該回去的。沒有人能忍受我這種貪得無厭的浪漫，我這激情起來可以毀掉千堆雪的狂飈，也無處可以容忍。是我不對，不是她們。我不能再影響她們。我本可以裝得嚴肅，還是裝作一點的好，因為世人又何忍這一種可怕的，無以名之的崩却?!可是啊可是，我一直很寂寞，我志在江湖，背負功名，却仍一身寂寞。我一直希望有一個衣鉢傳人，可是一直失去，兄弟、社員、親愛的人。我沒有流傳。我沒有流傳的人。在風裏，回身

就跑的刹那，是看到阿戚的眼神是最了解的人，然而我仍奔回三岔路口。沒有再回頭。

我緊緊抓住鐵柱。車子驟然一停，阿誰下了車，仍有那雙明亮的眼神，矮矮小小的還叫：大哥再見。我點頭，我揮手，我仍回答不出。但於心中有一個陰影，愈漸濃郁，不是每個人從聚會回來而我仍是忍不住的流動，而是，而是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使我感覺到，有一天我們只怕也要在人生的三岔路口分了手，而沒有回頭。

那時，那時我該做些什麼呢？我說快快找到鐵漢陳俊鎮，那年少張筆傲，那勇敢的海明，那可愛的秋月，那激越得不要回家的美芬，告訴他們，我們神州有些人，像阿戚阿燕，有一天，他們朗誦我的少林；有一天，她們在臺上演活了我的將軍令；有一天，阿還和小娥離而復返。有一天……我要快快告訴他們，不管他們要不要聽，可是我恨失傳，像一部秘笈，我焦心竭慮的找不到傳人。沒有人能了解我鎮定的心急。想我們本來此刻就在金山的旅途中，車外朦朧，夜色模糊，我們却在三岔路口分了手，而沒有回頭。

稿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晚上

後記：可是我回到山莊後，時近午夜十二點，突然間我所有的子弟都出現在山莊，在最短的時間內籌足了錢，安排好了接應，凌晨二時飛車赴金山，因此我寫成了「金戈鐵馬」一文。

金戈鐵馬

我們在半夜決定出發去流浪。我說決定出發，因為決定的同時就出發，出發的同時才決定。我們決定去流浪，幾個男孩子，幾個女孩子，包括我和小娥在內。男的立志帶劍江湖，女的劍膽琴心，我們一齊讀了一篇文章之後，覺得人生在世，生有何歡，死又何憾，不如拔一次劍，流一次浪，半夜一次出發，冲天發一次亮。於是我們半夜去流浪。我們在讀那篇文章前，剛剛想說再會，分手，搭公車，經過很多站很多站，終於回到了家園。他們看了那篇文章後，我們打電話，去借錢，託人明天把款項送去金山，決定出發去流浪，過了一站又一站，在浪人來說還是第一站。在浪人來說是驛站就是一種美麗，每一站是一個別離的字，出發向團聚：我們美麗的團聚，我

補充。我們過了半夜才決定出發，雖然仍未正式借到了錢，我們坐計程車去拿錢，我們是看了一篇文章，忽然驚天動地的衝動了起來，所以才出發。那篇文章叫「衣鉢」，是講一個寂寞的師傅尋覓門人而不忍分的故事，這故事是我寫的，內容是我們幾個人不忍分離的故事，我補充。

於是我們的車子分成三部，兩部駛向臺北後火車站，裏面除了雄心勃勃的阿誰和小娥以外，其他幾人，都各懷心事。而我們這一車裏的四個人，在暗夜裏駛過臺北街頭羅斯福路，轉新生南路，走和平東路，入青田街，我們矢志要把那些各懷心思的人衝醒，衝成一首快樂而年輕：現在的歌，而不是一天到晚緬懷過去的激情，此刻却怠懶如蛇的怠情。司機的口哨吹起了「今天不回家」，敢情是爲我們而吹的，我補充。我們抵達了青田街，阿楚已在街頭的轉角處等我們。她穿著睡袍和寒衣，在深夜幾近一時的街邊，和祥平安得像個觀音大士像。她身旁是一架公用電話，紅色的漆，白色的燈光，安祥得像一座小小的神龕，隨時可以許下你的願，以一個銅板。我們的車子停在街頭轉彎處，看見了阿楚，阿楚沒有說話，深夜的街頭裏，也不知她等了多久。我們下了車，阿戚說要替她打電話回家，阿還說要替她告訴爸爸媽媽一聲，還要替阿誰到學校請個假，阿楚聽著，點頭，然後說：好。再重頭把事情數一遍，計算好了是那幾件事情，然後塞給我們一疊錢。「妳電話說是五百，我只有兩百，搖醒了我爸爸，終於有五百。」我們接過了錢，沒有說謝謝，上了計程車，阿楚和我們每一個人緊地握手，然後汽車在黑夜的街頭留下了她和半夜出

發的人，背向而不分向的走開了。我們獨自在車上感動，感動那不顧一切的半夜等待和放心交待；我猶自在車上不明白，不明白阿還阿戚等同樣是冒衆叛親離經濟拮据的危險，但却出發，並非留守。我們多希望我們都是出發長征的一隊，過程便是我們至死不渝的家。

我們的計程車司機說：「去那裏？」黃昏星說：「虎林街。」司機說：「松山虎林街？」阿還說：「是。」車子「嗖」的一聲虎噬向前，駛過一排排街道，行過一排排路燈，穿過一排排街樹。我們隨黑暗的流水流去，穿過青田街，走光復南路，到虎林街，找二一二巷。兩百零八巷，兩百零九巷，兩百一十巷，兩百一十一巷，兩百……忽然間像損壞了的菲林，「突」地跳接過去，故事接得上却少了那精采的一幕：兩百一十七巷，兩百一十八巷，兩百……。我們像尋找桃花源那桃花源記裏的王道眞，再去找這天上人間找不到，調棹弄舟的再找一次。終於看到熟悉美麗的民房，裏面住了位我們曾在一個美麗晚上找她祝賀美麗生日的李玄霜。我們別過了楚衣辭，車子穿過路和街燈和樹和民房，終於在虎林街找到了阿霜。在將近半夜一點鐘的夜晚凌晨裏，我們想把印章、滙票、護照放到她信箱，且不知她明日會不會爲我們特地趕到金山去一趟，把要用的二千四百塊交給我們？我們的計程車到了，我和黃昏星與戚小樓下了車，曲鳳還還留守車內。我們躡手躡腳的下了車，帶着不想驚動的心情來尋找信箱，因爲印章、滙票、護照這幾件東西都不是可以遺失掉的。我們躡足過去，不料樓上一聲輕噓，我們登時有千呼萬喚的大親切，深夜裏，

陽臺上，等我們的，不是傻大姐李玄霜是誰！阿霜下得樓來，溫柔美麗的睡袍以一種民國式的洋場鬆潤地披在身上，另外穿一件沒有力量的睡袍有力地穿在身上：像美麗女子不要美麗而要魅力的交際花，屬於一種花款而不屬於一種行業的，晚上的，子夜的，出現。在朱門內，她沒問其他，只問我們：

你們一定是今晚去嚒？

一定。我說。

好。錢明天一定給你們送到。

很好。我說。

只是我要不顧一切後果，一定要在中午十二時之前回到臺北。我有事，不能不回。

只怕不太可能，來回要五、六個小時。我說。

我明天八點鐘啓程，把它變成可能。

好。我說。妳還有沒有錢？

有。兩百塊。要不要？

要。我說。

我上去拿。

她一個旋身上了樓。我身旁有位戚小樓，她也像風似雲一般的在深夜裏跑步，也許因爲激動，也許因爲感動，她跑去計程車那兒去告訴曲鳳還一些什麼。我忽然一想，殷乘風他要獨霸江湖，漠視戀棧後，社裏以後最能快步上樓，承繼重樓擊劍的可能是戚小樓了。又想到這些退隱的人，每當有難時總是深夜裏拔刀相助，沒有一絲怨言的相見。心中覺得很陽光。覺得應該出發，出發去流浪。

離開虎林街，車子進行向臺北後火車站，想小娥和阿誰阿燕她們，定必等急了，兄弟們不知有否幫她們安排一切？阿還突然用手指一個圓，我不明其意，她說大哥我們不會分散了。我忽然熱血賁動。我好久沒半夜出發了。出發去流浪。帶兄弟帶小娥，帶阿還阿戚阿燕阿誰，和後援大軍。從前帶兵的日子，現在還魂在一個夜晚。不知是阿還還是阿戚，問我大哥以前你們在馬來西亞是否常常這樣流浪。我們恰好經過光復路國父紀念舘，激越的飛簷美麗，亮麗的燈火堂皇，我隱約在飛掠的車上看到　國父的銅像。我說：

看！他老人家彷彿在看着我們的出發！

我們直往臺北後火車站駛去，一直再也沒有說話；我們驚悸地感動着，爲未來的風雲色變，

而永遠難忘。

※ ※ ※ ※

在臺北後火車站我們看見了我們的兄弟，我們合在一起，商量、決定，然後分成兩部車子，告訴司機們唯一的條件：兩部車子決不分開。於是我們子夜出發，我領小娥、劍誰、小樓、黃昏星一組，鳳還領乘風、清嘯、雁平、輕燕他們另一組。兩部車子，開始出發。忽然想到：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呑萬里如虎。氣　呑　萬　里　如　虎　。氣！呑！萬！里！如！虎！汽車的引擎像是我們的戰鼓，我們的戰鼓長征不絕。

我們的戰鼓長征不絕！在彎窄的陽明山上下棧道上，兩部比賽的啣尾相接而飛快，坐在車前，看到前面的車子被我們這部燈光照射之下，尾部分外地亮，彷彿在看緊張動作外國片裏的追車，山壁時近時遠時衝過來，山崖也是。我們有完全出發的感覺，我覺得她們也一定是，這些小女孩。我們的車旋着彎着不停的飛駛着，左彎右拐；左拐右彎，我們緊張，奮悅，有不顧一切的衝動。記得剛才司機曾問阿還：

妳們是不是「蹺家」出來的？

蹺家？阿還仰天而笑。我們是一家都出來呢！我們是去夜遊的。

司機搔搔頭，表示他的不懂。反正我們半夜出發，出發去流浪，不是出發要他懂。我們的車

子彷彿行在大海的波浪上。相交時各發出一聲歡呼，遞出恨不得要彼此握住的手。我們在大聲歌唱，我聲音瘂了，黃昏星儘自在吵鬧。阿戚在唱「只要爲你活一天」，據說這是她從前和曲鳳還相識的一首歌，她調侃那專門抨擊流行歌的老師而唱，站起來就是一句，換來滿堂的驚訝。活一天也好，活一刻也好，我們是半夜出發，出發去流浪。只要活過這一天晚上，就足夠了，爲未去的人而悲哀，爲已去的人而喜悅，我補充。我用吉他打着拍子。劍誰佻皮地唱「海誓山盟」，她拉「啊呵呵呵呵……」的音實在可愛，彷彿管你什麼海誓山盟，她是佻皮愛玩的浪花，藉此而冲激激，自得其樂。什麼海誓山盟，其實與她全無瓜葛。浪花愛玩小女孩的足踝。娥眞的「白鴿」飛去復飛來，彷彿熱誠得像和平的鴿子，自張開的嗓子裏飛揚復飛張，轉成碧血，化成白蝶，成爲一塘清水，清澈見底……最後囘到西班牙熱帶氣候的大海洋，巔巔簸簸，拋上復拋下，把我們，在車中，拋上浪花的千堆雪上，和冰寒的千噚谷底，最後廻旋在韻律的五線譜上，久久不去，轉爲一隻羽毛已濕的小鳥，我說是我們，在車內，彷彿衣衫盡濕，被歌聲淋濕，送去了自由寬濶的美麗海洋，像花嫁的新娘，在春日裏逶行而遠，又像亞拉丁神燈一夢，我們囘到車中，繼續追車，半夜，趕路出發，的確像一場隨時神遊物外的夢，只是不知何時再能夢見？我們在半夜裏決定出發去流浪。出發時決定，決定時出發。一路上都是我最喜歡的，在另外一部車子上，我想阿燕必會獨撐大局，而阿還也自願到那兒去激揚士氣。我們一定都很快樂。不在乎到達，不在乎

留守，在乎決定出發，出發時的奮悅、緊張、忙碌裏的和祥，最重要的是，曾在這樣的一個晚上，我們半夜決定出發去

流浪。

完稿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

隨行

——「龍哭千里」跋

方娥真

想握住愛情，像握住寫稿的筆一樣，留給身後一冊詩集，一本散文，來記取我曾經有過的牽掛，曾經歡喜過的生活，曾經觀賞過的世間。這世界有嗔有喜，有怨有慕。而我一定要記取，在這場短夢裏替我披衣帶路的你。唯一知解我，任由我去揮霍性情的你。

但你自己呢。你立在人羣中時最喜歡講述，最習慣引用武俠小說中的情節作爲你的例證。那一刻，書中的精神像大鷹一樣遨翔入你的世界。令你飛拔，你不知覺地劍眉星目，唇薄却英挺起來。不由自主地，你的本性放任了，平常的脾氣都在你的舉手投足間。

或許是在我們未來臺之前，年少無憂，你常常獨自帶我與遊，湖海不斷，越行越遠。有什麼事，我們自然想到背後有一位強悍的的哥哥替我們出頭。那時你常在詩社中偷閒、偷懶，來和我見面。每次相會過後，才趕回社裏，把暫時擱下的事，三天變成一天作完，那也是後來我經過一段無憂的日子才領悟出來的事。

現在呢，一個天涯，兩三年的時光，一個打擊，你受傷地回來，你忽然當起大哥了。許多事，都是那麼突然的，突然得令我心境跟隨不上。以前你哥哥常在午夜載我們出去逛，車子總是故意在橫來撞去，惹我又驚怕又好奇。那時，我總是覺得他和你們一樣，是同一型的。當他結婚以後，有一天忽然看到他手挽菜籃上菜市場，我驚訝，不信，心裏覺得很不像，真的很不像他，他不像買菜的男孩，常人做這些事並沒什麼，但絕不是他。不像又怎樣呢。有一天我也會遇上一些不應該而仍去做的事吧。

從馬來西亞回來後，我心裏烙着你哥哥那句不屑的話，那時他當着你父母及幾位外人面前說：「我這個弟弟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他不是在唸書，是在臺北浪蕩。」想起那句話，心裏就發憤，所有不拘的情緒都自動地收縮起來。回到這兒，我們急着想安定，想念一間白淨的小房，讓我們用心去上課，正常地放學，準時地回家靜息，做功課、閱讀、等待第二天的公式生活，我們很少去看電影了，也想不起任何突然而來的興緻，沒有逛夜的好玩。

在七六年那段恐懼的回馬日子中，我頹喪極了，不能天天和你相見。每次一見面，我都忍不住要哭，但不知道真正傷心些什麼，自己也不能了解。你總是溫和地勸解，彷彿沒有任何脾氣，那淡定的神情令我開始有點不安，更不習慣。以前你不是這樣的啊，以你從前的脾氣……（又怎樣呢，難道要把你哥哥殺了不成）但我習慣你對這種事大發雷霆啊。這本是你們倆兄弟的風格。以前黃昏星被人欺壓時，憤懣地向你傾吐，你聽過後總是躭不下自己，不平若狂，把你的火焰燃給你哥哥，把他愛管閒事的肝膽照亮，兩人一起出手，爲人雪恥，這是你愛向我炫耀的事。

就是這個常和你一起出手的哥哥啊，現在他出手了，他出手對準了你，對準了我們，你忽然淡了、定了。你隱居在仇恨深處。時時不還擊於對方的突擊。你的神情和往常不同了，那跋扈的態度飛揚不起，我不習慣地看着，你在一朝一夕中彷彿另一副樣子，和平常我習慣的你不同，我忽然地不適應，好像剛剛認識你，我有點陌生地說；怎麼你變了樣呢？你堅定地說：「我一定要變，我非變不可。我想和他走同一條路，但他絕了我的路。我必需自己走一條路，還要同時庇護妳。我急切要自立，這一點也和以前不同，以前沒那麼急切地想。」

這人生像流水一樣向前，舟渡也罷、登萍也罷，我總沒有力量在波浪中停泊自己。你是不斷過去的景，我是忽然迷途的風。二十歲以前的日子真够風煙，還是人間的迷夢，可以秉燭四遊，在燭光臨滅前仍顯現笑容，連憂愁也可以依賴親人。現在你是大哥了，是衆人依賴的長者，像當

日你哥哥一樣，爲許多人的目光生活。

現在更沒有時間了。從大馬一回來，就恰好碰上開學。我們都決定要好好上課。每天早上你按時起床，傍晚按時回來，我在家中按時等候，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個星期，我開始蹩不住了。我又管不住自己引誘你蹺課。安靜的生活開始起微波。然後是一場大聚會又帶來另一批新人，你們又翻騰回以前的感情，開始像大海浪一樣奔放。你更是大哥大哥般地忙着，樂着，偶爾在路上說笑調侃：「唉，那個臭哥哥如果他來就好了。他當總社長，我做大哥，我還是喜歡『大哥』的生活，不必顧那麼多身份之類的問題。他要就現在來臺，還是該由他當社長，再過兩年萬一我把這個『社長』當上了癮，那時可沒有他的份囉！」我也是覺得我們正當華年，最好能够不理這些。更可恨的是我這樣一個昏朦朦的人竟莫名其妙地當了娥眞姐了。

詩社的人每星期最少會來山莊一次。星期天是他們來練武的日子。冬天風寒，襯出天臺上的拳風與吆喝聲更有力。偶爾巧合下起寒雨，使他們一排排人的神態在英氣中有點悲壯。而我在這時去練古箏平時練舞，却沒有練武，這是你有些惋惜的，雖然你沒有說出來。我偏愛古箏，你就搜買古箏的集子給我，買有關這方面的唱片，帶我去學古箏的地方，又替我打聽練舞的老師，寫武俠小說讓我專心地去發揮我的個性。而你自己最狂熱的武術却因爲要寫武俠小說而沒有時間找老師練。

我的確要上娥眞姐的路了，但我仍是那麼固執地什麼都沒做。除了山莊中幾個人之外，我對外人一點接觸也沒有。平常廳中響起門鈴，我常第一個好奇地探首張望，一發現是陌生客時，自然而然會找山莊中另一位懶學生清嘯去開門。他也理所當然的替我接待對方。山莊中這幾個人的感情像四圍的牆，居住着我的心。牆外的一切，我都不熱心。我沒有單獨一個人上過西門町，那兒的路我一點都認不出方向。我也沒有單獨看過一場電影，以後總該品嚐一個人出門的滋味。

我一向就是朦朦朧朧地過着，難怪你哥哥的太太會不讓我做女儐相呢。那時我們才十九歲，你哥哥結婚，你興冲冲地，彷彿是你自己要携我做新娘。你哥哥要求你做男儐相，你寫了一封信向我保證一定要我做女儐相，我開始覺得有趣了，夢想要做。後來你哥哥未來的太太反對，她覺得我一天都這麼「迷迷濛濛」：「要叫娥眞替我拿手飾或其他東西時，她可能正在想她的心事，還沒回到意識中來，我那時可要忙着替她分心。」她這樣告訴你哥哥，你安慰地告訴了我，彷彿還有些欣賞我的沒用，這樣我才放下心來。

上次我們回到馬來西亞，忽然同時收到你哥哥的開除信，你和黃昏星嘻嘻哈哈地受傷了。而我却弄傻了，我拿着那封信給你看，詫異地問你：「我以前在詩社中當過文書嗎？怎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確是一點印象也沒有。「如果我哥哥知道這回事，一定會被妳氣壞。」你說：「本人替你當了那麼久的文書，難怪妳還夢夢。」你又開玩笑地調侃：「沒有我，妳怎麼活啊。」

如果沒有你，我根本不會進詩社，我說。見到你哥哥的樣子，我就不敢和他接觸。在第一個印象中不敢與他相處，也等於從此以後我在他面前永遠地「文靜」下去。每次有聚會，家人不放心我出去過宿，你想盡辦法請動你哥哥來接我，他像老師一樣會使我家人不好意思推拒他。有一次他出動，你守在詩社裏連絡其他人。一路上車中剩下我一個人坐在他旁邊。我端靜地，眼睛只望着前面那輛車子接上更前面的車子。他大約覺察我的不自然，就說：「我外表雖然嚴肅，但我也一樣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說他擔憂很多人因他的外在而不敢接近他。我心想，誰叫你要那麼嚴肅來嚇人啊。我說：「我知道您和我們一樣，但我還是怕你。」我一面說一面擔心下面的路還那麼長，不知什麼時候才到達呢。他駕車飛馳般急，但急中帶穩，方向盤上的手指和你一樣修長又有骨節。我就想，我們三人的手指一樣是修長型的，以後溫家會不會傳奇地出了我們三個人才呢？我想着想着，更想握筆，想念着家中新買的稿紙。

那次聚會後回家，我胸中的才情彷彿不能收拾的流泉，一瀉筆不能停止。我一面寫一面想：「溫家是要註定三位才人，而我一定要是其中唯一的才女。」我興奮地想像，疾筆寫了「飛渡」和「長明燈」，寫完急急地寄給你看。兩天之後你携了稿件趕來怡保叫我去看這一期的「振眉詩牆」，我看到我那篇「長明燈」的稿被你用鉛筆畫了線和讚語。其實，我想像得到你會讚我，却沒料到那麼隆重。你把那篇稿貼在牆上一個月，全詩社的人經過那兒，都驚羨地駐足下來看。那

是另一次聚會中，我在「振眉閣」裏得意洋洋地看到的情景。

你找我過後的兩天，我又接到你哥哥的信。他把我文章中一些好的片斷都錄在信中，一加賞析。忽然感到那透過信紙的愛才之心。本來我對他初次印象並不好，不知什麼時候，疏遠慢慢化成融合，其後豁然一通，竟了解了。我更加肯定我們三個人一定要令人驚才羨艷的。

臨來臺之前，他在我册子上寫：

> 娥眞"
>
> 坐在師大文學院的樓階上：
>
> 是妳和金色的風
>
> 溫任平

我喜歡字裏行間的那份氣質，我也要是他眼中的我啊。我們三個人的手指那麼一致，就因爲這三雙手指很藝術型，我才要註定自己成爲一個才女。那時的我一寫了好詩，第一個會想給你看，第二個自然想到他。第一次看到你們的樣子，惹起我想走入溫家的書香中。如今，當眞是溫家的人時，我們却分散了。

在英雄眼中佔枝頭，是最驚驚自喜了。記得初時我在詩社中，每人把我放在最柔弱的感情裏

。他也不例外。「綠野社」裏的人都是聽了他口中的我，然後才與我見面的。「綠野」分社彷彿是一個小人國，矮矮小小的人頭之中夾着一個大鬼頭殷乘風，這個小大人帶着那一羣小小人，很浩蕩地吵。而那一羣人雖小，都因你哥哥口中的我而要保護我。我記得有一次爬山下坡時，其中就有一位林秋月在我身邊，一邊要扶我一面虔誠地問：「娥眞姐，會不會不舒服？」她站在我身旁，只有我肩頭那麼高，一張嘴總是關懷個不停，給她弄昏頭。

後來我把這些告訴你。你說找一天給你哥哥一個意外吧。你拼命鼓勵我，你說我外表一點也不像練武，就是因爲樣子柔弱，所以萬一練出一些武功來時一定叫人吃大驚。我給你說得心動了。在一次聚會上，我和筆傲穿着白袍同時出現。我摔了他三次，座上靜寂得像啞了音。啊，那時最激動的神情，那個最坐不下的人就是你哥哥。那次以後，他自動要加入武館。你以前說過你常勸他，但他還是克服不了自尊上的心理，所以從不肯進武館學。他告訴你說連娥眞都練武，他是沒有理由不練的。他把這話告訴你，你又把話得意地告訴了我，激起我又想更上一層樓。

可惜後來我又荒廢下來。怎麼不呢，少了那麼一個激我上樓的人。而今，我轉而學舞了，而且一心一意想練好它。雖然少了一個欣賞的人。如果你不再注重他，就好了。你注重他，也自然影響我去在乎他的。我爲什麼要在乎不理我們的人呢。其實，在我們臨來臺之前，你和他已經有點磨擦了。有次在他家的樓上，你們談到「將軍令」的出版，他硬是要將這本詩集名爲「圖騰」

，你硬覺得圖騰是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句而不用，你們倆人吵到晚上不能睡。他說「將軍令」裏那些片頭的字不能讓你自已寫，你說你的字雖然不是出自名家，但它能代表你，只要能代表你，再難看的字也不要緊。這次的辯論沒有結果，後來他打電話給筆傲，要把你的字體剪掉。後來你發現了，硬是不肯妥協，結果封面還是由別人代寫，那本「將軍令」出版後寄來臺北時我們才發現這回事，一切也過去了，再說也懶得鬧衝突。

我記得以前他很讚揚你的作品的，我聽了很神采，你聽了很飛揚。自從殷乘風和張筆傲不顧一切，全力要籌錢替你出版「將軍令」後，他忽然有許多相反的意見。他一開始就反對了，「將軍令」最後還是決定要出版。乘風常編你的作品專號編得不亦樂乎，又常以炫耀你爲榮，他是最反感乘風這種脾氣的。從「將軍令」風波起後，你的作品忽然在他口中一落千萬丈。有一次他說你的文章中平均沒有一行文字是通順的，簡直慘不忍睹。他以前絕不會那麼不留餘地的啊，以他說話的技巧，他要說得不傷人一些是絕對能做得很從容的，怎麼現在一反常態呢。因爲我在一旁聽，你頹喪地掙扎，不服地奮起而辯，這一場磨擦拼出火來。這不可能是一個小開端吧，你們都是嚮往有大氣度的英雄，這一點小衝突難道也會咽在心上嗎？像我這麼小氣的人就難說。但你肯讓事情過去而不記取，我當然也替你忘了啦。他比我們年長，當然更不會耿在胸懷裏吧。

近在兩年前，我們還住在羅斯福路三段的舊「振眉閣」裏，那時還在等你哥哥有一天來臺，

有一天來臺……那時在臺只有你和我及黃昏星，雁平獨自留在屏東。那段日子最安詳。黃昏星忙着準備聯考。星期日時他就來找我們，買了一些小小的零食大家吃。那時的他最瘦又憔悴，但常出奇不意的帶給我們一點寒酸的驚喜，我也是在那時才開始對他有深的感情。

那一年你生日，他從館前路趕來，攤開一張宣紙，裏面赫然是用瘦金體的毛筆揮就的一首詩：

從一片山河再看另一片山河
那黑夜的自然已不再是一層潮濕的外衣了
如此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的捲土而去
換一個雨季如星辰，換一個新的春天
不難發現到的是：時間和流水
都是叫人不敢回首的淒迷

提起舊事，也許你底髮色都成霜了
至於在江湖上咱們如何流浪

更不是一個劍客的故事所能說的
有一天你還年輕得笑着東風
可否記取咱們雪花片下的故人

再說思念，就是叫人死了也不會把它忘掉
你看我脚下的小路，永遠有幾千萬里
從歲月中來，從歲月中去的都已化成一陣陣令人心跳的蹄聲
以後相逢，我在海角的一條叉路等你
帶着一片瀟洒的雲彩歸去

那時重提此事總是不遲
像咱們的銹劍在江湖上該越來越金亮了
亮金的劍兄弟你竟一招要我敗服
唉！寂寞、孤獨，甚至悲愴

都沒有再傾訴的必要

這首詩是他在你生日時送的。但詩中的話，彷彿贈給你的心境，他把你平日對馬來西亞的懷念寫出來。我們一看完詩，你握緊宣紙，像忍不住的旋風，直奔天臺。我詫異地看到黃昏星，他崩潰地哭了起來。忽然而來的冷清，忽然而來的寂寞。一年了，我不是很滿足這種冷清的生活嗎？我不是很流連於這種沒人打擾的寂寞嗎？每次走出房門，仍是沒有家人的音容，也沒有家人的管制。每個早晨不知企盼什麼地打開信箱，等待新奇的一天。我幾乎想這樣靜靜地長住下去呢。每天有新鮮的樂趣，或一些初嚐的悲哀。我變成一個想家而不願回家的人。

我不像你，你的背後有一座輝煌的感情來烘托出你的孤守。你有一段熱鬧的生活來反照你的寂寞。

黃昏星的眼淚將你沉在心底的輝煌與寂寞決提而出。昔日詩社中的生活，忽然，那種熱鬧的背景直到當天才把我融入裏面。我們立在向風的天臺，眺望到最遠的地方仍是和周圍相同的臺北。近水遠山還是臺北的遠山近水。除了愛情，我心裏還能挪移出那麼一點剩餘的感情，而這一點心意最眞誠，很想將它掬給離開後的家人，以及走過的美滿生活，包括詩社給我的天地。你在詩社，一天一天把我寧靜底下的熱鬧掏出來。

原來我是最愛看熱鬧的。

第一次和你見面，也是我第一次學習獨自出家門。那時我對週遭的人都沒有任何觀念。你告訴我詩社，告訴我美芬、清嘯、黃昏星等人的事蹟。我連誰好誰傲慢誰有個性都分不清。往後的日子，我除了知道自己和你相處之外，我對其他人完全沒有注意過的，我不喜歡看書，看書也不懂得書中的意義。我只知道什麼地方美，我特別注意較美的一段文字。除此之外，我便一無所悟。你來見我時，常帶一些詩集，選一些好詩唸給我聽。我在你的誦讀中領悟，一點一滴的感動下去，然後是豁然而通。我開始喜悅、懊惱，而這一切情緒漸漸從書中移向心中，再轉落週圍的人物和事件中。

在認識你之前，我有三位很好的朋友，我常常和她們一起在學校附近遊玩。後來，我連這些朋友也忘了去理了，漸漸地我和她們疏遠，一直到沒有見面。那段日子，我隨着你過日子，等你來過我的日子。我們談在一起時，我什麼地方都不想去的，只留在你住的旅舍裏，連吃午餐也在那片小天地中共渡。我們一面吃一面仍有話談，我的心很滿，一點也不想吃，你也不大有心吃。我們都有點訝異，彼此開玩笑說：「我一見到你就飽。」

參加詩社後，我的心還是和你過那屬於兩人的日子。我們的小天地中有熱鬧的背景，但我從來不曾發覺它的存在，熱鬧在我印象中是一幅沒有聲音的畫面。我迷茫在你嚮往壯烈的情懷裏。

你很容易發怒的，脾氣來時像暴風雨前的天，但我也不覺察，依然欣悅的撐傘，想遮陽光呢。你忽然特別溫和下來，向我解說是遭遇的不快。然後你完全平定了下來。我很專注地聽，但却想不透你爲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不平。我常會興味地聽的，只要那生氣的對象不是我。

我從你唸的詩句中一點一滴的心動出一條路，頂上滿是陽光，夜晚我開始懂得燈下展書，世界從此步向紛繁，記得初認識你時，我連一點修飾也沒想過，隨你吟途，風塵中你要我護惜臉靨，所以你要我抹淡淡的粉。我爲你的悅目而愛美，修衣飾，爲你的讚譽而寫詩、握筆。我隨你的心思步出家中的深蔭，轉向人海煙波。看你不平，偶爾寂寞，聽你想盡心思要入世時的抱負，要入世前的雀躍。看你爲了自己肯入世時的炫才。你很愛出風頭，很愛名、功名富貴你都愛，你自己說。你很幫着自己的兄弟，外人與兄弟之間的情誼清楚分明，你對我說。你偏護着他們不一定是他們有理的時候，他們在外犯錯你也會維護他們的罪行，你告訴我。

從寧靜地隨你出門，動情地隨你詩書，靜觀萬事萬物，融入於週遭，到遠行，到不平、我是碎碎步步地離開了自己。掙破了含苞空白的蓓蕾，向陽地結成花，爲你的培植而展顏，我的天地由小擴大，大開大闊地跨越，帶着熱鬧在我的心庭中張燈結綵，令我驚麗於人世的繁華。

三年後的今天，我們眞正的鬧進熱鬧的日子裏。在山莊中、每天都有按門鈴聲，每天我都等聽門鈴響，等聽脚步上樓的氣息，等聽開門以後他們和來客的談笑聲。尤其是星期天，所有的社

員都會陸續前來。每一聲門鈴都叫我探頭張望。他們來齊時是喧吵到達頂峯時，那時我就在房中躭不下，常會開門看——還是看熱鬧。但我不喜歡參入其中，因爲沒有什麼話和他們講。這班人也是覺得我樣子柔弱。我才發覺，原來人家就是喜歡我柔弱的樣子，那我也喜歡自己是柔弱了，我喜歡被人喜歡。我當然不會因爲他們而不自然，我畢竟還是好強的我。

有時鬧情緒，這脾性王美媛見得最多。她來山莊如果遇上我不開心，我對她不理不睬的。我關上房門廻避她。沒有心聽她在廳上與那些兄弟抬槓。然後她快快然地走了。我和她最熟，我吃麵包或零食時她總是探頭伸手，鬼鬼祟祟，碰着我要單獨吃時我死都不肯分給她，她的手一伸過來，我趕快拿掉，戒備地看着她。我很少忍讓她的，有一次全詩社的人共餐，椅子完全不够坐。清嘯佔了一張給我，那椅子明明到了我身邊，她立刻開玩笑地替我坐下去，我當時翻了臉，一定不給她坐，清嘯也不罷休——而她，假裝氣結但很快又遺忘了自己的氣結便笑過去了。

王美媛身邊常有個戚正明。她彷彿是美媛身邊的影，總是親密地並行。她們倆人愛竊竊私語，尤其當你拉我經過時，倆人一面看我一面神秘地談，遮遮掩掩地笑，有點小家子氣的糾纏不休，（她們不大敢正面看你）我輕佻地瞟她們一眼，就當沒有看到她們的促狹，眼角處留着怨責的痕跡。如果戚正明單獨來，她敏感的眼睛會來來囘囘地巡視我，我知道她囘去又會向美媛竊訴新聞似地講我的消息。她們是一對愛寫小說但不動筆的人。

詩社的人都很怕你，你當起大哥時靜若處子，隨時像含着脾氣待爆發似，有些微烏雲的徵兆。那時我真想惹你笑啊。因為知道你也一樣是愛動的。當你「大哥」起來時，我也不大敢看你。那時我不敢去你身邊，我只好在人羣中了，但我很怕處在許多眼光與對話中，我感到失措，我又不自主詢問地看你。你會對我笑笑點頭示意，我才放下心。有時隔了一張張臉，一段一段長的時間再與你對視，我忽然看你不順眼了。不知為什麼，有一份隔閡使我對你有敵意。這一切你很快會覺察，你會分心地着急，我看到你急急問我，我才重新安心。或許當你練武時，你什麼都不看，目空一切的眼神完全投注在每一個將完成的動作裏。武練完畢後，你在衆目裏第一個與我眼光相遇，銳利化為溫文，那時我又覺得親切了。

而日子是長長久久，我還要握筆於愛情，看熱鬧。要是你哥哥和他太太一起來，我這娥真姐是再也不要做了。

定價五五元

㉛一個離婚婦人的日記　八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

㉜驚蟄　三版　孟瑤著　定價四〇元

㉝思古幽情集（第二冊　神話傳說篇）七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㉞琉璃瓦　四版　施叔青著　定價四〇元

㊱最佳科幻小說選　三版　王溢嘉譯　定價四〇元

㊳顧正秋的舞台回顧　三版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

㊴國際問題論叢第六集　二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㊵人文心靈的震盪　二版　杜維明著　定價四五元

㊶人間小故事　七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徵文選　定價四〇元

㊷父母經（第二輯）　四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編輯室主編　定價四〇元

㊹心理化學　二版　葛雷特博士原著　任凱琳譯　定價四〇元

㊺逃避婚姻的人　五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

㊻白宮煙雲　二版　海倫湯瑪絲著　黃秀清譯　定價四五元

㊼夢與醒的邊緣　二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四五元

㊽人生的錦囊　一〇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專欄選輯　定價四〇元

㊾身體奧秘　二版　中野昭一著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1據說如此　二版　陳百範著　定價四〇元

52世界軼聞大典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3怎樣照顧幼兒（從出生到五歲）四版　輪生博士原著　林瑄譯　定價卅五元

55男人的更年期　二版　田多井吉之介著　莊有爲譯　定價五五元

56突破健康迷信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7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　三版　葉慶炳主編　定價四五元

58財源滾滾　七版　邱永漢著　定價四〇元

59壯麗的明天　二版　曉東譯　定價卅五元

60健康座右銘　二版　宗以誠譯　定價五五元

61寂寞的夕陽　二版　光泰著　定價卅八元

62南海屐痕（第一冊尋幽探勝篇）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63南海屐痕（第二冊　原始民族篇）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64美國雜碎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四〇元

65工商錦囊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四〇元

66了解我　八版　吳慶宜、劉華合著　定價卅八元

67凜風血雨天安門　初版　夏之炎著　李永熾譯　定價卅八元

68萬古雲霄一羽毛　初版　李永平等譯　定價卅元

69文藝風雲　初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五〇元

70寧爲女人　一七版　洪小喬著　定價卅八元

71亂世佳人費雯麗　初版　羅景台譯　定價五〇元

72國際問題論叢第七集　初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〇元

73天王巨星克拉克蓋博　初版　陸君和譯　定價五〇元

77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　三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編　定價五〇元

78時髦的行業（第一輯）五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79一位精神科醫生的日記　四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四〇元

80馬來風情　初版　劉昌博著　定價五〇元

81三十年代作家評介　初版　丁望著　定價四〇元

82草原上的小屋　初版　蘿拉英格爾著　黃楊譯　定價卅元

83智者羣像（時報海外版周刊叢書之一）初版　邱秀文著　定價四〇元

84日本觀風小記　初版　樂恕人著　定價四五元

85臺語溯源（時報海外版周刊叢書之二）四版　亦玄著　定價卅五元

86夜讀隨筆　初版　丁望著　定價四〇元

87血洗高棉　六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四五元

88中共特權階級的生活　初版　康銘淑著　定價卅五元

90跑步健康法　二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四〇元

91人性的證明　初版　余阿勳譯　定價四〇元

92影壇長青樹伊麗莎白泰勒　初版　中國時報譯　定價五〇元

93時報法律顧問　一二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四〇元

94皮膚與美容　三版　張武夫著　定價卅八元

(95)公共關係面相術　一四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四五元
(96)時髦的行業（第二輯）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97)古老的順城河　初版　馬瑞雪著　定價卅元
(98)金瓶梅的藝術　二版　孫述宇著　定價卅五元
(99)雲漢悠悠　初版　姜貴著　定價卅五元
(100)臺灣要更好　六版　陶百川著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〇元
(101)成功的職業婦女　羅久蓉、莫昭平譯　定價五〇元
(102)四人幫事件前後　初版　康銘淑著　定價六〇元
(103)口腔衛生漫談　三版　榮民總醫院牙科著　定價四五元
(104)美國式生活　二版　魏沉著　定價卅八元
(106)青青子衿　九版　陳曉林著　平裝四五元　精裝七五元
(107)夏濟安日記　六版　夏濟安著　定價五五元
(108)浮生謬記　二版　沈二白著　定價四五元
(109)烏呼風　五版　顏元叔著　定價四五元
(110)非非集（桑科有話要說）二版　張曉風著　定價卅五元
(111)方舟上的日子　四版　朱天心著　定價五〇元

(112)以蟑螂爲師　一〇版　夏元瑜著　定價四五元
(113)西貢淪亡記　六版　歐清河著　定價五〇元
(114)國際問題論叢第八集　糈景瑚著　定價四〇元
(115)露泣蒼茫　羅龍治著　平裝四五元　精裝七十元
(116)愛情爆炸事件　五版　洪小喬著　定價卅八元
(118)勒馬長城　四版　逯耀東著　定價五五元
(118)從傳統到現代　三版　金耀基著　定價五五元
(119)尼克森回憶錄　三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卅元
(120)魯迅正傳　二版　鄭學稼著　平裝九五元　精裝一二五元
(121)成功　張家琪譯　定價五五元
(122)花香銅臭讀紅樓　趙岡著　定價四〇元
(123)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　二版　關中著　定價六五元
(124)時髦的行業第三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125)我見我思話東瀛　三版　鄭羽書著　定價四〇元
(126)騁思樓隨筆　二版　邱言曦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八〇元
(127)談笑文章　六版　夏元瑜著　定價四五元
(128)洋妞羣像　二版　莫珍妮著　定價四〇元
(129)龍哭千里　二版　溫瑞安著　定價四五元

(130)狂飈英雄的悲劇　三版　羅龍治著　定價四〇元
(131)大屠殺　景翔譯　定價九〇元
(133)這一代　安平著　定價四〇元
(134)梁實秋論文學　二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35)梁實秋札記　二版　梁實秋著　平裝六五元　精裝九五元
(136)即將消失的行業　邱秀文著　定價卅五元
(137)笑談西遊記　姚詠蓴著　定價四五元
(138)時髦的行業第四輯　二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139)我的第一步（上冊）三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0)我的第一步（下冊）三版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1)千年貓　二版　倪匡著　定價四〇元
(142)韓國經濟的挑戰　二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四五元
(143)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　二版王　作榮著　定價四五元
(144)故園情　二版　唐魯孫著　定價七〇元

(145)困學集　傅孝先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46)中國人　叢甦著　定價四五元
(147)愛的尋求　陳蒼多譯　定價四五元
(148)長在手上的刀　二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七〇元
(149)黑色的部落　二版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150)往事知多少　九版　陳香梅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51)愛與性　五版　文榮光醫師著　定價五〇元
(152)婦幼衛生　六版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153)現代鍊金術　二版　邱永漢著　定價四〇元
(154)未完成的悲劇第一輯　二版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155)時報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排版中
(156)時報報導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57)劍俠李白　江南書生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58)現代女性相術　四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159)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　三版　金耀基著　定價五五元
(160)爲歷史作證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⑯政治革新與現代化　胡佛著　排版中
⑯民主的春雷　胡佛著　排版中
⑯追尋民族音樂的根　許常惠著　定價五五元
⑯山河錄　溫瑞安著　定價七五元
⑯動亂中的三大洲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⑯懷人紀事集　樂恕人著　定價七〇元
⑯時報兒童畫選　中國時報主編　定價一五〇元
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洪義男編繪　定價五〇元
⑯美好的人生　李若石譯　定價四五元
⑰畫我故鄉　三版　藍蔭鼎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
⑰花魁　高陽著　定價五〇元
⑰羅莎夫人　羅久蓉等譯　定價六五元
⑰針錐密諜　翟俊平等譯　定價六五元
⑰夢幻騎士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⑰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　沈謙著　定價六〇元
⑰時報法律顧問第二輯　四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⑰刼後西貢—西貢淪亡記續集　歐清河著　定價七〇元
⑱美學的厄運　陳繼法著　定價七〇元
⑰五四與中國　周陽山主編　平裝二二〇元　精裝二六〇元
⑱悲涼之旅　金恒煒・張文翊合譯　平裝八〇元　精裝一二〇元
⑱誰來關心我　鄭羽書著　定價六〇元
⑱民間戲曲散記　邱坤良著　定價六五元
⑱中國傳統醫學史　陳勝崑著　定價七〇元
⑱科學與古老的中國　蔡仁堅著　定價六〇元
⑱中國飛行　梁景峯譯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⑱追憶集　張研田著　定價四五元
⑱向前看中國　吳建國著　定價六〇元
⑱中國大陸抗議文學　高上秦主編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
⑱時空的筆記　李利國著　排版中
⑲香火　吳念眞、陳銘磻、林淸玄著　定價五五元
⑲心身醫學　鄭泰安著　定價六〇元
⑲未完成的悲劇第二輯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⑲臺灣經驗與中國統一　卜大中編　定價四五元

時報書系⑫

龍哭千里

著　者　溫瑞安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　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　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二巷二四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三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台幣五十五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本書原由言心出版社出版，自再版起改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印行。